民國叢書

第五編

・91・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1·

綜合類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梁啟超著

上海書店

梁任公近著

上卷

梁啟超著

Recent Collected Writings of Liang Ch'i-Ch'ao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十三年五月三[illegible]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上卷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兼發行者　新會梁啓超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影印

敍

民國九年春，歸自歐洲，重理舊業。除在清華南開諸校擔任功課及在各地巡回講演外，以全力從事著述。已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餘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餘萬言，輒輯爲此編。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力，盡在是矣。本編殊蕪雜不足齒錄。過而存之，藉覘異時學力之進退云爾。上卷卽『歐遊心影錄』之一部分，彼書旣中輟，錄其可存者分別標題凡八篇。中卷專爲研究佛典之著作，內中有『中國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國史及其他國學之著作及政治

問題諸論文與夫無可歸類者凡二十七篇，與三次所編講演集無一從同焉。十一年雙十節編定。啓超記。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上卷目錄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

梁任公近著第一輯　目錄

歐行途中

倫敦初旅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國際聯盟評論

中卷目錄

下卷目錄

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

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

一　楔子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去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

威風力，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些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卻已躲得無踪無影了。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御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吱

枝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很很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搾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得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棹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寫出來。

二　人類歷史的轉捩

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卻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他要造甚麼變甚麼。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沒有人能彀事前知道，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創成變成一個新局面，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料到，大家只好相顧失色。卻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又再創再變起來。一部歷史，便就是這樣的進化，見其進未見其止。試思數年以前，誰敢說那十九世紀初期轟轟烈烈的神聖三角同盟俄普奧三尊大佛，竟會在十幾個月內，同時嘩喇一聲，倒到貼地。誰敢說瑞士荷蘭等處鄉下地方，同時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君主，在那裏做亡命客，吃盡當光，形影相弔。誰敢說號稱東方猛鷙偌大的一個俄羅斯國，竟會四分五裂，自己屏出國際團體以外，這回恁麼大的歐洲和會，簡直沒有他的分兒。誰敢說九十年前從荷蘭分出來的比利時，四十年前從土耳其分出來

的塞爾維亞，竟成了兩個泱泱大國，在歐洲國際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誰敢說二三百年來幾次被人分割的波蘭，乃至千餘年連根拔盡的猶太，居然還有一日把本號開張大吉的門條張貼起來。誰敢說那牢牢關住大門在家裏講門羅主義的美利堅，竟會大出風頭，管對面大海人家的閒事。誰又敢說從前書獃子搖筆弄舌講的國際聯盟，竟會一章一節的列出條文，由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簽認。誰又敢說當二三十年前，各國政府認作洪水猛獸的社會黨，到了今日，他在各國國會裏頭，都占最大勢力，各政府中，差不多都有了社會黨員了。誰又敢說各國時髦政治家公認爲無法無天的過激派列寧政府，報紙上日日咒他夭折，他卻成了個不倒翁，支持了兩年，到今日依然存在，還有許多好奇探險的遊客，歌頌他明聖哩。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爲天經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搖動起來，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

也一個個像我們一般叫起窮來，靠着重利借債過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綢起眉頭來。以上所說，不過就我偶然想到的幾件犖犖大端隨手拈出，然而已經件件都足驚心動魄。所以我覺得這回大戰，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

三　國際上隱患

當戰爭中，大家總希望平和以後萬事復原。還有一種所謂永遠平和的理想，多少人想望不盡。如今戰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約是簽了。元氣恢復，卻是遙遙無期。永遠的平和，更沒有一個人能彀保險。試就國際上情形而論。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結愈深。德國雖然目前是一敗塗地，但是他們民族種種優點，確爲全世界所公認，說他就從此沈淪下去，決無是理。現在改爲共和，全國結合益加鞏固。在四面楚歌之中，不能不拚命的

鬭一條生路。將來怎樣的變遷迸發，沒有人能知道。所以法國人提心弔膽，好像復仇戰禍，刻刻臨頭。不然，何必求英美定特別盟約，靠他做保標呢？因戰事結果，歐洲東南一帶，產出許多新建的小國。從前巴爾幹小國分立，實爲世界亂源，如今卻把巴爾幹的形勢更加放大了。各小國相互間的利害太複雜，時時刻刻可以反目。又實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强國就可以操縱其間。此等現象，爲過去戰禍之媒，戰後不惟沒法矯正，反有些變本加厲。從民族自決主義上看來。雖然是一種進步、但就歐洲自身國際關係情況而論，恐怕不算吉祥善事哩。各國對於俄國過激派，一面憎之如蛇，一面畏之如虎。協約國聯軍幫着非過激派軍隊四面兜截，把維也納會議後神聖同盟各國對付法國革命黨那篇文章，照樣抄一遍。過激派的命運能有多久，雖不敢知，然而非過激派的首領不能統治全俄，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判斷的。協約國這種心理這種舉動，不但於收拾俄局絲毫無效，

恐怕不免替歐洲更種一亂源罷。國際聯盟一事，當去冬今春之交，氣象如火如荼，我們對於他的前途，實抱無限希望。後來經過和會上幾個月的蛻變，幾乎割裂得不成片段。就中威爾遜的根本精神，原欲廢止秘密外交，打破歐洲合縱連橫的系統。其實此事何嘗做得到，不惟做不到，美國自身先已和別人合縱起來了。而且就法國方面看來，分明有個國際聯盟做平和保障，卻兀自信心不過，必要從盟友裏頭拉出兩個來保自己的標，即此一端，那國際聯盟將來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見了。

以上所說，是國際上危險情形。照常理看來，歐洲經過這一回創鉅痛深的戰爭，驚魂初定，此後三五十年無大戰事，實在意中。所以國際上的杞憂，目前暫且不必多管。卻是各國內部的情形，真乃令人驚心動魄。我試把他重要的幾點，簡單說來

四　各國生計及財政破產

說起這次戰爭，真。算。得。打。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原來國民生計這樣東西，也和個人生計一樣。若是一家之中生產抵不過所消費，甚或有消費而無生產，不出幾年，這家便要破產了。一國亦何莫不然。這回戰爭，據說直接間接死傷的人三千六百多萬。這些人都在壯年，一國的生產力，就靠他做主腦，一旦失了許多，如何當得起？何況就是那些未死的丁壯，也都盡數送往戰場或軍用工廠。原來職業，什有九要拋荒。生產的第一要素，比戰前減了大半。至於一切物品，大牽千廻百轉總轉到機器廠變做殺人器具，專殺那能彀生產的人。講到國民資本，各人將歷年所積貯的多半變做國債，國債卻全數用在不生產的地方。當此物價飛漲之時，只好漸漸的坐食山空便了。所以戰前世界生計狀況，最苦的是資本過剩生產過剩，如今這句話或者美國人還配說說，若歐洲人則資本及生產力，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我們來歐，已是停

戰之後，戰中況味，未曾領受。但在此一年已來，對於生存必需之品，已經處處覺得缺乏。麵包是要量腹而食，糖和奶油，看見了便變色而作。因爲缺煤，交通機關停擺的過半，甚至電燈機器也商量隔日一開。我們是過慣樸素笨重生活的人，尙且覺得種種艱辛狼狽。他們在極豐富極方便的物質文明底下過活了多少年，那富人便有錢也沒處買東西，那窮人從前一個錢買的東西如今三五個錢也買不着。這日子怎麼能過呢？

講到財政，歐洲各國自開戰以來，公債比從前加了幾百倍。將每年租稅等項收入來開銷支出，總有一個大大窟窿。紙幣日發日多，對於匯兌日落一日，市面上硬幣，驅逐得無踪無影，物產過少和貨幣過多兩種原因湊合起來，物價飛騰，不知所止。美國有位大銀行家萬特立 Vanderlip 新近做一篇論文，說道歐洲現在已經完全破產，美國要借錢給他們，非監督財政不可。這話雖然有點過火，卻不算絕對無稽哩。問他們救濟的方法，各

國政客無論在朝在野，都說是靠獎厲國產擴充對外貿易。這是唯一的一條大路，誰不知道，但實行起來，恐怕也非容易。第一，原料消耗太甚，生產無所取資。就中發動力必需的煤，成了稀世之寶。這等物件，許多要仰給於外，貿易逆勢，如何能挽回？第二，壯丁缺乏，生產力當然減少。就中如人口遞年銳減的法國，這次戰爭，失去壯丁百分之四十八，人口率的恢復既是遙遙無期，生產力的恢復恐也難哉戛戛。第三，現在歐洲最流行的能工風潮，兩面大旗幟就是減少工作時間和加增工價。這種要求是否正當，乃別一問題。但在目前說要多製造些廉價的國產在市場上和外國競爭，卻是有些南轅北轍。第四，就讓一步，算是國產有法能獎厲起來，那擴充對外貿易的問題，卻也談何容易。因為各國都同在元氣大虧之後，同是靠對外貿易來當一服補藥。你向我擴充，我向你擴充，結果還是相銷。若說擴充到美國，他不把歐洲市場吞盡罷了，歐洲人那裏配請教他的市場。

若說擴充到中國等處，恐怕這些人銷費力着實有限，彀不上當一劑十全大補湯哩。以上所說情形，在戰敗的德奧等國，固然是加倍艱難，就是戰勝的英法等國，還不是一樣的荆天棘地。到底戰後的痛苦和戰時的痛苦孰輕孰重，我還不敢斷言哩。

五　社會革命暗潮

前段所說，是從對外的一個國民生計單位着想，覺得他們困難萬狀。再一轉眼將這單位的內部組織子細看來，那更令人不寒而慄了。貧富兩階級戰爭，這句話說了已經幾十年，今日卻漸漸到了不能不實現的時代。這種國內戰爭，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價值，絕非前四年來國際戰爭可比。但現在正當將發未發之時，好像大蛇要蛻殼一般，那痛苦實不難想像。原來歐洲去封建政治未久，各國土地，多在貴族或教會手裏。法國大革命後，算是有幾國把這土地所有權稍爲均分。但內中還有許多國維持舊狀，如革命

前的俄國就是這樣，現在的英國還是這樣。這還不打緊。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工人所得的工錢，彀喫不彀穿，彀穿不彀住，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受敎育的時間也沒有，生病幾天，便要全家綁着肚子，兒女敎養費不用說了，自己老來的日子還不曉得怎樣過活。回頭看那資本家，今日賺五萬，明日賺十萬，日常享用，過於王侯。他們在那裏想，同是上天所生人類，爲甚麼你就應該恁麼快樂？我就應該恁麼可憐？再進一步想，你的錢從那裏來，還不是絞著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瘡長你的肉。他們其始也是和中國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後來漸漸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掙來。於是到處成立工團，決心要和那資本家挑戰。他們的旗幟，是規定最低限的工錢和最高限的做工時刻，而且這兩種限是要時時改變

的，得一步便進一步。還有些有學問的人，推本窮源，說這種現象，都是從社會組織不合理生出來，想救濟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還承認現存的政治組織，說要把生產機關收歸國有。有一派連現在國會咧政府咧，都主張根本打破，親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個廠做工的人就管那個廠的事，耕田做工的人舉出委員，國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經理。各國普通社會黨大半屬前一派，俄國過激黨便屬後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現行代議政治之下，漸漸擴張黨勢，掌握政權。現時在各國國會及地方議會，勢力都日增一日，好幾國機會已成熟，其餘的也像快要成熟了。至於後一派，俄國的火蓋已自劈開，別國也到處埋着火線。有些非社會黨的政治家，眼光銳敏辦些社會主義的立法，想要緩和形勢，只是積重難返，補牢已遲。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戰勝國人民，一時爲虛榮心所掩，還沒有什麼法外行動

。但過後痛定思痛，想起這些勝利光榮，還不是曇花一現。我們打了幾年仗，從戰場裏拾回這條殘命，依然是要穿沒穿要喫沒喫。還有那陣亡將士的孤兒寡婦，在這種百物騰貴時候，靠幾塊錢卹金過日子，只好坐以待斃。你們說獎勵國產增進國富是目前第一要義，我還要問一句，國富增進了究竟於我有何好處？你們打着國家的旗號謀私人利益，要我跟着你們瞎跑，我是不來的，這種思想，在戰勝國的勞働社會中，已是到處瀰滿了，那些資本家卻也有他的為難，幾年戰爭，營業已衰落到極地，安能不謀恢復。那政府為一時的國產政策起見，對於現在資本家所經營的事業，亦不能不加以保護。所以兩方面總是相持的多相讓的少。我們留歐一年，這罷工風潮，看見的聽見的每月總有幾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間英國鐵路罷工，那裏是兩個團體競爭，簡直就是兩個敵國交戰，其實這事何足為奇？如今世界上一切工業國家，那一國不是早經分為兩國。那資本國和勞働國，早

晚。總。有。一。回。短。兵。相。接。拚。個。你。死。我。活。，我們準備着聽戰報罷。

六　學說影響一斑

從來社會思潮　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政治現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敝。從前歐洲人民，呻吟於專制干涉之下，於是有一羣學者，提倡自由放任主義，說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閑事，聽各個人自由發展，社會自然向上。這種理論，能說他沒有根據嗎？就過去事實而言，百年來政制的革新和產業的發達，那一件不叨這些學說的恩惠。然而社會上的禍根，就從茲而起。現在貧富階級的大鴻溝，一方面固由機器發明，生產力集中變化。一方面也因爲生計上自由主義，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競爭的結果，這種惡現象自然會演變出來呀！這還罷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說來推波助瀾，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自達爾文發明

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尼，Max Stirner 卞戞加，Soren Kiergegand 盛倡自己本位說，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爲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爲强者之天職，且爲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

七 科學萬能之夢

大凡一個人，若使有個安心立命的所在，雖然外界種種困苦，也容易抵抗過去。近來歐洲人，卻把這件沒有了。爲什麼沒有了呢？最大的原因

，就是過信『科學萬能』。原來歐洲近世的文明有三個來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臘哲學，第三是耶穌教。封建制度，規定各人和社會的關係，形成一種道德的條件和習慣。哲學是從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類精神作用，求出個至善的道德標準。宗教是從情的意的兩方面，給人類一個『超世界』的信仰，那現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個標準。十八世紀前的歐洲，就是靠這個過活。自法國大革命後，封建制度完全崩壞，古來道德的條件和習慣，大半不適於用，歐洲人的內部生活，漸漸動搖了。社會組織變更，原是歷史上常態，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蛻變，本來沒有什麼難處。但這百年來的變更卻與前不同。因科學發達結果，產業組織，從根柢翻新起來，變既太驟，其力又太猛，其範圍又太廣，他們要把他的內部生活湊上來和外部生活相應，卻處處措手不及。最顯著的就是現在都會的生活和從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兩途。聚了無數素不相識的人在一個市

場或一個工廠內共同生活，除了物質的利害關係外，絕無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數人無恆產，恃工爲活，生活根據，飄飄無着，好像枯蓬斷梗，此其二。社會情形太複雜，應接不暇，到處受刺戟，神經疲勞，此其三。勞作完了想去耍樂，耍樂未完又要勞作，晝夜忙碌，無休養之餘裕，此其四。慾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貴，生活日日加難，競爭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說，不過隨手拈出幾條。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內部生活，本來可以憑宗教哲學等等力量，離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卻怎樣呢？科學昌明以後，第一個致命傷的就是宗教。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變而來，那裏有什麽上帝創造，還配說人爲萬物之靈嗎？宇宙間一切現象，不過物質和他的運動，那裏有什麽靈魂，更那裏有什麽天國。講到哲學，從前康德和黑格爾時代，在思想界儼然有一種權威像是統一

天下。自科學漸昌，這派唯心論的哲學便四分五裂，後來岡狄的實證哲學和達爾文的種源論同年出版，舊哲學更是根本動搖。老實說一句。哲學家簡直是投降到科學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學家的新心理學，所謂人類心靈這件東西，就不過物質運動現象之一種。精神和物質的對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謂宇宙大原則，是要用科學的方法試驗得來，不是用哲學的方法冥想得來的。這些唯物派的哲學家，託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這種法則，其實可以叫做一種變相的運命前定說。不過舊派的前定說，說運命是由八字裏帶來或是由上帝注定，這新派的前定說，說運命是由科學的法則完全支配。所憑藉的論據雖然不同，結論卻是一樣。不惟如此。他們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不過一種物質，一樣受『必然法則』所支配。於是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認

了。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我爲善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着我動，我爲惡也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着我動，和我什麼相干。如此說來，這不是道德標準應如何變遷的問題，真是道德這件東西能否存在的問題了。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要憑他的試驗發明個宇宙新大原理。卻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說，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異，今日認爲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底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沈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着風遇着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麼樂利主義強權主義越發得勢。死後既沒有天堂，只好儘這幾十年盡地快活。善惡既沒有責任，何妨盡我的手段來充滿我個人慾望。然而享用的物質增加速率，總不能和慾望的騰升同一比例，而且沒有法子

令他均衡。怎麽好呢？只有憑自己的力量自由競爭起來，質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來甚麽軍國甚麽財閥，都是從這條路產生出來，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諸君又須知，我們若是終久立在這種唯物的機械的人生觀上頭，豈獨軍閥財閥的專橫，可憎可恨，就是工團的同盟抵抗乃至社會革命，還不同是一種强權作用。不過從前强權，在那一班少數人手裏，往後的强權，移在這一班多數人手裏罷了。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麽千千萬萬人前脚接後脚的來這世界走一躺住幾十年，幹什麽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面，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

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爲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自注）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八　文學的反射

要曉得時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學。歐洲文學，講到波瀾壯闊，在前則有文藝復興時期，在後則推十九世紀。兩者同是思想解放的產物，但氣象卻有點根本不同之處，前者偏於樂觀，後者偏於悲觀。前者多春氣，後者多秋氣。前者當文明萌茁之時，覺得前途希望汪洋無際，後者當文明爛熟之後，覺得樣樣都試過了，都看透了，卻是無一而可。我如今且簡單

講幾句，百年來的思潮和文學印證出來。十九世紀的文學，大約前半期可稱爲浪漫忒派（卽感想派）全盛時代，後半期可稱爲自然派（卽寫實派）全盛時代。浪漫忒派承古典派極敝之後，崛然而起。斥摹倣，貴創造。破形式，縱感情。恰與當時唯心派的哲學和政治上生計上的自由主義同一趨向。萬事皆尙新奇，總要憑主觀的想像力描出些新境界新人物。要令讀者跳出現實界的圈子外，生一種精神交替的作用。當時思想初解放，人人覺得個性發展可以絕無限制。夢想一種別開生面完全美滿的生活。他們的詩家，有點和我國的李太白一樣，游心物表，塊然自樂。他們的小說，每部多有一個主人翁，這主人翁就是作者自己寫照，性格和生活總是與尋常人不同。好寫理想的武士表英雄萬能，好寫理想的美人表戀愛神聖。結果全落空想，和現在的實生活渺不相涉了。到十九世紀中葉，文學霸權，就漸漸移到自然派手裏來。自然派所以勃興，有許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忒派，

之後，將破除舊套發展個性兩種精神做個基礎，自然應該更進一步趨到通俗求真的方面來。第二件，其時物質文明劇變驟進，社會情狀日趨繁複，多數人無復耽玩幻想的餘裕，而且覺得幻境雖佳，總不過過門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實寫來，較爲親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觀正披靡一時，玄虛的理想，當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趨實際，文學何獨不然。第四件，科學的研究法，既已無論何種學問都廣行應用，文學家自然也捲入這潮流，專用客觀分析的方法來做基礎。要而言之，自然派當科學萬能時代，純然成爲一種科學的文學。他們有一個最重要的信條，說道『即真即美』。他們把社會當作一個理科試驗室，把人類的動作行爲，當作一瓶一瓶的藥料，他們就拿他分析化合起來，那些名著，就是極翔實極明瞭的試驗成績報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將人類心理層層解剖，純用極嚴格極冷靜的客觀分析，不含分毫主觀的感情作用。所以他們書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

是來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國，卻是眼面前我們所棲託的社會。書中的人物，不是聖賢，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卻是眼面前一般羣衆。書中的事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業，不是什麼可歌泣的奇情，卻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斷片。我們從前有句格言，說是『畫犬馬難於畫鬼神』，這自然派文學，將社會實相描寫逼真，總算極盡畫犬馬之能事了。諸君試想，人類既不是上帝，如何沒有缺點，雖以毛嬙西施的美貌，拿顯微鏡照起來，還不是毛孔上一高一低的窟窿縱橫滿面。何况現在社會，變化急劇，構造不完全，自然更是醜態百出了。自然派文學，就把人類醜的方面獸性的方面，赤條條和盤托出，寫得個淋漓盡致。真固然是真，但照這樣看來，人類的價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總之自從自然派文學盛行之後，越發令人覺得人類是從下等動物變來，和那猛獸弱蟲沒有多大分別。越發令人覺得人類沒有意志自由，一切行爲，都是受肉感的衝動和四圍環境所支

配。我們從前自己誇嘴，說道靠科學來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學越發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卻越發橫暴，我們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學影響的人，總是滿腔子的懷疑，滿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紀末全歐洲社會，都是陰沈沈地一片秋氣，就是爲此。

九、思想之矛盾與悲觀

凡一個人，若是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戰，最是苦痛不過的事，社會思潮，何獨不然。近代的歐洲，新思想和舊思想矛盾，不消說了。就專以新思想而論，因爲解放的結果，種種思想同時從各方面迸發出來，都帶幾分矛盾性。如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矛盾，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也矛盾，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又矛盾。從本原上說來，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總算得近代思潮總綱領了，卻是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便是大大一個矛盾。分析起來，哲學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會

上競存和博愛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計上自由和保護的矛盾。種種學說，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從兩極端分頭發展，愈發展得速，愈衝突得劇。消滅是消滅不了，調和是調和不來。種種懷疑，種種失望，都是爲此。他們有句話叫做『世紀末』，這句話的意味，從狹義的解釋，就像一年將近除夕，大小帳務，逼着要淸算，卻是頭緒紛繁，不知從何算起。從廣義解釋，就是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

我們自到歐洲以來，這種悲觀的論調，着實聽得洋洋盈耳。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做的戰史公認是第一部好的）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我初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

我。後來到處聽慣了，纔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着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

十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

諸君。我想諸君聽了我這番話，當下就要起一個疑問，說道，『依你說來，歐洲不是整個完了嗎！物質界的枯窘既已如彼，精神界的混亂又復如此，還有甚麼呢？從前埃及中亞細亞乃至希臘羅馬，都曾經過極燦爛的文明，後來都是滅絕了或中斷了，不要這回歐洲又鬧這齣戲罷』。我對於這個疑問，敢毅然決然答應道；『不然，不然，大大不然』。歐洲百年來物質上精神上的變化，都是由『個性發展』而來，現在還日日往這條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紀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點。從前是貴族的文明受動的文明，如今卻是羣衆的文明自發的文明。從前的文明

是靠少數特別地位特別天才的人來維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會一般人個個自覺日日創造出來的。所以他的『質』雖有時比前不如，他的『量』卻比從前來得豐富。他的『力』卻比從前來得連續。現在的歐洲，一言以蔽之，萬事萬物，都是『羣衆化』。這種現象，連我們有時也看得討厭，有人說，這不是叫社會向上，倒是叫社會向下了。其實不然，一面固是叫舊日在上的人向下，一面仍是叫舊日在下的人向上。然而舊日在下的人總是大多數，所以扯算起來，社會畢竟是向上了。這種步驟，英國人所經過的最爲明白。英國從前種種權利，都是很少數的貴族專有，漸漸拿出來給中級的人共享，漸漸拿出來給次中級又次中級乃至最低級的人一齊共享。不獨物質上的權利如此，就是學問上藝術上乃至思想上，他哪由上而下由集而散的情形，也復如此。英國固然是最好的模範，其他各國，也都是同一趨勢。所以他的文明，是建設在大

多數人心理上，好像蓋房子從地脚修起，打了個很結實的樁兒，任憑暴風疾雨，是不會搖動的。講到他的思潮，當法國大革命後唯心派哲學浪漫派文學全盛之時，好像二十來歲一個活潑青年，思想新解放，生氣橫溢，視天下事像是幾着可了。而且不免馳騖於空華幻想，離人生的實際卻遠了。然而他這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和尊重個性的信仰，自然會引出第二個時代來，就是所謂科學萬能自然派文學全盛時代。這個時代，由理想入到實際。一到實際，覺得從前甚麼善咧美咧，都是我們夢裏虛構的境界，社會現象，卻和他正相反，醜穢慘惡，萬方同慨。一面從前的理想和信條，已經破壞得七零八落。於是全社會都陷入懷疑的深淵，現出一種驚惶沈悶悽慘的景象。就像三十前後的人，出了學校，入了社會，初爲人夫，初爲人父，覺得前途滿目荊棘，從前的理想和希望，丟掉了一大半。十九世紀末葉歐洲的人心，就是這樣。雖然，他們並沒有人到衰老時期。怎見得呢？凡

老年人的心理，總是固定的，沈滯的，但會留戀過去，不想開拓將來。他那精神的生活，也和他的肉體一樣，新陳代謝的機能，全然沒了，破壞性反抗性是絕不會發動了。現代歐洲人，卻不是那樣。他們還是日日求自我的發展，對於外界的壓迫，百折不回的在那裏反抗。日日努力精進，正像三四十來歲在社會上奮鬬的人，總想從荆天棘地中，建立一番事業。如今卻不比從前在學校裏發空議論了，他們人情世態甜酸苦辣都經過來，事事倒覺得親切有味。於是就要從這裏頭找出一個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卻漸漸被他找着了。在社會學方面，就有俄國科爾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說，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相代興。他是主張自我要發展的，但是人類總不能遺世獨立，大事小事，沒有一件不靠別人扶助，所以互相扶助，就是發展自己的唯一手段。他的論據，也是從科學上歸納出來，所以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勢力。在哲學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論直覺的創化論種種新學派

出來，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人格的唯心論，由美國占晤士首倡，近來英美學者愈加發揮。從前唯心派哲學家，將『心靈』認作絕對的一個實體，和他對象的『世界』相對待，分爲兩橛。占晤士一派，用科學研究法，證明人類心的性能，實適應於外界而漸次發達，意力和環境互相提攜，便成進化。人類生活的根本義，自然是保全自己發展自己，但人人各有個自己，用『自己』這個字，稱呼通換不過來，所以給他一個通名，就叫做『人格』。這『人格』離了各個的自己，是無所附麗。但專靠各個的『自己』也不能完成。假如世界上沒有別人，我的『人格』從何表現。假如全社會都是罪惡，我的『人格』受了他的漸染和壓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個共通的，不是個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從各個『自己』化合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

。這就是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明白這個道理，那麼所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主義種種矛盾，都可以調和過來了。直覺的創化論，由法國柏格森首倡，德國倭鏗所說，也大同小異。柏格森拿科學上進化原則做個立脚點。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便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志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做『精神生活』，是要從反省直覺得來的。我們既知道變化流轉就是世界實相，又知道變化流轉的權操之在我，自然可以得個『大無畏』，一味努力前進便了。這些見地，能彀把種種懷疑失望，一掃而空，給人類一服『丈夫再造散』。就學問上而論，不獨唯心唯物兩派哲學有調和餘地，連科學和宗教也漸漸有調和餘地了。以上所述幾家學派，都是當本世紀初期早已旬出萌達，但未能完成，未能普及，便碰着這回大戰。當戰爭中，人人都忙着應戰，

思想界的著述，實在寂寥，所以至今沒見甚麼進步。將來能否大成，和康德黑格爾達爾文諸先輩的學說有同等的權威，轉移一代人心，也不敢必。但是歐人經過這回創鉅痛深之後，多數人的人生觀因刺激而生變化。將來一定從這條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面來，這是我敢斷言的哩。

十一　物質的再造及歐局現勢

人類只要精神生活不枯渴，那物質生活，當然不成問題。譬之大病之後，元神未虧，雖然疲倦消瘦，培補亦易爲力。前文所講各國財政生計上情形，誠然困難已極。但按到實際，他們國債雖多，外債是可以暫時不還的。內債利息散到民間，依然是供殖產興業之用。貨幣價值低減對外匯兌喫虧，固然是大問題，但有時亦可以借作獎勵輸出的一種手段。這些聽他循生計上原則自然變遷，也屬無妨。現時最苦的是資本缺乏，然而美國正苦資本過賸，勢不能不以歐洲爲尾閭。歐人只要善於利用，還不是取諸外

府嗎？簡直最難解決的，就是勞工問題。我想不出數年，這問題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會黨柄政實行了社會主義幾個根本大原則，氣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國家，竟自繼俄國之後，做一番社會革命，雖一時大傷元氣，過後反贏得意外發達，也未可定。所以我對於歐洲，覺得他前途雖然是萬難，卻斷不是墮落。至於分國觀察，或者有一兩國從此雄飛，有一兩國漸行衰落，這又是別問題了。

我這種拉拉雜雜講了歐洲這些情形，恐怕諸君有點聽得不耐煩了。今且總敘幾句，作個收束。第一、我想大戰的結果，與俄瓦解，中歐東歐各小民族紛紛建國，加以威爾遜將民族自決四個字大吹大擂，民族主義，（一民族一國家主義）越發光燄萬丈。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民族運動史，總算告一段落，往後怕還要擴充到歐洲以外。雖然國際關係複雜，天下更從此多事，總算人類社會組織一進步。第二、這回戰爭，協約國方面，全持

『互助』得勝，給他們一個絕大的教訓。雖然理想的國際聯盟，未見完成，國家互助的精神，已是日見發達。質而言之，世界主義，要從此發軔了。第三，協約各國，拿『打破中歐軍國』做個旗號，算是起了一回征討軍閥的十字軍。如今大功告成，專制主義四個大本營（俄德奧土）連根拔盡。民主主義，自然變成政治上絕對的原則。加以社會黨日益發展，『社會的民主主義』要漸漸成為最中庸的一種政治。第四，俄國過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過了兩年。不管將來結局如何，假定萬一推翻，他那精神畢竟不能磨滅。從前多數人嘲笑的空理想，卻已結結實實成為一種制度。將來歷史價值，最少也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影響自然是及於別國，和前條所謂『中庸政治』相爭，還不知誰勝誰負哩。第五，一面雖是國內資本勞工兩階級鬪爭，一面各國仍競相獎勵國產，借此補償戰後疲敝，將來國際間產業戰爭，只有比前更劇。自由貿易主義，怕要作廢。就這一點看來。

突飛的社會主義，或者暫時受些限制。第六，科學萬能說，當然不能像從前一樣的猖獗，但科學依然在他自己範圍內繼續進步。這回戰爭中各種發明日新月異，可惜大半專供殺人之用。經此番大創，國際上總有三幾十年平和可望，好好的拿來應用，物質文明，一定更加若干倍發達。第七，這回戰爭，給人類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觀自然要起一大變化。哲學再興，乃至宗教復活，都是意中事。以上幾件，是我此行觀察所得的大概。如今假定世界大勢是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做國際團體一分子的中國，應該怎麼樣？我國民該走那條路，纔能把這國家在世界上站起來。待我略述愚見，寫在下半篇。

下篇　中國人之自覺

一　世界主義的國家

第一，我們須知世界大同，爲期尚早，國家一時斷不能消滅。而且各

國戰後所耗元氣，都要取償於外，環顧宇內，就剩中國一塊大肥肉。自然遠客近鄰，都在那裏打我們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來，單想靠國際聯盟當保標，可是做夢哩。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將國際聯盟這件事看得毫無價值，還要盡自己的力量，促他的進步。這回國際聯盟，總算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調和的發軔。把國家互助的觀念，深入人心，知道國家意志，並不是絕對無限，還須受外部多大節制。質而言之，國家與國家相互之間，從此加一層密度了。我們是要在這現狀之下，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怎麼叫做『世界主義的國家』？國是要愛的，不能拿頑固褊狹的舊思想，當是愛國，因爲今世國家，不是這樣能彀發達出來。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託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儘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將來各國的趨勢，都是如此，我們提倡這主義的作

用，也是爲此。

二　中國不亡

第二，我們萬不可有絲毫悲觀，說中國要亡了。講到什麼財政困難生計困難，人家不知比我加幾十百倍，我們過這小小不順遂的日子就垂頭喪氣，歐洲人只好相率跳大西洋了。若因軍閥專橫，政治腐敗，就說沒有辦法，請讀讀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歷史，看是怎樣情形。英法兩國，現在不是公認做民主政治的模範嗎？從前閥族的專橫腐敗，還不是和我一樣？爲甚麼就能有今日呢？遠的不必說，現在資本階級的專橫又何如？他們可是深根固蒂足智多能，絕非我們那外强中乾的軍閥和那依草附木的官僚所能比並。我們說沒有辦法，他們大多數人，也只好坐以待斃了。若因爲現在人心墮落，醜類橫行，便發生根本悲觀，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當過渡混雜時代，罪惡總浮到面上來，各國都是如此，何獨我國。一定說現在人

心比從前墮落，這句話我卻不能承認。從前罪惡何嘗沒有，或者因觀念不同，不認他是罪惡，或者因社會輿論，不管閑事，不發覺他的罪惡。即以政治論，民國政界，固然混濁，難道前清政界，又算得清明嗎？不過前此沒有人理會他，醉生夢死的受他壓制，如今雖依然沒有脫了壓制，卻是把他的罪惡盡情暴露，所以看得來越發驚心動魄，像比從前還不如了。其他家庭上社會上罪惡，都是這樣。其實昨今同一罪惡，所爭的只在揭破不揭破，感覺不感覺。既是罪惡質量相同，所以不能算是墮落，然而揭破和感覺，卻是一種進步。爲甚麼呢？因爲是國民自覺心的表現。古人有言，知病即藥，從前我週身是病，卻全不知道，如今知道了，就從這知字上，自然會生出法子來。現在歐洲人日日大聲疾呼，說世界末日，說文明破產，不管他說的是否過當，就這一點憂危之心，便是他蘇生的左券。一個人最怕是對於現狀心滿意足，如此，這個人只有退步沒有進步，只好當他死了

感覺現狀不滿足，自然生出努力，只努力便是活路。我們現在知道自己滿身罪惡，知道自己住的是萬惡社會，中國從此就開出一條活路來了。這是好現象，不是壞現象。只要知道病就趕緊去醫，不要因爲病就垂頭喪氣，把自己營衛的本能滅掉，這病有甚麼要緊呢？我說天下從無沒辦法的事，不辦卻眞沒法。我們先把辭典上沒辦法三個字塗去，辦法卻多着哩。

三　階級政治與全民政治

第三，從前有兩派愛國之士，各走了一條錯路。甲派想靠國中固有的勢力，在較有秩序的現狀之下，漸行改革。誰想這主意完全錯了。結局不過被人利用，何嘗看見什麼改革來？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勢力，拿甚麼來打呢？卻是拿和他同性質的勢力。說道：『你不行，等我來』。誰想這主意也完全錯了。說是打軍閥，打軍閥的人還不是個軍閥嗎？說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還不是個官僚嗎？一個强盜不惟沒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許多羽翼

，同時又在別方面添出許多強盜來，你看這幾年軍閥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謝。這兩派人直接間接或推或挽來造成嗎？兩派本心都是愛國，愛國何故發生禍國的結果呢？原來兩派有個共同謬見。都是受了舊社會思想的錮蔽，像杜工部詩說的：『二三豪傑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那裏知道民主主義的國家，徹頭徹尾都是靠大多數國民，不是靠幾個豪傑。從前的立憲黨，是立他自己的憲，干國民甚麼事。革命黨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國民甚麼事。好比開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亂噴，像是熱烘烘的，氣候一過，連泡子也沒有了，依然是滿瓶冰冷。這是和民主主義運動的原則，根本背馳，二十年來種種失敗，都是爲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認這個錯處，便着實懺悔一番，甲派拋棄那利用軍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拋棄那運動軍人運動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設法注射在多數市民腦子裏頭，纔是一條蕩蕩平平的大路。質而言之，從國民全體下工夫，不從

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纔是真愛國，才是救國的不二法門。把從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轉過來，那全民政治纔有機會發生哩。

四　着急不得

第四，我們須知，天下事是急不來的，總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後效乃有可言。有人說：時局危險到這地步，不設法彌縫補苴暫時支持，一旦亡了，怎麼辦呢？我說：姑無論中國決不會亡，別人想亡偌大一個國，決非容易。就是亡國也算不得什麼一回大事。波蘭不是亡了幾百年嗎，今日如何？要知暫時支持這種字樣，纔眞是亡國心理。若要不亡，只有緊硬寨打死仗之一法，這個法兒却是斷斷急就不來的。我國民主主義，在歷史上根柢本就淺薄，在地理上更很少養成的機會。所以比歐美諸國，發達較遲：如今突然掛起這個招牌，好像馬蒙虎皮，種種醜態，如何能免？但這些全不要緊，因爲人類性能，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需以時日，下番工

夫，自然會把自己蛻變，和環境適應起來。這卻要靠新出來的青年，不能責望老輩。我們並不是菲薄老輩，因爲他們在他的時代，只能做他適應的事業，如今老了，生理上心理上新陳代謝的功能，一齊停息了，如何能責備他和我們一樣？他的地位，卻也不久就要和現在的青年辦交代，他責任自然是輕鬆了。這些青年，卻是萬鈞責任壓到肩上，只要自己認明這責任實踐這責任，天下總沒有辦不來的事。我信得過我們多數可愛的青年，這點見地這點志氣是有的。但現在未曾磨鍊完成，而且辦交代的時候還沒有到，所以目前萬不可着急，便急也急不來。若要急時，做得好，不過苟且小成，做得不好，便要墮落斷送了，看透這一着，所以我們現在着手的國民運動，總要打二三十年後的主意，像區區這種年紀，是不指望看見成功的。其實二三十年光陰，在國史教科書上不過占一葉半葉，算什麽呢？我們只管興會淋漓的做去便了。

五　盡性主義

第五，國民樹立的根本義，在發展個性。中庸裏頭有句話說得最好、「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我們就借來起一個名叫做「盡性主義」。這盡性主義，是要把各人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就私人而論，必須如此，纔不至成爲天地間一贅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會國家而論，必須如此，然後人人各用其所長，自動的創造進化，合起來便成强固的國家進步的社會。這回德國致敗之原，就是因爲國家主義發達得過於偏畸，人民個性，差不多被國家吞滅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個性最發展的國民，到底抵敵不過。因爲「人自爲戰」的功用喪失了，所以能勝而不能敗。德國式的國家主義，拿國家自身目的做個標準，把全國人放在個一定的模子裏鼓鑄出來，要供國家之用，結果猶且不勝其敝。我國則並無所謂國家目的，徒以社會上畸形的組織，學說上惰性的權威

，把各人的本能，從小就桎梏斲喪起來。如今人開口便說是中國民智不開，或說是人才消乏，誠然不錯。但又須知，在這種舊社會束縛馳驟之下，才智是斷不能發生。因爲舊社會也有一個模子，將中國人一式鑄造，脫了模就要在社會上站不住。無論何人，總要帶幾分矯揉的態度來遷就他，天賦良能，絕不能自由擴充到極際。近來中國人，才智不逮歐西，都是爲此。今日第一要緊的，是人人抱定這盡性主義，如陸象山所謂：『總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將自己的天才（不論大小，人人總有些。）盡量發揮，不必存一毫瞻顧，更不可帶一分矯揉。這便是個人自立的第一義，也是國家生存的第一義。

六　思想解放

第六，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怎樣叫做思想解放呢？無論甚麼人向我說甚麼道理，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

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經此一想，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聖人做學問，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得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對於在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纔能有這批評，便是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便是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發，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爲今人爲古人，爲凡人爲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

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我們既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由研究，纔能立出一家學說，不然，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爲甚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倒學他一個反面？我中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是爲此。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畔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畔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真價。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是這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着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薄湯武』，也不要緊。他的話若沒有價值，自然無傷日月，管他則甚

。若認爲彀得上算人心世道之憂，就請痛駁起來呀！只要彼此適用思辨的公共法則，駁得針鋒相對，絲絲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見個分曉。若單靠禁止批評，就算衞道，這是秦始皇偶語棄市的故技，能彀成功嗎？還有幾句打破後壁的話，待我說來。思想解放，道德條件一定跟着動搖，同時社會上發現許多罪惡，這是萬無可逃的公例。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卻不見得。道德條件，本是適應於社會情形建設起來。（孔子所謂時中時宜，最能發明此理。）社會變遷，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不能適用的條件，自然對於社會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種殭石的裝飾品。一面舊條件既有許多不適用，一面在新社會組織之下，需要許多新條件，卻並未規定出來，道德觀念的動搖，如何能免？我們主張思想解放，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想披荆斬棘求些新條件，給大家安心立命。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釋，且不必辨，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試問他們

所謂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舊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許商榷，這纔真是破壞道德哩。至於罪惡的發現，卻有兩個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爲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不復能拘束社會，所以惡人橫行無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幾多罪惡，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嗎？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爲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抉破藩籬的話，有時也說得太過。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拿些話頭做護身符，公然作起惡來。須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爲他本來是滿腔罪惡，從前卻隱藏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衆共棄，還不是於社會有益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這個潮流罷。

七　徹底

第七，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這些可愛的青年。但我也有幾句忠告的

話：『既解放便須徹底，不徹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學問而論，總要拿『不許一毫先入爲主的意見束縛自己』這句話做個原則。中國舊思想的束縛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縛也是不受。一種學說到眼前，總要虛心研究，放膽批評。但這話說來甚易，做到實難。因爲我們學問根柢，本來甚淺，稍有價値的學說到了面前，都會發生魔力，不知不覺就被他束縛起來。我們須知，拿孔孟程朱的話當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固是不該。拿馬克思易卜生的話當做金科玉律說他神聖不可侵犯，難道又是該的嗎？我們又須知，現在我們所謂新思想，在歐洲許多已成陳舊，被人駁得個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說『新』便是『眞』呀！我們又須知，泰西思想界，現在依然是渾沌過渡時代，他們正在那裏橫衝直撞尋覓曙光。許多先覺之士，正想把中國印度文明輸入，圖個東西調和。這種大業，只怕要靠我們纔得完成哩，我們青年將來要替全世界人類肩起這個大責任，目

前預備工夫，自然是從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則因爲他們的研究方法，確屬精密，我們應該採用他。二則因爲他們思想解放已經很久，思潮內容豐富，種種方面可供參考。雖然，研究只管研究，盲從卻不可盲從，須是老吏斷獄一般，無論中外古今何種學說，總拿他做供詞證詞，助我的判斷，不能把判斷權遜讓給他，這便是徹底解放的第一義。就德性論，那層解縛的工夫，卻更費力了。德性不堅定，做人先自做不成，還講什麼思想？但我們這德性，也受了無數束縛，非悉數解放，不能樹立，祖宗的遺傳，社會的環境，都是有莫大力量，壓得人不能動撣。還有個最兇很的大敵，就是五官四肢，他和我頃刻不離，他處處要干涉我誘惑我，總要把我變成他的奴隸。我們要完成自己的個性，卻四面遇着怨敵，所以坐在家裏頭也要奮鬬，出來到一切人事交際社會也要奮鬬，不是鬬別人，卻是鬬自己。稍鬆點勁，一敗塗地，做了捕虜，永世不能自由了。青年人對於種種關頭，

更是極難通過，因爲他生理衝動的作用，正在極强極盛時候，把心性功能壓住了。所以有時發揚得越猛，墮落得越快，在沒有思想的人，固不足惜，有思想的人，結果得個墮落，那國家元氣，真擱不住這種斲喪了，欲救此病，還是從解放着力。常常用內省工夫，體認出一個『真我』。凡一切束縛這『真我』的事物，一層一層的排除打掃。這便是徹底解放的第二義。

八　組織能力及法治精神

第八，我們中國人最大的缺點，在沒有組織能力，在沒有法治精神。拿一個一個的中國人和一個一個的歐美人分開比較，無論當學生，當兵，辦商業，做工藝，我們的成績，絲毫不讓他們。但是他們合起十個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規模的事業，合起千百萬個人，力量便加千百萬倍，能做成千百萬倍大規模的事業。中國人不然，多合了一個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衝突掣肘的結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倒反減了，合的

人越發多，力量便減到零度。所以私家開個舖子，都會賺錢，股分公司，什有九要倒帳。很勇敢的兵丁，合起來做個軍隊，都成敗類。立憲共和便鬧成個四不像。總之凡屬要經一番組織的事業，到中國人手裏，總是一場糊塗了結。但是沒組織的社會和有組織的社會碰頭，直是擠不過去，結果非被淘汰不可。然則人家的組織能力從何而來，我們爲什麼竟自沒有呢？我想起來，爭的只是一件，就是有無『法治精神』的區別。一羣人爲甚麼能結合起來，靠的是一種共同生活的規條，大衆都在這規條的範圍內分工協力。若是始終沒有規條，或是規條定了不算帳，或是存了一個利用的心，各人仍舊是希圖自己的便利，這羣體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歐美人的社會，大而國家政治，小而團體遊戲，人人心坎中，都認定若干應行共守的規則，覺得他神聖不可侵犯。這種規則，無論叫做法律叫做章程叫做條例叫做公約，無論成文或不成文，要之初時是不肯輕容易公認，一

經公認之後，便不許違反又不許利用。一羣人靠了這個，便像一副機器有了發動機，個個輪子自然按步就班的運行。我國人這種觀念，始終沒有養成。近來聽見世界有個『法治』的名詞，也想檢來充個門面，至於法治精神，卻分毫未曾領會。國會省議會，天天看見第幾條第幾項的在那裏議，其實政府就沒有把他當一回事，人民就沒有把他當一回事，議員自身更沒有把他當一回事。什麼公司咧，什麼協會咧，個個都有很體面的幾十條章程，按到實際，不過白紙上印了幾行黑墨。許多人日日大聲疾呼，說最要緊是合羣結團體，你想在這種脾氣之下，羣怎麼能合，團體怎麼能成？其實提倡的人，先自做了這種脾氣的奴隸，這還有什麼好說呢？我初時在那裏想，這個不要是我國民天賦的劣根性罷，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後的生存淘汰，真可驚心動魄！後來細想，知道不然，乃是從前的歷史，把這種良能壓住了，久未發達。因爲從前過的是單調生活，不是共同生活，自然。

沒有什麼合理的公守規條。從前國家和家族，都是由命令服從兩種關係結構而成。命令的人，權力無上，不容有公認規則來束縛他，服從的人，只隨時等着命令下來就去照辦，也用不着公認規則。因此之故，法治兩字，在從前社會，可謂全無意義。人類的開化是向共同生活而趨，便叫我們覺得沒有組織便不能存活。若不把組織的良能重新濬發出來，這身子從何託命？什麼是良能，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九　憲法上兩要點

第九，如今重復講到政治問題。現今在南北軍閥蹂躪之下，固然無政治可言。但軍閥終久會倒的，倒了過後，政治就會改良嗎？還要看國家根本組織何如哩？國家最重要機關，當然是首推國會。但幾年以來，國會價值，被議員辱沒透了，國人對於國會的信仰，已經一落千丈，非把他恢復過來，簡直沒有辦法。怎麼纔能恢復呢？試問國會為甚麼有價值，不是因

爲他代表國民嗎？現在議員卻代表誰來？但是現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羣靠政治吃飯的無業遊民，掛上一個頭銜，便靦然以全國主人翁自命，叫人怎麼能對他生出信仰來？卽使改選一回，選出來還不是這一班人？換湯不換藥，結果依然一樣。這等說來，民意機關終久不得實現，政治終久不得改良，國家可要斷送了。要國會恢復價值，根本就要叫國會真正代表國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種職業選舉法，兩院中雖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義，必須有一院采代表職業主義。將國中種種職業團體，由國家賦予法人資格，委任辦理選舉。選舉權被選舉權，都以有職業爲限，像我們這種高等遊民，只好在剝奪公權之列，想要恢復，除非趕緊自己尋着個職業來。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飯的政客，就使未能遽報肅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是替政界求得一張辟疫符。若用此法，那農工商各種有職業人民，爲切己利害起見，提出的政治問題，自然絲絲入扣，若用此法，那『國之石民』

和國家生出密切關係，民主政治基礎，自然立於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將來生產事業發達，資本階級和勞工階級都有相當的代表在最高機關，隨時交換意見交讓利益，社會革命的慘劇，其或可免。我想這個法子，將來世界各國都會採行的，但他們資本家勢力太大，多方阻撓，非經一番惡戰，恐難實現。我們現在空空洞洞，絕無階級的利害衝突，何妨大衆努力，設法實行。不但對內可以奠定國基，而且對外還可以博得個先進國的榮譽哩。還有一件，瑞士式的國民投票制度是要採的（說詳第十七篇）從前有人說：這制度要小國纔能行。這是什麼話，現在德國不是廣行嗎？美國憲法改革前幾年不就有人極力提倡此制嗎？國民是主人，國會是主人代表，並非我派了代表，就把我的權賣給他了，有時代表作不了主的事，還須主人親自出馬來。卽如這回南北議和，真正民意所在，是有目共見的，天公地道，就是只要一回國民投票一刀兩段的解決。卻任憑那南北軍閥派出什麼

總代表咧分代表咧來鬼鬼祟祟的分贓。國民看不過，要說幾句話，那新舊議員老爺們就瞪起眼睛來，說道：『這是我國民代表的權限，誰敢多嘴。』你想這不是豈有此理嗎？所以我說：職業選舉和國民投票，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的大關目。必要切實辦到，政治的大本纔能立堙。

十　自治

第十，還有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就是地方自治。我這回歐遊，實地考察，纔知道歐洲國家，是把『市府』放大做成。本來人民就有參預地方公務之權，漸漸把這權擴充到集中，便變成國家的民主政治。他們有個最大信條，『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爲甚麼呢？因爲和我有利害關係。』對於地方是如此，對於國家也是如此。所以政治上的興味和責任心自然發生，愛國是不待人教的。我們怎麼樣呢？民國招牌掛了八年多了，京師和各省省城，一個市會也沒有，走徧二十二行省，一個鄉會也沒有。僅

僅在那最高級行政官廳所在地，人云亦云的鬧些國會省議會，純是拿前清做官思想去當議員，何嘗有一毫自治觀念來？還有像『宋板康熙字典』一般的笑話，就是『官辦自治』。那些賢明的督軍省長，把手下幾位冗員派個籌辦自治的差事，這本卷就算交了。有的人說：最要緊的是本省人做本省督軍，將全省官缺壟斷起來，實行飯碗排外主義，就叫做自治。還有人連這些也不管，只要把那極難擒的偉人政客，各人送他一個地盤，等他鬼有所歸而不爲厲，也叫做什麽『聯省自治』。唉！在民國的金字招牌底下，連自治兩個字都沒人認得，這是從那裏說起。我說：我們國民，若是能彀有建設北京市會和豐臺村會的能力，自然也會有建設中華民國的能力。不然，天花亂墜的政治譚，可是白饒的。要做政治活動，就請從這裏着手罷。

十一　社會主義商榷

第十一，講到國民生計上，社會主義，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國內提倡新思潮的人，漸漸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現象。但我的意見，提倡這主義，精神和方法，不可併爲一談。精神是絕對要采用的。這種精神，不是外來，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講的『均無貧和無寡』，孟子講的『恆產恆心』，就是這主義最精要的論據，我並沒有絲毫附會。至於實行方法，那就各國各時代種種不同，歐美學者，同在這面大旗底下，已經有無數派別。應該采用那一種，采用的程度如何？總要順應本國現時社會的情況。歐洲爲什麼有社會主義？是由工業革命孕育出來。因爲工業組織發達得偏畸，愈發達愈生毒害，社會主義家想種種方法來矯正他，說得都是對症下藥。在沒有工業的中國，想要把他悉數搬來應用，流弊有無，且不必管，卻最苦的是搔不着癢處。試舉幾個例：譬如要學他們結個工團和資本階級對抗，就要先問國內是否有資本階級，若沒有便是無敵放矢。軍閥

官僚擁幾百萬家私算得資本階級嗎？各國資本家在國民生計一個總單位裏頭，生產方面，關係何等重大？軍閥官僚連搶帶騙左手得來的錢，右手向不生產的方面盡情揮霍，配說資本家嗎？至於有些正當商人，辛苦經營個把公司，正在和外貨競爭弄得焦頭爛額，我們硬說他是資本階級，施行總攻擊，問良心其實不忍。又如馬克思一派倡的生產機關國有論，在歐美豈非救時良藥？若要搬到中國，就要先問什麼是生產機關？我們國內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罷，說要歸到國家，我頭一個就反對。你不看見鐵路麼？鐵路國有權，是歐美社會黨最堅持的大問題，我們不是早辦了嗎？結果如何？在這種政治組織之下提倡集產，豈非殺羊象虎？以上所舉，拿來做個比方，並不是論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論我們用得着用不着。至於有的人說現在中國應注重的是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這句話我卻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張是：一面用全力獎勵生產，同時眼光並須顧及分配。戰後各國併

命的擴充輸出，國際間產品競爭，比前更烈，我若不圖抵制，何以自存？但工業方當幼稚之時，萌蘖是摧殘不得，煽動工人去和辦工廠的作對，我認為等於自殺。但當工業發軔之初，便應計及將來發達以後，生出何種影響。歐洲工業革命時代，就因為沒有思患預防，如今鬧到積重難返，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矯正不了幾分。好在我們是個後進國，他們走的路怎麽錯法，都已眼見，他們所用的醫方，一張一張的羅列供我參考。我們只要避了那迷人的路，用了那防病的方，令工業組織一起手便是合理健全的發展，將來社會革命這個險關，何嘗不可以免掉？須知革命都是出於不得已，本非吉祥善事，免得掉還是免掉的好哩。所以我對於目前產業上的意見，發揮資本和勞働的互助精神，現在各國工廠所給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們要調查詳備，儘力盡施。一面還要國家從稅則上及其他種種立法上，力求分配趨於公平。同時生產組合消費組合等項，最要極力提倡，令小資本

家以至赤貧的工人，都得有正當防衛的武器。至於勞動者本身的自治精神，亦應在學校內工廠內設法陶養，不論公共企業或私人企業，都得盡情發揮互助的精神。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條大路。至於太過精闢新奇的學說，只好拿來做學問上解放思想的資料，講到實行，且慢一步罷。

十二　國民運動

第十二，我想讀者諸君，一定要向我質問，說道：『你說了這一車子的話，什麼政治咧生計咧，都是文不對題。現在我們第一個災星，是南北軍閥惡很很的在那裏包攬把持，你有什麼法子打破他？不打破他能彀有着手處嗎？』我便答道：『法子麽？有的，但要靠諸君！』『什麼法子呢？』『自然是國民運動！』『怎樣纔叫做國民運動？』『第一，要不是政客式的運動，第二，要不是土豪式的運動，第三，要不是會匪式的運動，是要全國真正良善人民的全體運動。』『哈哈！這話卻眞眞正正白饒了，良善人民，

安分守己，怕管閑事，誰和你去運動來？』『只怕你不是青年，是青年諒來不該說這話。』『我是青年便怎的？難道叫我接二連三的罷課罷學，拿運動做專門職業嗎？我犧牲了求學光陰，算是不足惜，到底能有效果麽？』『不然不然，我們可愛的青年啊！你是國家的寶貝，你的國家決不許你白白犧牲做那無效的運動，第一件：只要你把你現在的精神維持到底，別要像過去的青年，一眨眼便墮落。第二件：只要你把你的精力，設法流布到你的同輩中，叫多數人和你一樣。第三件：更要你把你的思想着實解放，意志着實磨練，學問着實培養，抱定盡性主義，求個徹底的自我實現，你看！現在當家的市民，不是在那裏預備着和你辦交代囉嗎？到那時候，不是全國都變了理想的新民囉嗎？運動起來，甚麽人能抵抗呢？』『說是不錯，卻是要好些年哩？』『這個自然，所以我說着急不得。你想！現在當家的市民積極消極的作了多少孽，如今恰好食那果報，三五七年的災難，免得了麽

？三五七年卻算甚麼？法國一七九三年大革命，直到一八七一年，還賠了一場大敗仗，纔算共和成立，如今不是轟轟烈烈世界上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國家嗎？眼界放遠些啊！力量放韌些啊！那麼世界就沒有一件可悲觀的事。眼面前黑狗咬白狗的勾當，也值得因爲他短氣嗎？』

十三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

以上十三段，我都是信手拈來，沒有什麼排列組織。但我覺得我們因此反省自己從前的缺點，振奮自己往後的精神，循着這條大路，把國家挽救建設起來，決非難事。我們的責任，這樣就算盡了嗎？我以爲還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爲什麼呢？因爲人類全體纔是『自我』的極量，我要發展『自我』，就須向這條路努力前進。爲什麼要有國家？因爲有個國家，纔容易把這國家以內一羣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好加入人類全體中助他發展。所以建設國家是人類

全體進化的一種手段，就像市府鄉村的自治結合，是國家成立的一種手段。就此說來，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强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我在巴黎曾會着大哲學家蒲陀羅Boutreu，（柏格森之師）他告訴我說：「一個國民，最要緊的是把本國文化，發揮光大。好像子孫襲了祖父遺產，就要保任他，而且叫他發生功用。就算很淺薄的文明，發揮出來，都是好的。因爲他總有他的特質，把他的特質和別人的特質化合，自然會產出第三種更好的特質來。你們中國，着實可愛可敬，我們祖宗裏塊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你們不知已出了幾多哲人了。我近來讀些譯本的中國哲學書，總覺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學中國文，我望中國人

總不要失掉這分家當纔好。』我聽着他這番話，覺得登時有幾百斤重的擔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幾位社會黨名士閑談，我說起孔子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講到井田制度，又講些墨子的『兼愛』『寢兵』。他們都跳起來說道：『你們家裏有這些寶貝，卻藏起來不分點給我們，真是對不起人啊！』我想我們還穀不上說對不起外人，先自對不起祖宗罷了。近來西洋學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我子細想來，我們實在有這個資格。何以故呢？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爲兩橛，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譚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科學一個反動，唯物派席捲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所以我從前說道：『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也不過搶麵包喫，』這算得人類最高目的麼？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化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裏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

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孔老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卻是他們共同的歸着點。如孔子的『盡性贊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歸其根』，墨子的『上同於天』，都是看出有個『大的自我』『靈的自我』，和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體，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靈。我們若是跟着三聖所走的路，求『現代的理想與實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闢得出來哩。又佛教雖創自印度，而實盛於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正法一脈，全在支那。歐人研究佛學，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經典，差不多都翻出來。但向梵文裏頭求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禪宗，眞可以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的確是印度以外纔能發生，的確是表現中國人特質，叫出世法和現世法並行不悖。現在柏格森倭鏗等輩，就是想走這條路還沒走通。我常想，他們若能讀唯識宗的書，他的成就一定不止這樣，他們若能理解

禪宗，成就更不止這樣。你想！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聖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會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就是文學美術各方面，我們又何嘗讓人？國中那些老輩，故見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沈醉西風的，把中國甚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須知凡一種思想，總是拿他的時代來做背景。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學他派生的條件。因為一落到條件，就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說了許多貴族性的倫理，在今日誠然不適用，卻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圖說奴隸制度要保存，難道因此就把柏拉圖抹殺嗎？明白這一點，那麼研究中國舊學，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斷，去取不至謬誤了。卻還有很要緊的一件事，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塗徑不可。因為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不然，從前的中國人，那一個不讀孔夫子，那一個不讀李太白，爲甚麽沒有人得着他好處呢？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眞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着他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於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歐行途中

一　北京上海

我們同行七人，蔣百里（方震）劉子楷（崇傑）丁在君（文江）張君勱（嘉森）徐振飛（新六）楊鼎甫（維新）到了歐洲後，常在一處的，還有夏浮筠（元瑮）徐巽言（謜），這就是我一年來的遊侶。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飛經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蔣劉張楊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爲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爲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寃苦，向世界輿論伸訴伸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學問，匆匆過了整年，一點

沒有長進，說起來好生慚愧。我們動身以前，在東交民巷免不了有些應酬。其時英美等國外交當局，大約和我們同做一樣的夢，着實替我們打算，有幾回肺腑之談，今且未便把他發表。但記得有一回和日本代理公使芳澤君宴會，林宗孟在座，劉子楷當繙譯。談到膠州問題。我說：『我們自對德宣戰後中德條約廢止日本在山東繼承德國權利之說，當然沒有了根據。』他說：『我們日本人却不是這種解釋。』說了這句，就不肯往下談了。後來我說：『中日親善的口頭禪，講了好些年，我以爲要親善就今日是個機會，我很盼日本當局要了解中國國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後連這點口頭禪也拉倒了。』他聽了像有些動容。如今想起來，却是不幸言中了。這些過去的事且不說他。我們是民國七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動身，天津宿一宵，恰好嚴範孫范靜生從美國回來，二十四早剛到，得一次暢談，最算快事。二十四晚發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飯後，卽往上海。張季直

由南通來會，念七午，國際稅法平等會開會相餞，李直主席，我把我對于關稅問題的意見演說一回。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着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念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郵船會社的橫濱丸。原來這船和我，從前還有一段因緣。當洪憲僭帝時，我在上海，跟着各位同志密謀匡復，和廣西的陸幹卿通聲氣，幹卿派人來請，要我親到廣西，他纔舉義，我得了這話，就立刻起程，搭了正是這船。那時滬港間偵探密布，我趁黑夜偷了上船，一躲就躲在艙底汽爐旁邊一間貯郵件的小房，蹲了六日六夜，上面大雪紛飛，我整日汗如雨下。這船名我早已忘記了，黃溯初送上船來，一見認得，因爲那時有四位和我同行，一位是湯覺頓(叡)，一位是黃孟曦(大進)，一位是幹卿派來的唐紹慧，一位便是溯初。我們這回住的房艙，就是他們那回住的那一間。覺頓

孟曦，都是死於洪憲之難，從船上分手後，不久就永不相見了，俯仰陳跡，真乃不勝哀感。

二　南洋所感

船開了，經過香港新加坡檳榔嶼，一天一天的熱起來。十日以前，走津浦路線，正遇着大雪，燕齊平陸。一白千里。十日以後，在檳榔嶼植物園賞起荷來了。我們的衣服，就好像剝竹筍，一層一層的褪，到後來穿一件白袷，還是汗下如雨。想起來人類受環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順應他，你能够存活嗎？現時國內大多數人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懷的思想，豈不都是穿着大毛遊歷新加坡嗎？

我們離開國境已經十多日，却是到的地方，還是和內地旅行一樣。新加坡檳榔嶼一帶，除了一面英國國旗外，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開大礦的麽，中國人。種大橡皮園的麽，中國人。大行號麽，中

國人。雜貨小販麽，中國人。苦力麽，中國人。乞丐麽，中國人。計英屬海峽殖民地三州，中國人約二十六七萬，歐洲各國白人合計，不過六千八百。再就南洋華僑全體約計，英屬（殖民地三州，保護地四州合計）二百萬，荷屬三百萬，暹羅安南等處三百五十萬。總數八百五十萬。和南斯拉夫比利時兩國的人口大略相等。比匈牙利羅馬尼亞略少些，比荷蘭略多些，比瑞士希臘約多一倍。唉！他們都是和英法德美分庭抗禮的一個國家了。再者美國十三州聯合建國時，人數也不過幾百萬，他們當初也不過因爲在家鄉覓食艱難，出外別謀生路，那動機正和我們去南洋的一樣，如今是怎麽一個局面囉呢？比起來正是羞得死人。我們在船上討論到這些情形，張君勱就做了一篇文章，論中華民族南洋建國問題。我想我們中國人，直到如今，從沒有打過主意要建設自己的國家，不然，何至把本國糟到這般田地？四萬萬人尚且不成一個國，七八百萬人更何足道？我從前說的一個

原則，所謂『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爲什麼呢？因爲和我有利害關係。』我們中國人就向來沒有認得這個原則，倘使認得，我們不知建了多少國了，我從前又說的，『我們能够建設北京市會豐臺村會。纔能建設中華民國。』我如今再說句，我們能够建設廣州汕頭廈門市會。自然能建設南洋新國，如其不然，甚麼話都是白說。好在我國民也漸漸自覺了，我敢信我們中華民國，不久定要建設起來。至於南洋新國，也是民族自決的一條正路，海外僑民，文化較稚，還須內地人助他開發。從前也有過些人設法勸導華僑贊助國內運動，這個固然是好。但國內的事，還應該國內人多負些義務，華僑却有他自己應做的事，什麼事呢？還是那句老話，『我住在這地方，就要管這地方的事，因爲和我有利害關係。』我想我們青年，若是那位有興致，去傳播這種思想，拿來做終身事業，倒是男兒報國一件大事哩。

好幾年沒有航海，這次遠遊，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雲，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裏頭，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侑我清睡。日子狠易過，不知不覺到了哥侖波了。哥侖波在楞伽島，這島上人叫他做錫蘭。我佛世尊，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相傳有許多衆生，天咧，人咧，神咧，鬼咧，龍咧，夜义咧，阿乾闥咧，阿修羅咧，都跟着各位菩薩阿羅漢在那裏圍繞敬聽。大慧菩薩問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個非字答了，然後闡發識流性海的真理。後來這部經入中國，便成了禪宗寶典。我們上岸遊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禮拜，那就是世尊說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坎第，我們雇輛汽車出游。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徧谷，那葉子就像無數的綠鳳，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

，都是蟠着龍蛇偃蹇的怪籐，上面有些瑣碎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的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却有幾位黝澤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殷勤，勸我們飲椰乳。劉子楷新學會照相，不由分說，把我們和這張黑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却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坎第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萬山環繞之中，瀦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故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從前我們在日本遊過箱根日光的湖，後來在瑞士，游過勒蒙四林城的湖。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麗，說到湖景之美，我還是推坎第。他還有別的緣故，助長起我們美感，第一件，他是熱帶裏頭的清涼世界，我們在山下，揮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變了春秋佳日

。第二件，那古貌古心的荒殿叢祠，喚起我們意識上一種神祕作用，像是到了靈境了。我們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舊曆臘月十四，差一兩分未圓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兩面鏡子對照，越顯出中邊瑩澈。我們費了兩點多鐘，聯步繞湖一匝。蔣百里說道：今晚的境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想真是哩！我後來到歐洲，也看了許多好風景，只是腦裏的影子，已漸漸模糊起來，坎第却是時時刻刻整個活現哩。中間有一個笑話，我們步月，張君勱碰着一個土人，就和他攀談，談甚麼呢，他問那人你們爲甚麼不革命，鬧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對。諸君評一評。在這種瀟洒出塵的境界，腦子還是裝滿了政治問題，天下有這種殺風景的人嗎？閑話休題，那晚上三更，大衆歸寢，我便獨自一個，倚闌對月，坐到通宵，把那記得的楞伽經默誦幾段。心境的瑩澄開曠，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雲蓋滿一湖。太陽出來，那雲變了一條組練，界破山色。真個是『只好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哩。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來，離拔錨只得五分鐘了，

我們在船上，好像學生旅行，通英文的學法文，通法文的學英文。每朝八點鐘，各人抱一本書在船面高聲朗誦，到十二點止，彼此交換着當教習。別的功課，照例是散三躺步，睡一躺午覺，打三兩躺球，我和百里，還每日下三盤棋。餘外的日子，都是各人自由行動了。我就趁空做幾篇文章，預備繙譯出來，在巴黎鼓吹輿論，有三兩篇替中國瞎吹。看起來有點肉麻，連稿也沒有存了。內中一篇，題目叫做『世界和平與中國，』算是表示我們國民對於平和會議的希望，後來譯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幾千本。

冬春之交，印度洋風色最好，我們走了二十多日，真是江船一樣。聽說紅海熱得了不得。我們都有戒心。到紅海了。走了三日，還和印度差不多，有一天清早，楊鼎甫看日出回來說：『好冷呀！』我們就得了一句妙語，說是『紅海號寒』。又一天我們晚上看日落，算是生平未見的奇景，

那雲想是從沙漠裏倒蒸上來，紅得詭怪，我着實沒有法子把他形容出來。那形態異常複雜，而且變化得極快，韓昌黎南山陸渾山兩首詩所描擬的奇特事象，按起來件件都有，却還寫不到百分之一。倒影照到海裏來，就像幾千萬尾赬色鯉魚，在那裏鱗鱗游泳，我直到那日，纔曉得紅海所以得名，海真算整個是紅了。

我們到蘇彝士了，算是頭一回看見戰場。原來一九一七年，土耳其要襲取運河，逼到邊界，離此地僅七十英里。後來英軍把他擊退了。運河兩旁，密布着層層鐵網，岸上一堆一堆的帳棚，戍兵還未撤呢。我們過河，那邊一艘英國運兵船下來，兩船上的人，彼此歡呼萬歲，那一陣聲音真似山崩地裂。聽說停戰通航蘇彝士的船，我們纔算第二號哩。

第二日便到坡賽，我們半個月未踏陸地了。上岸散步，分外神旺。看見些阿剌伯女人個個戴着條一尺多長的黑面巾，連頭帶面蓋着，只露出一

雙眼睛，想着他們不知到幾時纔有解放的自覺哩。市上法人頗多，商店招牌，多用法文，這地方政治勢力，雖然屬英。經濟勢力，法人却還不弱。我們到海濱一家旅館午飯，隨即往觀利涉銅像。眼望地中海。左手挾一張運河圖，右手指着紅海，神采奕奕動人。據史家說，這運河當埃及王朝，曾經掘過，後來淤塞了。直到四千年後，纔出這位利涉。據此說來，科學到底有多少進步，却成疑問了。

船到地中海，沒有那麽舒服了。有一兩天，那船竟像劣馬，踉蹌跳擲起來。天氣也漸冷了，子楷躲在艙裏，好像冬蟲入蟄。我們幾個人，一切功課，還是照常。同船有位波蘭人，也和子楷同病，他羨慕我們到了不得，便上了一個尊號，叫做『善航海的國民』，我們真受寵若驚了。

我們的船，直航英國。志那亞拿波里馬賽等處。都不經過。橫斷地中海西行，南歐風景，一點看不着。行了七日，過直布羅陀海峽。真是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西班牙自從失了這個地方，他的海權，便和英國辦交代了。從上海到倫敦。走了一個半月，巡了半邊地球，看見的就只一個英國。唉！這天之驕子，從那裏得來呀！

二　舟中雜詩

舟中多暇，隨意作了些詩；我本來就不能詩，多年不做，越發生澀，前塵影事，過而存之罷。

楞伽島

錫蘭島本名楞伽，佛說楞伽經天也，土人曰星格里種，其酋一姓，相承二千餘年。蓋日本之亞矣，其刺繡彫刻繪畫，存博物院中者，斐然可觀。明永樂中，鄭和往遊，酋不禮焉，吾師俘之，置新君而去。自是修職貢於我。五十餘年前葡萄牙荷蘭盛時，皆嘗服屬之。最後爲英所滅，酋統乃絕，實維也納會議之歲也。山中拔海三千尺，有勝區曰坎第，有湖作牛角形，周遭可十里，故宮在焉。宮外一寺，人境廬詩所詠臥佛，即供養此中。島中最高峰突出如方域，上有佛跡，長可二尺，土人往往於雞鳴時纍躋瞻禮，謂可消災難，殆即佛

說經處矣。吾以戊午臘月十四日夜宿湖畔。似中秋看西湖月也，去後爲長歌紀之。

須彌之南鐵圍東，一島盤礴重溟中。平分四序但夏令，吐納三面皆雄風。千年聚族有大長，在昔於我爲附庸。其俗雖僿亦未惡，頗有禮讓扶屯蒙。繡文彩棟與畫壁，遺蹟隨分能豐容。爾來海通四百歲。螳雀遞奪更三雄。城下盟成社終屋，虛號並斬山陽公，剝膚方與隕周懼，恤罽遑問存邢功。我來湖山勝絕處，搜古始得故行宮。暝烟籠水可憐碧，晚花綴樹無賴紅。千門已閉劍佩影，一刹尚寶檀施工。因思此地佛所毖。三度飛錫臨靈峯。更留巨武作莂記，跡所印處成崇墉。想見湖音說法時，修羅乾闥人天龍。恭敬圍繞千百匝，十方花雨來空濛。大慧善問百八句，一咄忽作三日聾。（楞伽經發端訶斥大慧菩薩所問百八事）遺經義窅喻者少，故與震旦弘心宗。（楞伽爲心宗經典）吁嗟末法今千年，徧五天竺成魔叢。（今印度惟婆羅門舊教極盛，回教次之，耶教又次之，佛教惟行錫蘭耳）山中臥佛出定未，三界塵刦空復空。遙岑繙夕纖雲卷，水月相照磨雙銅。久坐領略夜氣靜，踵息欲與神明通。山靈對人眼能白，閱世笑我心尚蓬。明發還逐出山水，影事付與談天翁。

夜宿坎第湖

我行所涉忽萬里，此地昔遊垂念年。殘臘別留秋半月，梯山來看水中天。夜迴蘭棹響湖淥，

曉靉芒鞵踏嶺煙。一半句留容我否，夢雲回首轉茫然。

楞伽島山行卽目

戴盆姹女黑可鑑，繚樹高花紅欲然。處處榕陰堪憩馬，家家椰樹不論錢。

蘇彝士河

臘不盡三日，舟過此河。三年前英人與突人戰於距河六十里許，壕壘鐵網。儼然尙存。

險鑿張騫空，繞通鄭國渠。潮來沙刷岸，日落水歸墟。天下仍多事，當關愼一夫。莫令形勝地，再見血模糊。

除夕前二日，橫斷地中海而西，舟行一來復，後漢書西域傳中之西海卽其地也。

三洲所拱環，玆海實地肺。亹亹史中蹟，吐納供一噫。惜哉廿英莭，竟返臨津旆，不然或此間，分我回旋地。我來正戰後，宿嚴解猶未。覆舟露半檣，一目已數四。想見喋血時，衆生命如芥。短景催陰陽，一夕忽改歲。我行殊未已，懷役轉淒悴。天公亦好弄，吹萬出殊態。放暄偶霽溫，挾雨驀威厲。昨夜戲魚龍，軒然舞澎湃。萃彙助發號，接席成夢悸。我本風波民，一笑行何畏。（海行一月殊恬適至是風浪漸惡）

己未正月五日渡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之西極也。南岸與摩洛哥之Ceuta相望，海幅僅十三里，舊爲西班牙西塞。一七零四年，英人與班人血戰三年略取之，班人海權盡矣。

西海海西頭，橫出峽如束。誰盜帝息壤，堙此大瓠腹。浪激六鼇忭，石突一獅伏。（峽口一山削立歐人肖其形命曰臥獅石砲台在焉）飛雷列千砲，駕山屯百舳。談笑封丸泥，萬夫敢余毒。海東指蘇士，壯波淼相屬。虎牢與殽函。天險兩綰轂。泱泱海王國，百川合臣僕。却憶百年前，戰骨高於屋。寸土爭榮枯，吁嗟彼弱肉。

大西洋遇風

雲海黝黝同一形，水風獵獵同一聲。穿霧黃日出瑟縮，貼浪黑煙蟠猙獰。一低一昂十丈強，我船命與龍確爭。擿埴孤往三日夜。噩夢呼起猶瞢怔。南溟一月樂已極，天道豈危陂與平。明朝倫敦落我手，樓臺煙雨閙春城。洗眼却望來時路，海日生處孤雲橫。

正月十二日，居然到倫敦了，泰姆兩岸，葱葱鬱鬱，烟雨樓臺，隱約可辨。前面若斷若連的一塊大陸，我一生幾十年光陰，就要劃出一小部分在那裏棲息，準備上去罷。

倫敦初旅

一　戰後霧中之倫敦

二月十二日正午，船將攏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館各館員乘小輪來迎。我們相視而笑，算是合抱繞世界一周了。我們纔登岸，戰後慘淡淒涼景況，已經觸目皆是。我們住的旅館，雖非頂闊，也還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氣管是關閉了，每個房間給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點鐘的燃料。電力到處尅減，一盞慘綠色的電燈，孤孤零零好像流螢自照。自來火的稀罕，就像金剛石，我們有烟癖的人，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强迫戒掉了。我們在旅館客屋吃茶，看見隔座一位貴婦人從項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個金盒子來，你猜裏頭什麼東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塊白糖，他連客也不讓，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盌裏，那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他的項圈。我

想我們這幾年在本國，真算得紈袴子弟，不知稼穡艱難。自想自從貨幣生計發達以來，世人總以爲只要有錢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錢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在物質文明享用極豐的歐洲，他們爲國家存亡起見，萬衆一心，犧牲幸福，忍耐力之强，著實可敬。但經過此番之後，總應該覺得：平常舒服慣了，方便慣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質的組織之下，全社會像個大機器，一個輪子出了毛病，全副機器停擺，那苦痛眞說不盡。只怕從今以後，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總有些變動罷。

黃公度的『倫敦苦霧行』，頭一句是『蒼天已死黃天立』。我們到歐洲破題兒第一天受了這個印象，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在馬車上望見那將近西沒的太陽，幾個人費了一番徹底的研究，纔判定他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遠遠見有一團朦朧紅氣，我猜是街燈，子楷猜是鐘樓，那裏知道原來就是日間誤認的月光。日月燈三件事，鬧得一塲糊塗，這不是

笑話嗎？我但覺受了極溼極重的空氣壓迫，兩顴骨緊張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時，才稍好些。無怪英人拿戶外運動競技等事，當作人生日用必需，漸漸成爲公共嗜好了。倫敦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是這樣，而且全國也和倫敦差不多，所以他們養成一種沈鬱嚴重的性格，堅忍奮鬭的習慣，英國人能夠有今日，只怕叨這霧的光不少哩。可見得民族盛强，並不是靠絕對豐順的天惠，環境有些苛酷，纔真算玉汝於成哩。

二　威士敏士達寺

我們因旅館難覓，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諸君，在倫敦句留五日。趁這空暇，隨意觀光，頭一個要拜會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國凌烟閣』威士敏士達寺（Mestimuster Abbey）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經白宮街維多利亞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雙塔高聳，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毗連並立，一種莊嚴樸茂氣象，令人起敬，這便是威士

敏士達寺了。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他是從十一世紀愛華德懺悔王創建，十三世紀末，亨利第三大加改築，到今將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門樓，還是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合冶一爐，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拿一個人作譬，好像戴着唐朝一頂進賢冠，披着宋朝一件緋袍，手拄着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團龍補掛，脚底下還踏着一雙洋皮靴子，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然而他却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十分趣味。我想這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徵』，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常常同時並存，却不感覺有一些子矛盾。他們的保守性，有一點和我們一樣，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創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算起來，當繪圖的時候，

隨種一株杉樹，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梁柱。他們却勤勤懇懇依着原定的計劃，經一百多年。絲毫不亂，絲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茲事雖小，可以喻大。試問我們中國人，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嗎？須知若是有一個人要造恁麼一間房子，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打算看見他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圖個規模宏遠，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業，却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不然，不然。還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一樣的魄力，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去，不至前功盡棄。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就是靠這一點，人類社會所以能够進化，也只靠這一點。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替後人謀幸福，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更加擴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責任，就盡於是了。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就是這種感想，後來偏歷大陸，到處見的寺院，動輒都是幾百年工程，這感想便日

印日深。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真是慚愧無地，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更是惶恐無地了。

威士敏士達，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歷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舉行，却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就只一點。這寺又算得平民主義的象徵了。我們却爲甚麼叫他做『英國的凌烟閣』呢？因爲他又是個國葬之地，幾百年來名人墳墓都在寺中。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都葬在裏頭，拿中國舊話講，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們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所以政治家，學者，詩人，乃至名優，都在其列。人到寺中，自然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發出一種尙友古人的志氣。我們拿着一本『嚮導錄』要來按圖索驥了。入門西便，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遺像，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

，哈哈：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啊啊！這是奈端，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Isaci Newloni）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好古實在好得有趣。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這是生物學泰斗達爾文，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這一帶是政治家，大半自由黨名士，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可惜我們學問固陋，記不起許多名字了。哈哈！這是誰？是Sir哈拔武黎，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因戲唱得好，國家賞他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這是大畫家尼爾拉，他是法國人呀！怎麼也葬在此？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界最有功的，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算他獨一無二了：這是羅拔比爾，這是哈布頓，這是拉沙爾，這是沙士勃雷。都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實在應接不暇了。進到裏層，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但我們對於他却沒甚趣味，草草走過罷。噯

喲！這南廊北廊兩位女王，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馬麗。他們姐兒倆，生寃家死對頭，一個要了一個的命，到了可也和解了，同在一個廟裏雙棲雙宿。還有查理第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大發雷霆，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啊啊！這纔真叫做寃親平等，一視同仁，可見這威士敏士達。並沒認得甚麼個人，只認得一個英國哩。我們這一遊，整整遊了個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見其爲人，低回留之，不能去焉。』我想我們外國人，一進此寺，尚且感動到這種田地，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威士敏士達，就是一種極嚴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種極有活力的國民精神教育，教育是單靠學校嗎？咦！我國民聽呀。我國民聽呀。

三　一九一九年英國總選舉前政界情形

我們要參觀『世界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國國會巴力門了。他是總選

舉後新召集，恰好吾們登岸那一天行開會禮。我們參觀以前，要把他選舉後的政黨形勢，研究一番才好。

英國，我們都知道的，是個政黨政治的模範。他有兩大黨對立，在國會下院占多數的黨，當然掌握政權，那少數黨就在野來監督他。英國國民性，有兩種極大極重的要素，一種是愛自由，一種是愛保守，兩黨算是各各代表這兩種國民性的一面。雖然兩黨黨名，改了好多回，兩黨具體的政治方針，更是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變易，至於根本精神，却依舊是百年如一日。近年這兩個黨名，一個叫自由黨，一個叫統一黨，都是有很長遠的歷史根據，互相更迭的在朝在野。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兩大黨對立的原則，漸漸有些搖動了。自從一八八〇年以後，愛爾蘭國民黨發生，成了個第三黨，於是甲乙兩黨，無論那個都不能在院中占絕對多數，總須葬兩黨提攜，丙黨便成了個舉足輕重的形勢。一八九〇年以後，勞工黨發生，成了

個第四黨，一黨制絕對多數的舊夢，真要從此斷念了。一八九四年。格蘭斯頓失敗以後，英國成爲統一黨的天下恰二十年。自由黨和第三第四兩黨提攜，勢力日漸加增，一九〇五年遂占多數，自由黨內閣復現。其後兩回總選舉，統一黨皆一敗塗地，自由黨和愛蘭勞工兩黨結合益密，繼續保持政權，這便是開戰前英國政局的形勢。開戰之始，在野的統一黨，首先表示意思，要和政府戮力同當國艱，政府亦開心見誠，願與在野黨提攜。翌年（一九一五）五月，聯立內閣成，閣員二十二人中，自由黨十二人，統一黨八人，勞工黨一人，愛蘭黨一人，（其後該黨首領勒特門因交涉不調未入閣）於是當時之愛斯葵內閣，實際上形式上完全辦到舉國一致。自由統一兩黨首領，在一個內閣裏頭做同僚，算是英國憲政史上一個破天荒的新例了。（勞工黨員入閣，亦以此次爲最初）又翌年（一九一六）十二月，勞特佐治拆愛斯葵內閣的臺。結果，愛斯葵逼退，勞特佐治內閣成立，幾

乎把政黨政治的精神都要打破了。第一，在二十幾名閣員裏頭，挑出五位組織軍事內閣，這算是內閣之中更有內閣，質而言之，算是內閣之上更有內閣了。第二，為網羅人才起見，好幾位不是國會議員的也入閣，這是英國憲政史的慣例，絕對不能許容的。第三，政府領袖是自由黨的勞特佐治。政府黨上院領袖柯松，下院領袖般拿羅，卻都是統一黨，這是前古未聞的異象，『非政黨政治』的精神，公然表現了。要之自勞特佐治內閣成立以來，雖然戰事上替國家立了莫大的功勞，卻是憲政基礎，也着實搖動得利害。就政黨分野方面論，自由黨是分裂了，愛斯葵派和勞特佐治派分立，變成水火。勞特佐治只好利用統一黨來維持勢力，統一黨也要利用勞特佐治，慢慢的恢復政權，這便是去年停戰前後英國政界的形勢。

英國下院，本以七年為任期，新近改短，縮至五年。（一九一一年法

律）所以一九一〇年選出的國會，到一九一五年冬，早已滿期，徒以戰事方殷，無暇顧及選事。去年十一月德軍降服，勞特佐治內閣跟着就發布改選命令。當時反對派有些人主張稍緩，他的理由，因爲是選舉人許多遠征在外，不能投票，政府說是平和克復後政府種種設施，第一要求國民信任，任期久滿的國會，是否能代表現在民意，殊不可知，所以亟須依法改選。骨子裏政府是有一番作用，趁着國民慶賀戰勝謳歌功德之時舉行選舉，自然於現政府有利。但打起官話來，他法律上的理由也極圓滿。反對說當然是難不倒他了。這回選舉，各處征戍的軍人，臨時都抽調回來投票，事畢歸伍，所以有人起他一個綽號，叫做軍服選舉，這回選舉，依着新改正的選舉法（一九一八年）男子選舉權增加二百萬人，還添上六百多萬的女子選舉權。英國多年女子參政的運動，算是有了結果了。這回選舉，不像從前各黨對壘競爭，却另外立出個聯立派非聯立派的名目來，聯立派是擁

護現在的聯立政府，非聯立派反對他，兩派中却是各黨都有，我們可以起他一個名，叫做「縱斷政黨」的選舉。聯立派中重要分子，(一)統一黨的大部分，(二)勞特佐治部下的自由黨，(三)勞工黨內和勞特佐治表同情的一小部分。非聯立派中重要分子，(一)愛斯葵部下的自由黨，(二)勞工黨的大部分，(三)愛爾蘭的統一黨，(四)愛爾蘭新芬黨。

四　總選舉後之新國會

當着手選舉之初，聯立派用勞特佐治（該派自由黨領袖）般拿羅（統一黨領袖）兩個人名義發出洋洋灑灑的一篇宣言。這篇宣言，關於英國將來趨勢，總算很有研究的價值。我們素來知道的，英國近幾十年來，有兩個大問題。第一是關稅問題，統一黨主張保護貿易，自由黨絕對反對。第二是愛爾蘭問題。自由黨主張自治。統一黨絕對反對。這篇宣言的要點，就是將這兩個問題，表示兩黨折衷調和的意見。統一黨承認愛爾蘭自治，

却是關於烏爾斯達問題，(詳下文)仍聽其自決。自由黨承認一部分的關稅改革，對於特定的國產加以保護，農業亦力求改良，但普通物品，依然採自由貿易的原則。這篇宣言，分明表示兩黨歷年各走極端的問題。往後着實接近交讓，這總算英國內政上一番新空氣了。其他關於和議問題，軍備問題，徵兵制度廢止問題，都有主張，無非用種種法子投合國民心理。那邊非聯立派。却沒有什麼旗幟鮮明的主張拿得出來，又不敢對於現在新立大功的勞特佐治政府昌言攻擊。他們惟一的武器，就是說聯立主義破壞政黨政治的大原則、危及憲政基礎，這話誠然不錯呀！但在那熱辣辣一團高興沈醉戰勝的多數國民，却聽不進耳朵來，那愛斯葵內閣當時不滿人意的舉動，(如反對福煦做總司令之類)却人人都是記得。所以選舉下來，聯立派全勝，非聯立派一敗塗地。選舉揭曉，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正當我們從上海起程的第二天、我們到香港就看見路透電，報告的結果如下。

聯立派　合計四七一名
內統一黨三三四名
緋特佐治派自由黨一二七名
勞工黨一〇名
非聯立派　合計二三六名
內統一黨四六名
愛斯葵自由黨三七名
勞工黨六五名
國民黨二名
新社會一名
愛爾蘭國民黨七名
新芬黨七三名
無所屬五名

議員總額七百零七名。政府方面的聯立派占了四百七十一名的大多數。還有非聯立派內之四十六名統一黨，大半是從愛爾蘭選出，對於一般政策，還是贊成政府，實際上政府派優越數算是三百二十七名了。這回選舉結果，可以特別注意的有好幾點。第一，反對派頭一把交椅的黨魁開戰當時的首相愛斯葵落選，其餘自由黨名士約翰西蒙，郎士門，麥堅拿，和勞工黨黨魁翰特遜，墨克多那，士腦頓等輩，都紛紛落選。反對派失敗的程度，可算空前絕後。第二，統一黨兩派合計共得三百八十名，一黨制絕對多數，算是二十五年來久已不見的現象，他們黨勢是完全恢復了，隨時可以把勞特佐治一脚踢開，自己獨力組織內閣。第三，愛爾蘭是主張獨立的新芬黨占了全勝。主那自治的國民黨賸得幾名敗鱗殘甲。新芬黨議員全體不出席，要在達布陵組織起自己的國會來，愛爾蘭問題越發要發生新困難了。第四，勞工黨雖然有幾位首領落選，但議員總數，畢竟比前次增加，

現在反對各派中的人數，推他做巨擘，居然占了在野黨前面一排的椅子。實在是英國議會史中破天荒一件大事。第五，女子參政權是得到手了。那些太太小姐們對於他自己的同輩，却像不大信用，英蘇等處，一個女議員都選不出來。只有一名，却是愛爾蘭的『新芬』，始終未見出席。記得臨出京時，英使朱爾典君和我餞行，席上談起英國人物，他說：『閣下到英國，有一個人非見不可。』我問：『是誰？閣下能否替我介紹。』他說：『連我也不知道是誰。』我說：『奇了！不知是誰，怎麽叫我去見？』他說：『據說這回女議員總有一名選出你不該去鑽個門路一瞻顏色嗎？』說罷了彼此啞然大笑。可惜這回獨一無二的新芬黨女議員馬基維夫人，我因爲沒到愛爾蘭。竟自不得一見了。閑話休題，英國新國會現在這種形勢之下，將來政界該生出怎樣的變化呢？據我看來，或者是政黨分野，從此根本改造，勞特佐治派的自由黨，和統一黨變成永久的結合，據他們的宣言

，像很有這個意思。果然如此，那麼，愛斯葵派的自由黨，當然和勞工黨結合起來，漸漸成個強固的在野黨。但這種改造，是否就能辦到，著實難言。統一黨人性格，有點根本和自由黨不能相容。勞特佐治一派，在自由黨中尤稱急進，自然和統一黨距離更遠。還記得一九一〇年勞氏提出他那社會主義的財政案，統一黨簡直拿他當洪水猛獸看待，說從今便會水乳起來，到底有些不像。況且勞氏又是個識時務的俊傑，他安肯事事遷就統一黨，和勞工黨爲難，逆了世界的新潮流。統一黨却是占絕對多數，可以制勞氏死命，萬一決裂，勞氏倒有些爲難。還是回娘家呀！還是自立門戶？回娘家似乎有點難爲情，若要從自由統一兩黨中各挖出一部分來自立門戶，只怕也非容易。今日的勞氏，自是算時代驕兒，同時或者已經變成儒林外史說的「小小一條亢龍」。也未可定哩！這且不必管他，好在英國政治，不是人的問題，一個人失敗成功，並沒什麼了不得的影響。却是現在「縱

斷政黨』的現象，我敢說他斷斷不能久長，不久依然還是變爲兩大黨。勞工黨却要『附庸蔚爲大國』，從前當自由黨的小兄弟，往後只怕要當老大哥了。我們已經把政黨情形，研究得有些眉目，就往議院旁聽罷。

五　下議院旁聽

原來巴力門是上下兩院的總名，兩院同在一座房子裏頭，自成院落，我們未到議場，先將全部規模看過大概。你看！這警察好奇怪呀！個個都像紅樓夢上的史湘雲，脖子上帶着朝珠一般的金鎖鍊，鍊上好漂亮的一個金麒麟。入門左手邊那像一個舊木廠的是什麼地方？是從前查理第一的餐房，臺階下那塊石，查理就站在上頭受死刑裁判。這算專制魔王頭一個的現世報。却是直到如今各國當權的人，還要跟着他學；眞是不可解哩？哦？好大的兩幅畫，畫的都是拿破崙戰爭時英國海陸軍的功績。那英曾兩位元帥在那裏握手，好親密呀。唉？國際上有什麼感情，只算得個小人之交

，以勢利合罷。哦！這一帶廊好長！兩面架上庋的都是幾百年來的法律和議事錄。我想各國人都拿世界當個學校，在那裏上『政治功課』，這位姓英的老哥，頭一個試驗及第，這些都是他畢業成績，我們揣摩揣摩啊。怎麼這裏有個飯館？許多議員在那裏吃茶，聽說還常常請客，哈哈！英國人的政治趣味，就和他愛打球一樣，這巴力門也算得一個團體競技俱樂部哩。啊啊！這後面就是泰姆河。好閑曠呀！不知那些議員老爺們，可有幾個人領略得來。噯喲！時候不早了。那邊開會好一會了。我們進去罷。

好一個森鬱的議場。牆壁用無數三角碎片的橡木砌成，年代久了，現出一種暗憎深黝的色澤。四周並沒有大的窗戶，只靠屋頂透光，一個平面的屋頂，滿蓋五彩玻璃，式樣也是三角，顏色以淡黃爲主，深藍深紅相間錯，當這氣凝霧重之時，越顯得陰沈沈地。好像飽經世故的人，一點才華不顯出來，內裏却含着一片淋漓元氣，外貌的幽鬱，全屬動心忍性的一種

表象。西人常說：美術是國民性的反射，我從前領略不出來，到了歐洲。方纔隨處觸悟，這威士敏士達和巴力門兩爿建築，不是整個英國人活現出來嗎？各國國會議場，什有九是圓的，巴力門却是個長方形。中間一個議長席，左右兩邊，便是一排一排的長椅子。他不像我們參衆兩院有什麽國務員席政府委員席，因爲他們非議員不能入閣，國務員都是以議員資格列席，當然無所謂國務員席了。國務員坐在議長右手邊第一排椅子，政府黨員一排一排的坐在後面，在野黨首領坐在左手邊第一排椅子，黨員也一排一排的坐在後面。連演說臺也沒有，無論憑麽長的話，都是從本座站起來便講。各座位前沒有桌子，紙筆墨不用說是沒有了。議長是尊嚴得很。他的座是像神龕一樣，巍巍在上，罩着一個圓蓋，兩邊還垂些旛穗，議長坐在裏頭，活像塑成的一尊神道。議長席下面有一張長桌，桌上擺着一根金光燦爛的杖笏，這是表示議長威權的一種儀仗，議長參列甚麽正式典禮，一

定有人拿着這笏做前導，據說克林威爾拿軍隊解散國會時，曾把這笏丟到街外，說道：『這是什麼東西拿來嚇誰？』哈哈！克林威爾如今安在，這笏倒是與天同壽咧。桌子靠外盡頭，兩邊各擺一個漆匣子，我沒有研究他是革製是木製，更不知裏頭裝着什麼寶貝，但他恰好放在兩黨首領座位的面前，那些黨魁演說，初時總是撫摩着他，講到起勁，便把他奮拳痛毆起來，所以英國閨秀有句美談，說是『但願嫁得個痛毆巴力門漆匣的可人夫壻。』以上所說議場規模，都是我當時很受感動的一種印象，所以不嫌瑣碎，把他詳敘，如今要說到會議情形了。本日是開會後第一次議事，討論的是『奉答詔書上奏文。』（各君主國國會行開會禮之日，照例有一篇詔書，這詔書便是政府一種抽象的施政方針，國會第一次會議，議的總是上奏文，在野黨對於上奏文的主張，總含有彈劾政府的意味）。首相勞特佐治，本在巴黎和會，前日乘飛機趕回來出席。我們初入議場時，看見右邊第

一排椅子坐着樞密院長殷拿羅。(Bonar Law)財政總長張伯倫。(Chamberlin)還有兩三位國務員，隨後勞特佐治也到了，就正對着那漆匣子坐。那左邊漆匣子後面，坐着勞工黨首領亞丹遜。(Adamson)他是怎麼樣一個人呢？他從十七歲到二十四歲在煤礦裏做苦工，是一位貨真價實正途出身的勞工黨，他要把從前掘煤的拳力毆起匣子來了，我想從今以後閨秀擇壻，不該專向上流搢紳求人才，連礦丁車夫，怕也要一費法眼哩。諸君莫當是笑話，這是英國憲政史上一件大事，英國將來或者免得掉過激的社會革命，就是靠這種精神了。我們初進場時，亞丹遜正站著演說，跟着又是安瑪演說。他是鐵路工團總書記，去年曾當過閣員。兩人所說的大意，都是說前日詔書，關於勞工政策，未見有切實表示，因力說戰後勞工困苦情形，主張上奏文中，要特別注重這點。這算是向政府放了第一枝箭了，兩人說的都是情詞激越，亹亹動人。對面勞特佐治把兩條腿蹺在桌子上。（諸君莫誤會

，說他無禮，這是巴力門裏一種時髦態度。）和他的同僚都側着耳朶凝神靜聽，還時時拿鉛筆把他們的演說要點。記在一片小紙上，好預備答駁。我聽了雙方辯論兩點多鐘，真是感服到五體投地。他們討論國家大計，像似家人婦子圍在一張桌子上聚談家務，眞率是真率到十分，肫誠是肫誠到十分。自己的主張，雖是絲毫不肯放讓，對於敵黨意見，却是誠心誠意的尊重他。我想一個國民，若是未經養成這種精神，講什麽立憲共和，豈非南轅北轍。這幾年來，國民對於議員，很有點不滿意，在議員自身，固然是要猛醒，但根本責任，仍在國民。議員不是國民一分子嗎？有這種國民，自然有這種議員，撵一位去，換一位來，暮四朝三，還是一樣，不責備自己，單責備議員，根本就是錯謬。我勸我國民快些自覺罷，從這裏下一番苦工啊。不然，我們要應那組織國家的試驗，便換了一百個題目，也是要落第哩。空論少發，言歸本題。這回討論，不用問自然知道是在野黨失

敗，因為右邊坐着黑壓壓的一大堆。左邊疏疏落落像幾點晨星，形勢太過懸絕了。但是他們的少數黨，明知他的主張決無通過之望，依然是接二連三把他提出，還演說得淋漓盡致。（那多數黨明知自己一定得勝，却從沒有恃强壓制，令敵黨不能盡言，總要彼此痛痛快快辯論一番，纔給他一個否决。）就中國人眼光看來，他們真算是獃子。分明沒有結果的提案，翻來覆去的說他，豈非都是廢話。「那裏知道英國憲政所以日進無疆，都是為此。」還記得當十九世紀初年，急進黨只有一名議員在議會，他就把那普通選舉法案提出，當然是立刻否决了，明年又一字不易的提出，年年否决，年年提出，如是者一連七年。像吾們絕頂聰明的中國人，斷不會做這種笨事。你說他笨嗎？今日何如？普通選舉，不是成了全世界的天經地義嗎？他們一種主張，絕不希望立刻成功，只是要將他成了一個問題，喚起國民注意，慢慢的造成輿論，乃知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墨子的『雖天

下不取强聒而不舍』，真是有道理。笨的英國人所以能成功，聰明的中國人，所以沒出息，所爭就在這一點哩。

六 巴力門逸話

巴力門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台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President)，不叫做『赤亞們』(Chairman)，却叫做『士璧架』(Speaker)，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爲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

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Order)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彀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爲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壁架』，不能說『諸君』。

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爲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項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項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子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帽，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忙把旁座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

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形情，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咦!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嬴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

，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還成話嗎？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戲，這卻從何說起。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人民有了立法權，就算有了自由，都是爲此。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權又中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擔責任。因爲他們蔑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不以爲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

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子裏面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旣沒有這種觀念，自然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塌糊塗，卽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啊！快點自懺啊！

巴黎和會鳥瞰

一　和會主體國及其他新造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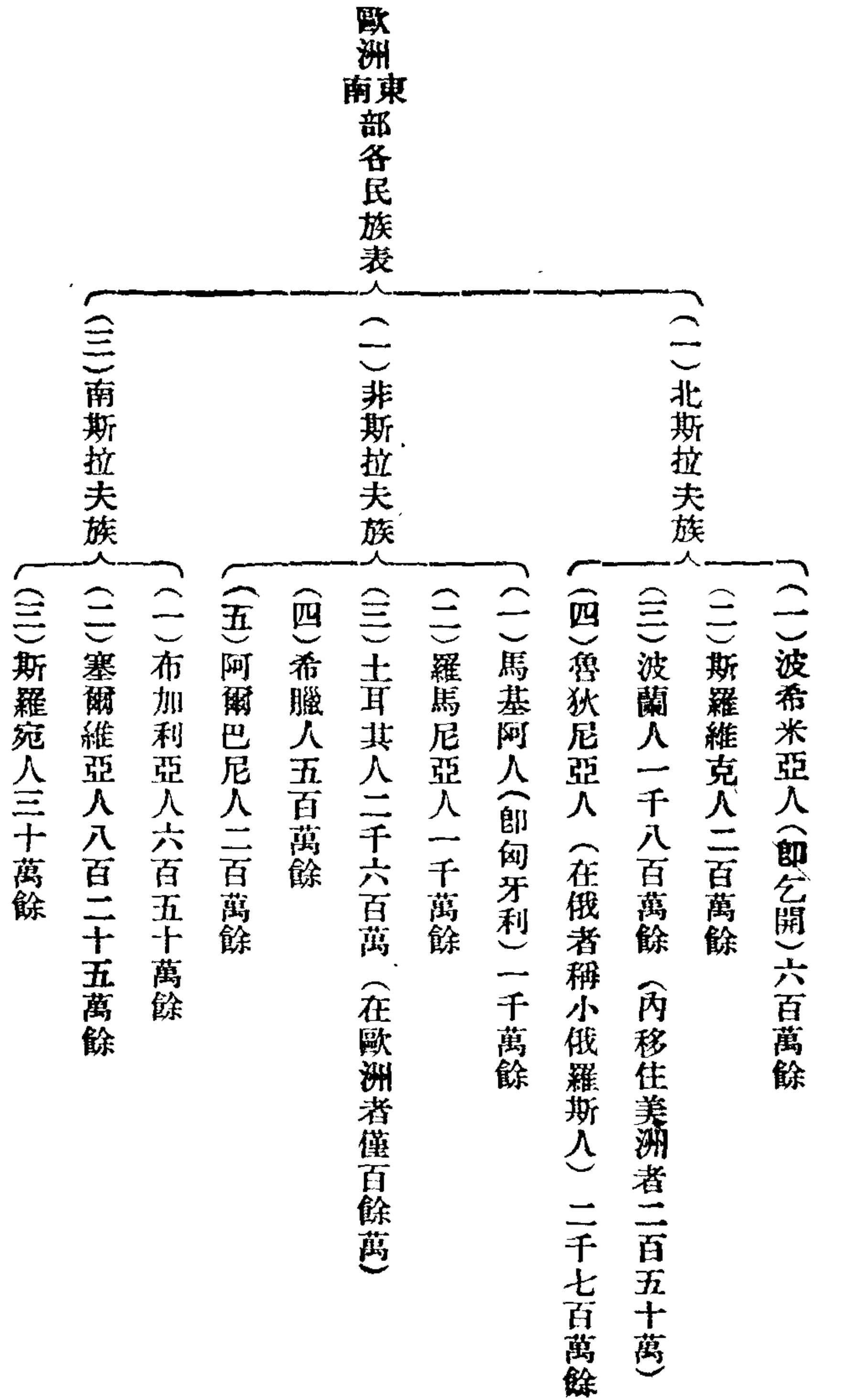
平和會議以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開幕，我們到巴黎時，恰恰開了滿一個月。要研究這和會，須先將和會主體清理出個眉目來。這回和會，與歷史上過去的和會，有點根本不相同之處，從前和會，是交戰國兩造在一堂會議，這回却只有戰勝國一面，那戰敗國却不能與聞，所以又叫他做議和預備會，嚴格講起來，正式和平會議，自四月二十九日在威爾賽宮接見德國全權之日起，纔算開始。但自從那日以後，兩造還是沒有會更沒有議，也不能叫他做會議。所以我們口中『平和會議』一個名詞，指的就是這個預備會。

參與平和會議的國名及代表人數如下。英，美，法，意，日，共五國

各五名。英國五殖民地，澳洲，加拿大，南非洲，印度，各二名。紐西蘭一名。其他聯軍各國，巴西，比利時，塞爾維亞，各三名。中國，希臘，暹羅，波蘭，葡萄牙，乞開斯羅維克，羅馬尼亞，海折，各二名。祕魯，古巴，瓜特瑪拉，海地，漢的拉，波利維亞，歐奎度，里比里亞，尼喀拉圭，巴拿馬，門的內哥，各一名。合計三十二個主體國，七十名全權。其後門的內哥國未得列席，實際上只算三十一國，六十九全權。我們一見最覺得奇怪的，是英國殖民地居然直接辦起外交來，這是歷史上初開的新例。這件事與其說是英國人要在和會多占勢力，毋寧說是各殖民地自主的範圍加廣。前文所列五個殖民地，除印度外，那四個實際上早已別成一國，不過和合衆英王國有一種聯屬關係，經過此番以後，國家之形式越發完備了。其次，這和會中很有幾個面生可疑的國家。(一)波蘭是怎麼樣恢復呢？(二)乞開斯羅維克是個什麽？(三)我們看見報紙上和會記事，講到許多

由哥斯拉夫或是南斯拉夫的主張。怎麼名單上不見有他？旣沒有他，他如何能拿出主張來？（四）門的內哥旣同是戰勝國，和議名單上又有他，爲什麼後來又不列席呢？（五）海折這個國，我們連夢裏也沒聽見過，他是幾時立國，在什麼地方，怎麼也有兩位全權，和我們中國一樣？（據說原定中國三名，海折一名，後來海折爭，就把我們那一名割讓給他了。）（六）戰後新造的國家，就這幾個麼，抑或還有？我想以上這幾個問題。國中多數人也和我一樣鬧得頭昏腦亂不甚明白。我如今想用簡單的方法把他說明，但頭緒紛繁，太簡也辦不到。這些國家却是歐洲史上過去現在將來的緊要脈絡，請諸君耐點子煩，把他研究淸楚罷。

歐洲東南一帶，有各種小民族錯綜雜居於各國境內，實爲近數十年來全歐禍亂之媒。經過這次大戰，民族建國問題，算是解決了一大部分。我們先要把民族分配知個大概，然後新國家的來歷，才得明白，今列表如下。



歐洲東南部各民族表

- (一)北斯拉夫族
  - (一)波希米亞人(即乞開)六百萬餘
  - (二)斯羅維克人二百萬餘
  - (三)波蘭人一千八百萬餘(內移住美洲者二百五十萬)
  - (四)魯狄尼亞人(在俄者稱小俄羅斯人)二千七百萬餘
- (二)非斯拉夫族
  - (一)馬基阿人(即匈牙利)一千萬餘
  - (二)羅馬尼亞人一千萬餘
  - (三)土耳其人二千六百萬(在歐洲者僅百餘萬)
  - (四)希臘人五百萬餘
  - (五)阿爾巴尼人二百萬餘
- (三)南斯拉夫族
  - (一)布加利亞人六百五十萬餘
  - (二)塞爾維亞人八百二十五萬餘
  - (三)斯羅宛人三十萬餘

民族既已如此複雜，若使同在一個國中，還不至十二分轇轕，他們却

是分隸於兩國或三四國統治之下，所以把東南一隅的政界，鬧得荊天棘地。試就開戰前情形而論，波蘭千五百餘萬人，就分隸俄普奧三國。羅馬尼亞千萬人。僅五百五十萬隸本國，其餘三百多萬隸匈牙利，一百多萬隸在俄奧等處。希臘人五百萬，僅一半住本國，其餘住君士但丁及多島海。布加利亞人六百五十萬，四百萬住本國，其餘住土耳其及馬基頓。塞爾維亞人八百餘萬，僅二百七十餘萬住本國，二十五萬住門的內哥，其餘五百二十五萬住奧匈，內中住南匈牙利的二百七十五萬，住奧大利的七十五萬，住奧大利新領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的百七十五萬。在這種情形底下，那被統治的民族，固然塊壘塡胸，那統治的民族，却也芒刺在背。就中俄奧兩國，幅員最廣，民族最雜。統治亦最難。俄國國內有四十二種不同的語言，所包含主要的民族，除大俄羅斯人約居十分之六外，尚有小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芬蘭人，波蘭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韃靼人，

猶太人等。奧匈國更是複雜，全國總人口約五千一百萬，內中奧大利統治主體之德意志民族不滿一千二百萬，匈牙利統治主體之馬基阿民族約一千萬。此外被統治的民族，乞開人斯羅維克人合計八百四十萬。波蘭人約六百萬，斯羅宛人，克羅戞人，（亦南斯拉夫之一種）塞爾維亞人，合計六百八十萬，魯狄尼人三百五十萬，意大利人七十餘萬，羅馬尼人三百二十餘萬。這些被治的國民，在俄奧兩國裏頭，久已積抱不平，亦曾屢次企圖獨立，無奈總是失敗。開戰以後，形勢日日蛻變，給這些小民族種種好機會。德奧方面，設盡方法運動俄國分裂。東戰場俄軍一敗，全俄革命，俄帝國霎時瓦解。協約國方面，設盡方法運動奧國分裂，西戰場德軍一敗，德奧革命，奧匈帝國霎時瓦解。先後一年間，兩篇文章，依樣葫蘆，總算是戰爭期內第一件痛快事了。至停戰時，歐洲新造的國家如下。

（一）波蘭　開戰初期，俄德各欲結波蘭歡心，各各宣言，許其自治。但俄

國想恢復波蘭大公國，俄皇自兼大公，德國也要將波蘭歸自己保護。波蘭人却是要完全獨立，先通款於協約國，得其承認，停戰前一年，威爾遜屢次宣言，已明說波蘭是要再建，且給他一個出海的口岸，這便是波蘭光復的略史。

(二)芬蘭　芬蘭在俄帝國時代，自治權本沒有完全喪失，開戰以後，漸進一步，自己開起議會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完全獨立。

(三)烏克崙尼(Nkrania)　小俄羅斯民族所居，俄國革命後，受德奧運動。宣告獨立，與德人單獨議和。自獨立後屢與波蘭人爭鬬，迄今未息。

(四)波羅的海三州　三州(一)歐司頓尼Esthoria (二)勒頓尼Lettsnia (三)里都安尼Litnania 爲德意志民族與斯拉夫人雜居其間，獨立亦受德人運動。以上三國，皆從俄國分出，過激派政府，事實上算已承認他獨立。惟烏克崙尼命運長短，尙難決定。尙有西伯利亞一帶，諸派分爭，未能

統一，且情形恐難持久，故不列入。

五)乞開斯羅維克　住在奧大利境內波希米亞，摩爾維亞，等地方之波希米亞人。(卽乞開族)住在匈牙利北境斯羅維克地方之斯羅維克人。血族關係本甚相近。戰爭中在本國起革命軍，一九一八年夏季之交，協約各國先後承認他做一個友國。

(六)匈牙利　與匈革命後，與奧分離，成爲一完全獨立共和國。

(七)奧大利　從前本與匈牙利合體成帝國，今獨立。

(八)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卽由哥斯拉夫，由哥譯音，南字譯義。這一族的人民，從前已經立了兩個國，一個是塞爾維亞，一個是門的內哥，但他們同族的人還有三分之二在奧匈帝國統治之下，所住的地方，是達爾馬尼亞，伊士特里亞，南匈牙利，克羅的，斯拉倭尼，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等處。塞爾維亞人要把他合爲一國，刺殺奧太子就是因這個動機。

門的內哥本來和塞爾維一致行動，中間受了德奧壓迫，他的國王要單獨議和，國民要革他的命，和塞爾維合併，連奧匈境內新恢復過來的各州合組成一個南斯拉夫國。門的內哥所以不列席平和會議，就是因問題沒有決定。現在南斯拉夫國雖然別國沒有全體正式承認，總算事實上一個國家了。

(九)猶太　一九一八年，英國攻下巴勒斯坦，倡議恢復猶太，現正在組織中。

(十)海折　地在亞洲之阿剌伯，卽回教聖地麥加所在。一九一八年英將擁其土酋稱阿剌伯王，練回回軍二十五萬戰勝土耳其。英人爲籠絡回教徒起見，加以特別優待，所以他在和會上位置，和中國同等，

以上十個國，都是戰後新造，內中由俄德奧三國分出來的一個，(波蘭)由俄國分出來的三個，(芬蘭，烏克崙，波羅的三州)或者還有個西伯

利亞，也未可定，由奧匈帝國分出來的三個，（乞開斯羅維克，奧大利，匈牙利）由土耳其分出來的兩個，（猶太，海折）由奧匈分出來且將兩舊國合成的一個。（南斯拉夫）從此國際團體上添了十個新國名，同時却有三個舊名去掉了，（奧匈帝國，塞爾維亞，門的內哥）實際上得了七個新國。內中奧大利匈牙利是敵國。芬蘭，烏克崙，波羅的三州。未經承認，猶太組織未完，所以都不列在和會，和會中實得四個新國。（內中一個南斯拉夫還算半新不舊）和二十七個舊國合起來，算是平和會議的主體國。

二　和會會議的種類

『歷史不外抄襲舊文』這句話怕含有幾分眞理哩。一百年前維也納會議，英俄普奧四國，萬事都祕密議定，其餘幾十個小國代表，就只在那裏宴會跳舞，臨了畫一個諾，史家常常拿來當個話柄。這回和會，事前威爾遜大張旗鼓，說什麼『廢止祕密外交』，什麼『和議公開』，臨到實際，

還是維也納那篇舊板文章，真可令人一嘆。這回會議的種類，大約可分爲六。(一)正式會議。(二)總預備會議。(三)五强之十人會議。(四)五强之五人會議。(五)四强三强之四人三人會議。(六)各種委員會。

(一)正式會議　這是和敵國交涉的，别的會議都是開在巴黎，這會議開在威爾賽，僅開過兩次，第一回是交付條件，第二回是簽押和約，只算會而不議罷了。

(二)總預備會議　開在巴黎外交部，三十一國按照名單上列席。名義上這會議是和會中心，萬事須由他議決，但事實上不過五强會議最高會議等已經決定的條文，循例交各代表閱看，絕無討論可否的餘地。前後開會，亦不過六次。

(三)(四)五強之十人會議五人會議　開會初期，此會議卽爲最高機關，當時只有英法美意四强，各派代表二人，實爲八人會議。其後日本强欲加

入，改爲五强十人。既有這個『十人』，怎麼又添出個『五人』呢？因爲三月二十五日以後，別有一個四人會議出現，排斥日本，將十人會議停了。日本人自然不免要提抗議，爲敷衍他面子起見，三月二十八日，別立一個五人會議，由四强的外相和日本的牧野全權擔任。雖然還是五强，權限却與前大不相同了。

（五）四人三人會議　三月二十五日以後，這個名義纔公然流布，其實並不是公式的。議場也不在外交部，並無一定，大約多在威爾遜私第。人員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首相克里曼梭。英國首相勞特佐治。意國首相阿蘭達，所以外間給他一個綽號叫做『四巨頭會議』。後來阿蘭達因爲非墨問題退出，四頭賸了三頭。這三巨頭會議，實際上結果這回世界大戰一切問題，全地球十七萬萬人的命運，差不多都受他支配了。

（六）各種委員會　這不過一種附屬機關，由各國專門委員組織，名目有四

十三個之多，重要者如國際聯盟委員會，國際勞工委員會，國際法制委員會，戰爭責任委員會，損失賠償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等。職在調集材料，預備法案，供四人會議的參考。地位雖不尊崇，實際上比總會議還多做一點事。但緊要問題，依然是四强三強的委員決定。其餘也差不多件食了。

總之這回平和喜劇，什有八九唱的是後台戲。許多變遷曲折情形，局外人至今還不得明白，這是我們看戲人最失望之處。只得就表面上看得見的，隨時批評便了。

三　和會中重要人物

這齣平和劇的頭等名脚，人人都知道是那『三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君，法國首相克列曼梭君，英國首相勞特佐治君。今請把他們簡單的歷史敍一敍，跟著還下幾句批評。

(一)威爾遜 Wilson Princeton

普陵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教授，他著的『政治汎論』，我們早經讀過的，二十多年前，他學問的價值，已爲世界所公認。一九一一年被選做紐霞斯州 New Jersey 的州長，世人纔曉得他還有政治的天才。幾十年失勢的民主黨黨魁白里安 Bryan 四度競爭選舉，四度失敗，一九一二年戴了這位老學究做候選人，便得絕對多數，做了美國第二十八代的大總統，一九一六年再選連任。大戰期內美國由中立而絕交，而參戰，而戰勝，而議和，都是他一手辦理，現在的威爾遜，不是美國的威爾遜，早成了世界的威爾遜了。他這回到歐洲議和，雖然是受全世界歡迎，在本國國會，卻著著碰着反對。他明知國會中敵多友少，卻始終孤行己志，不管成敗。這一點有些令人不可解，其實據他平素主張的學說看來，便知道毫不足奇了。原來美國憲法，採絕對三權分立主義，那立法精神本是防一機關專橫，立個

制限均衡的原則。威爾遜以爲權限分配固是應該，責任牽掣和諉卸却要不得，大總統不獨是行政首長，他既已受國民選舉，做議會多數黨的領袖，就兼要指導議會，令立法行政步武諧協。質而言之，他是主張美國大總統要和英國首相有同一權力，他二十三歲做了一篇『議院政治論』The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就是發明此義，後來還有許多著作，大略相同。

他當州長時，州會上院，也是共和黨多數。（和現在國會一樣。）下院民主黨雖多幾名，黨中却還分派，對於他的意見，不甚贊成。他提了幾回突飛改革的議案，兩院議員大多數不以爲然，他一面要求議員開茶話會，自己親自出席，懇婉說明，（美國國會州會，向無行政首長列席之例；卽茶話會亦然，威氏此舉，實創新例。）一面到處演說，向全州選舉民求後援，脅迫議員。要他從我。所以議員裏頭很有人恨他，反對黨甚至罵他專制。雖然，這話說得通嗎？他脅迫議員，不是像克林威爾拿破侖袁世凱一

般濫用威權，他的武器是國民輿論。國民是最高主權，輿論是最高命令，他只要弄到輿論傾向於他，議員不畏輿論，儘管抵抗，若還畏憚，只得服從，就是他向來成功的祕訣。再覆講一句，萬事直接訴諸國民，便是威爾遜唯一的政治手腕。本年來忽而渡歐，忽而歸美。到處演說，日不暇給，都是如此。這回成功失敗，雖未可知，（我執筆時已知道和約全文上院否決）但這種方法，最能發揮民主主義真精神，雖失敗也是可敬哩。他是個『學者的政治家，』『常要把他的理想現到實際。對於國內直接的民主主義，是他理想，對於國際國民的互助，是他理想。就令這回國際聯盟立刻生不出甚麼效果，總不能不算人類社會組織進了一步，這便是理想實現的好處了。他和別的政治家有最不相同的一點，向來政治家最講究社會交際，二六時中，見客不斷，（羅斯福勞特佐治輩都如此）他卻最喜歡孤獨生活，每日總有好幾點鐘在白宮裏頭杜門謝客，或搆思，或著述，依然像在書齋一

樣。他的公文，多親自動筆，歷任大總統親筆文件之多，未有其比。他用人的本事，却甚平常，這是世間有定評的，就論這回用的幾位和會全權，我便不敢十分佩服。要而論之，他一面雖做政治生涯，一面還是書生本色。我這回在巴黎曾和他會過一次，說完山東問題之後，他還談起世界政治趨勢已變易，他的名著『政治汎論』有許多要改正。還告訴我指導國民，最要緊的是給他高遠的理想。後來他關於山東問題，爲德不卒，我自然不免缺望，至對於他人的人格和他的事業，我是始終崇拜的。

(二)克列曼梭 Clémenceau

老雄克列曼梭。今年七十八歲了。他是法國第三共和成始成終的一位元老，他是這回起死回生的醫國手。他是法國人，不是世界人。(和威爾遜不同)明年以後，可再沒有他的事業，(他的思想在今日算是頑舊的)但他總已經十二分對得起他的祖國了。說起他的政治生涯，可算是全世界

政治家第一位老前輩。拿破崙第三時代，因反對帝政下獄的人，如今全國剩了他一個。拿破崙第三敗於師丹，巴黎革命，他當巴黎第十八區市長，後來見巴黎平民政府，殘暴不可共事，就見幾而作，所以威爾賽政府平亂時，不及於難。一八七五年，據新定的憲法召集國會，他在急進旗幟底下選充議員，和當時有名的甘必大 Grnbetta 稱政界兩雄。（甘必大本也屬急進黨，後來與反對黨調和組織內閣，克列曼梭駡他是機會派，）自此以後四十多年，他始終都在議會，却輕容易不肯接近政權。二三十年前，法國政界有所謂『鐸爾菲(Dreyfus)疑獄』，和傾覆國體陰謀極有關係，其時主持正義最力的，在文學界有寫實派巨子卓拉 Jala，在政界便是克列曼梭。共和基礎之鞏固，這兩人實有莫大功勞。克列曼梭有個綽號叫做『內閣破壞者』，又一名『毋大蟲』L Tigre，因爲他生平專以破壞內閣爲事，四十多年來，內閣倒在他手的不下十幾次。他倒閣却從不用鬼鬼祟祟的陰謀

，只是在議會演壇上，一場極鋒利極辛辣的演說，把多數議員的良心擒住，霹靂一聲，一個不信任投票，內閣就塌下來了。有人問他；『你自己又不肯幹，專倒人家，甚麼來由？』他答道：『只要把政界的腐敗份子，一層一層的肅清，就有辦法。』他是個外科醫生出身，（他入政界後，中間還當過五年醫生，在巴黎施醫窮民）。他做政治，就拿出那割症的手段，看見有一點子瘀毒，便砉然奏刀，毫無顧忌。他最近還倒了兩個閣，一九一七年黎坡 Ribot 內閣的內務總長馬爾威 Molvy，有賣國嫌疑，他的祕書受賄通敵，情真罪著，黎坡置之不問，克列曼梭在議會裏把這情形和盤托出，黎坡登時倒了。後任內閣是巴爾維 Painleve，馬爾威依然留任，不到兩個月。克列曼梭又把他倒了。這就是這舟大蟲最近兩回咆哮的威力。克列曼梭當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曾組織過一次內閣。當時他的勁敵，是社會黨首領卓萊士 Jaures，在法國國會中號稱第一雄辯，他兩人旗鼓相

當，煞是好看。但卓萊士屢次要倒克列曼梭的閣，畢竟倒不成，後來是被狄爾喀稀 Delcasse 倒了。克列曼梭第二次內閣，就是一九一七年某月繼巴爾維之後，一直到了今日。他發揮他熱烈的愛國心，强固的意志力，把那時漸漸頹喪的士氣，一齊振起，誓博個最後勝利。加以他那敢作敢爲機敏嚴辣的手腕，無論什麼困難問題到了面前，都是鎭定不驚，指揮若定。他又知人善任，福煦元帥當陸軍大學校長，是他特拔的，這回當聯軍總司令，又是他推薦的。法國能有今日，固然是靠他國民性有許多優性，但克列曼梭，也真算功不在禹下了。他善劍術，動不動要和人決鬭。他又能文，間一兩天總有一篇文登在報上批評時事，四十年如一日。他常和人說：『他有兩種利器，一柄刀，一枝筆。』他從前辦一個報叫做『自由人』(L. Homme Lilve)，後來被政府封禁了，他改一個名出版叫做「桎梏人」，(L. Homme Enchaine)這還是戰爭期內的事。法國人最重虛榮，他却不然，立了恁麼大

功，連一個勳章也不肯受，除軍士外，也不曾拿一個勳章給人，就這一點，他的民主精神和他矯正國民缺點的用意，都是極可佩服哩。他意志力極頑强，無論什麽人都不肯遷就。威爾遜抱了十四條原則跑到歐洲，碰著這位毋大蟲議長，把他的什麽不要割地咧，不要賠償咧，一筆勾消，那老學究亦只好從此不響了。社會黨人向來不喜歡克列曼梭，因爲他的眼光只看見國家，不看見個人，也不看見世界，而且手段太辣，近於專制。就這點看來，他和維也納會議的議長梅特涅，柏林會議的議長俾士麥，倒有點相類哩。

(三) 勞特佐治 Lloyd George

當英杜戰爭時。巴力門裏頭。有一位由威而士 Wales 新選出來不滿三十歲的議員，堂堂正正主張非戰論，驟博盛名，這人是誰？就是現在大英軍事內閣首相主戰最力的勞特佐治。勞特佐治初入政界，卽隸自由黨，一

九〇五年統一黨巴爾福 Belfour 內閣倒，自由黨班拿門 Canpbell-Banermen 內閣成，勞特始入閣，爲商務院總裁。班拿門薨逝。財政大臣愛斯葵 Asyquith 繼組內閣，他就補愛斯葵原缺。原來英國慣例。總是黨中第一位領袖當首相。第二位領袖當財政。勞特佐治當那時候，在黨中的資格，可以想見了。他在財政任內，著實替自由黨吐出光燄萬丈。他提出那所得稅法，地價差增稅法，國立保險法，養老年金法等種種法案。都是採社會主義的精神，謀貧富階級的分配調劑。當時統一黨全力反抗，下院通過，上院否決，於是政爭焦點，由財政問題移到憲法問題。政府兩次解散國會訴諸國民，連戰連捷。卒至限制上院權限，凡下院三度通過的法案，不管上院贊成反對，都生効力。這是英國憲政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和一八三二年的改革同一價值。這齣大戲的正脚色，就是勞特佐治。開戰時候，他依然是愛斯葵內閣的財政大臣。不獨在本國籌集軍費，調劑金融，卓著

成効，而且對於友國的軍費物品，給他莫大的應援。一九一五年。愛斯葵內閣因力圖戰時舉國一致，招致統一黨領袖組成聯立內閣，新設軍需部，勞特佐治調任該部大臣。對於軍器運輸等項，種種根本改良，都有狠大的功績。到一九一六年年底，愛斯葵內閣倒，勞特佐治襲了他的職，直到今日，奏凱言和，他那如日中天的譽望，真成了時代驕兒了。但愛斯葵內閣之倒，內中還有一段祕密，頗足耐人尋味。當那年秋冬間，戰事很有些不利，原因就在軍事計劃不統一，行動不敏捷。勞氏以爲閣員二十多人，事事要協商，自然是散漫遲滯，主張要在大內閣裏頭別設一個小內閣。（後來勞氏內閣中之五人軍事內閣，便是這個。）這主張誠然不錯，但他却要愛斯葵專做大內閣總理，他自己來做小內閣總理，這分明是把愛斯葵排斥，不許他預聞軍國大計了。愛斯葵初時答應他，後來翻悔，他便拆愛斯葵的臺，給他一封信，說自己要辭職，而且把這場祕密交涉宣布。愛斯葵回他

的信，說你不必着急，我自己要辭了。愛斯葵果然就辭，英皇挽留他，他觀望形勢，尙未答應。英皇照例召見統一黨首領般拿羅 Bonar Law 和巴爾福，叫他組閣，這兩人却推薦勞特佐治，於是勞氏內閣遂成立。愛斯葵初以爲勞氏和統一黨感情素未融洽，料他組織不成，那裏知道他們早已有成謀了。愛勞兩人祕密來往函件，不知怎麼樣會落到美國『大西洋雜誌』的主筆手裏，本年正月，該雜誌把他和盤托出，世人纔知道愛斯葵爲勞特佐治所賣。勞特佐治這番舉動，其中有何等不得已之苦衷，爲國家起見，必要犧牲幾十年的老黨魁，可惜吾們不知道底細。但照表面看來，不能不說是英國憲政史上着些污點哩。自此以後，勞氏便和多年的政敵結合。新國會選舉，統一黨占了絕對多數，勞氏像也有些着急。近來（新國會開會的半年後）他的密友邱赤 Winston Churchill（現任陸軍大臣）想組織一個『中黨』The Centre Party 專擁護勞氏。但向來英國政黨，都是政見的結

合，不是人的結合，這個恐怕不見得有什麽成効罷。總之這三位巨頭中，勞特佐治最聰明，最有手段，講到人格，却和威爾遜克列曼梭不同路數，我也不敢妄下批評了。

以上把三人的歷史和性格大略一敍，至於他們在和會上所做的事，到第十篇再行詳述。

(四)其他各國要人

這回和會，世界名士威集，但因萬事決於『三人會議』，別的人却沒甚表見。今把次要人物，再說幾個。

意大利首相阿蘭德(Orlando) 他是個學者出身，向任大學憲法教授，開戰前一年，在薩倫特拉內閣任司法大臣，開戰後轉內務，一九一七年意軍大敗，受命組織內閣。他是四巨頭之一，列他一個名。

英國國際聯盟委員會委員羅拔雪絲爾 Lord Robert Cecile 前統一黨黨

魁沙士勃雷侯第三子，在他老太爺手下當祕書多年，曾在巴爾福內閣當外交次長，戰爭中當封鎖部長。算統一黨新進中最優秀人物，多人說他將來要襲父職當黨魁。英國人最熱心國際聯盟的，自由黨中有前外相格雷，統一黨中算是他。國際聯盟委員會，他做英國代表。他最近主張設立國際海軍，由英美共同擔任。

法國國際聯盟委員會委員蒲遊阿 Leon Boruegeois 法國老輩政治家，年已六十八，曾歷任首相。他的政見，對於社會問題主張互助，對於國際關係，主張公斷及聯盟。兩次海牙保和會，都是他當法國全權，現任海牙常設公斷委員。一九一〇年他曾著一書論國際聯盟，當威爾遜未提倡以前，他早已極力鼓吹。和會中國際聯盟委員會，他代表法國。

南非洲殖民地代表史墨士 General Smuts 南非戰爭時，他當杜蘭斯哇大將，與英力戰。南非聯邦自治告成，他當殖民部總長。一九一六年

，率兵攻東非洲德殖民地，立大功。一九一七年，入英國軍事內閣。他素來抱民族自決主義，和議前曾著書論國際聯盟，現在和約中聯盟條款，多採他書中所擬。英政府和過激派往來，靠他秘密通氣，匈牙利過激派政府成立時，他又曾親往察看。和議簽約後。他屢次在英演說，說正義人道的大目的並沒有達到，極爲遺憾。

希臘首相維尼柴羅 Venigelos 他是希臘克里島人，幼時便抱革命思想，一八九六年曾加入革命運動，一九〇六年任首相。兩次巴爾幹戰爭，外交因應極敏妙，布加利亞將加入德軍，他便主張希臘加入協約，和希臘王意見不合，王免他的職，他跑回克里島革起命來，拿革命政府加入協約，後來王被逼遜位，他復任首相至今。就這一段事蹟論。頗有點像我們的段芝泉。但他在希臘，算是個國民指導者，全國輿望，十多年來都集在他一身，和段氏却相反了。現在巴爾幹政治家，公推

他第一，有人說：可惜他生在小國，英國有了他，輪不到勞特佐治了。他極注意聯絡中國，面勸我一遊希臘，我答應過他。現在情形，恐不能踐約，真是可惜！

美國全權豪斯大佐 Solenel House 他是威爾遜的張子房。英國話議院亦叫『豪斯』：下院叫『第一豪斯』，上院叫『第二豪斯』，他就得個綽號叫『第三豪斯』。民主黨推威爾遜當候補總統，是他出的主意。威爾遜和白里安交歡，是他牽的線。威爾遜的閣員，多半他推薦。美國絕交參戰，都是他定策。他兩三年來常常來往歐洲，各國都因他一嚬一笑生出憂喜。他却專唱後臺戲，不肯出面。一九一七年充威爾賽軍事會議代表，這回當全權，算是直接當責任了。實際上還是當威爾遜的靈魂。山東問題，聽說就是他的主宰。他黃老之學，算是到家了。不像美國人，倒像中國人。

波蘭首相波狄留士奇 Paderewski 出身之奇，奇不過他了。他是著名賣技的一位音樂家，我們往百代公司，就可以買得許多他的風琴盤子。他是波蘭一位中庸愛國者，波蘭兩年前在巴黎設一個委員會，那領袖是個貴族，新選的總統是個社會黨，兩邊相隔太遠，怕有衝突，所以舉他當總理，調和他們，他又親當和會代表。現在波蘭大局略定，聽說他就要拂衣長揖，仍舊去賣他的技了。

日本全權西園寺公望　他是個舊華族，年輕時曾留學法國，回去很倡民權論，軍閥大不願意他。後來受伊籐之託，當政友會總裁，組織過內閣。因爲他曾和克里曼梭同學，所以日本政府勞動他走這一躺。

以上隨手舉出幾位，若論起和會中名士，眞乃車載斗量，以後碰着機會，隨時批評罷。

四　和會議題

這回和會的議題，着實複雜。成立的，不成立的，不費討論的，很費討論的，已解決的，半解決的，未解決的。解決後要實行的，不見得要實行的，大大小小合起來，倒有好幾十個。請畧分種類，標出一篇目錄來。

(甲)國際公共問題

(一)國際聯盟問題

(A)國際聯盟應否列入和約及開議先後問題

(B)限制軍備問題

(C)國際陸海軍及參謀部應否設置問題

(D)國際聯盟執行部加入四小國問題

(E)國際聯盟機關所在地問題

(F)門羅主義加入國際聯盟約文問題

(G)國際人種平等問題

(H)國際貨幣及戰時公債合併問題

(二)國際勞工問題
(三)國際水陸運輸問題
(四)少數民族保護問題
(乙)對敵條件問題
(一)開戰責任及德前皇交出審判問題
(二)處分德國海軍問題
(三)德國軍力限制問題
(四)德國賠款問題
(五)海里哥要塞及基爾軍港問題
(六)亞爾薩士洛林兩州歸還問題
(七)萊因河左岸占領及右岸要塞問題
(八)沙河煤區問題

(一)對俄問題

(A)干涉過激派問題

(B)承認芬蘭波羅的三州烏克蘭尼問題

(二)對匈問題

(三)整理巴爾幹問題

(A)馬基頓問題

(B)特蘭士溫尼問題

(C)亞爾拔尼亞問題

(四)處分土耳其問題

(A)君士但丁委任統治問題

(B)敍利亞問題

(C)亞米尼亞問題

(D)猶太建國問題

巴黎和會爲歐

(四)埃及保護問題

(五)荷比境界問題

(六)英法美聯盟問題

(七)波斯保護問題

(八)愛爾蘭埃及朝鮮請求獨立問題

這個分類，我自己很覺得他非論理的非科學的。因爲各個問題的性質和關係，都很複雜，要嚴格的分類，實屬不可能。爲要令讀者眉目清醒起見，只好拿這樣做排列次第。至於各問題的來歷，等到第十一第十二兩篇批評和約全文的時候，再行補敍罷了。

五　和會瑣記

這回和會，各種虛文的徵逐應酬很少，不像維也納會議時變成跳舞競技會。其原因，（一）這回很是平民的，不像那回貴族的代表好講門面。

(二)戰後疲敝已極，物力艱難到十分，大家都不願意以豪奢相競。(三)克列曼梭採嚴格的樸素主義，地主既然這樣，客人只好跟着。(四)所謂四巨頭，都忙得不了，一概應酬都謝絕，而且萬事都祕密專斷決定，交際場裏的外交手段。頑不出把戲來，只好免了，這就是這回和會冷靜的緣故。

這回和會，各國真是大規模的來幹。英國美國的辦事員，都上了一兩千，別國也是一百幾十，一國包了一家或兩三家的大旅館，把我們游客的住處都占盡了。英美等國，電報電話郵政等項，都是本號自理，全然不用法國交通機關來傳遞消息，也算從前沒有見過的事。

這回和歷次和會最不同的一點，是戰敗國的代表沒有在內，維也納會議時，法國大使塔里蘭大出風頭，弄得英俄普奧四個戰勝國很窘，這回却絕對沒有這種機會。四月間，德國代表來了，圈禁在威爾賽，一個人不許接見。法政府派員檢查他行李，看見衣箱裏帶有晚禮服，報紙上便嘲笑他

，說他膽敢和我們攀交際嗎。這些嚴冷手段，我們覺得有些過分了。

和會中英法文並用，這也算歐洲外交界一新例。據說四人會議裏頭，說的全是英話，因爲克列曼梭的夫人是美國人。他自己又久住過英國，他英國話說得很好，樂得將就威爾遜。（威爾遜不大懂法國話）內中就苦了一位阿蘭德，他們三人說得總是英話，阿蘭德不大懂，旁邊又沒有翻譯，只好變了件食了。

法政府表面上很敷衍報界，他們立了一個萬國報界俱樂部，政府就徵發了巴黎第一家最豪麗的私宅，給他做會所。這俱樂部爲聯絡友邦感情起見，大大的請了幾次客。第一回請的美國國務卿蘭辛，第二回請的英國外部大臣巴爾福，第三回請的希臘首相維尼柴羅，第四回請的我。他們知道我和和會沒有關係，却是用報界同業名義來請。他們請我那一天，沒有約日本人，臨時有日本五位新聞記者自請加入。我演說講到山東問題，內中

有一句，說是『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爲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公敵』。滿座幾百人都拍手了，那五位日本先生有無表示。我却未留意。後來我看見日本報紙的巴黎特電，說這回請客是吾們當局運動出來，真是好笑。其實這些都是表面應酬，何濟實事呢？

法政府表面雖是敷衍報界，骨子裏却是檢查得十分苛厲。（這是戰爭中如此，平時却絕對的言論自由，讀者切勿誤會。）和會中稍爲重要的情節，却不會登載，我們看戲的人，只得從英美人所出的英文報（有幾家在巴黎出版）討些消息。有一次某英文報登了福煦元帥關於萊因河問題的一段談話，巴黎一家晚報轉載了他，法政府便把那晚報沒收，舉一例餘，法報界當和會時所受的束縛，可想見了。最好笑的和約全文，當未簽字以前，絕對不許登載，德代表到時，將原文交與他，不到一來復，英法德三種

文字的和約在柏林出版了。我們還是託人向瑞士購買得來，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倫敦纔有印本。這種掩耳盜鈴舉動，我眞覺有點不可解。

我們到了巴黎第二日，克列曼梭被刺了，正在養病。威爾遜回美國去，尙未再來。勞特佐治亦回家了。和議沒有很進行，我們抽個空去遊歷戰地罷。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這回預備大會，是閒人免進的，除了各專使和祕書與及每國額定的報館訪事外，別的人都不許旁聽。（那最高會議，更是絕對祕密，不消說了。）却是有個獨一無二的例外，就是威爾遜夫人，有一天夫人定要去聽，和會辦事人員，就替他特別設了一張椅子，好像國王臨幸國會時坐的寶座，這位夫人在那裏聽他的夫壻高談雄辯，宰割天下，眞算得躊躇滿志。唉！這回誰不知道威博士親自出馬到歐洲，就是他失敗的根原。有人說博士此行，却有幾分受了太太虛榮心的影響哩。且不管

他，只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罷。

此外零零碎碎的事，我也懶得多講，總之那時我們正在做那正義人道的好夢。到執筆著這部書時，夢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們真幹得好事，拿部歷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維也納會議遙遙相對，後先輝映。維也納會議，由幾個大國鬼鬼祟祟的將萬事決定，把許多小國犧牲了，供他們的利益交換，這回還不是照樣嗎？維也納會議過後有個俄普奧三國同盟，這回也有個英法美三國同盟，維也納會議後，大家都紅頭脹臉的來辦法國革命的防堵，這回又有個俄國過激派供他們依樣葫蘆的材料。唉！天下事有那一件脫離得了因果關係？十九世紀種種禍根，都是從維也納種下來，如今他們又在那裏造孽了。你不信，我們山東問題就是一個證據，此外像山東問題樣子的，還多着哩。我在巴黎幾個月，正是他們祕密造孽的時候，此時正不知到他葫蘆賣什麼藥，我們趁這個空遊歷戰地去了，和會的

結果，等他揭曉時候，再評判罷。

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

一　提綱

我們到歐洲後，最要緊的一件事，是要去觀察戰地，因爲過些日子，恐怕戰時痕跡，許多要看不見了，所以我們抵法後兩個星期，便即前往。但這回歐戰，驚天動地的鬧了五年，我們中國人終是隔岸觀火。就算那留心時局的人，每天所看戰報，也都是東鱗西爪，斷斷續續，沒有能殼把他提綱挈領得一個簡單明瞭的印象。我們既要視察戰地，就不得不臨時抱佛腳，把戰場形勢及戰事經過先行子細研究一回。

這次戰爭，陸海空三方面，都演過空前的慘劇，然而主要還是陸戰。就陸戰論，東南西三方面，都有莫大的戰蹟，然而始終勝敗之決定，實在西戰場。我們這回所遊的雖僅限於西戰場，但把他關目理清出來，對於歐

戰全局形勢，也算『思過半』了。

我當敍述戰况之先，有幾句話不能不鄭重聲明。世人多以爲德國此次失敗，其原因全在內政外交，對於他的軍事，惟有讚歎佩服。其實不然。卽以軍事論，德國缺點，正自不少。質而言之，在軍閥專政的國家底下，不惟別的政治辦不好，連軍事也一定辦不好。今且用極簡單的筆法，敍述五年來西戰場大勢，然後將勝敗原因，略爲說明。

西歐戰場，德軍取攻勢的前後三次。第一次曰馬侖 Mrane 之役，德國用他的主力軍越比入法，要包擊法軍的左翼軍一舉而殲之，卒以力不足而退，自此遂變成陣地戰的局面，德國原定的速戰計畫，完全破了，這是千九百十四年秋季的事。第二次曰凡爾登 Verdun 之役，其時俄軍既敗於瓦薩，德人便傾全力來攻堅，想衝破聯軍的中心來脅迫巴黎，這一次猛攻了六個月死傷將及百萬，卒無成功，德軍的精銳卻已挫折略盡了，這是千九百

十六年的事。第三次便是千九百十八年春季的攻勢，那時美國已經參戰，西方形勢益急，恰值俄國單獨議和以後，德人無復東顧之憂，乃盡移東戰場兵力以集於西，作孤注一擲，其攻擊次數凡五，雖略地小有所得，究無當於大局，國力卻完全耗竭了。聯軍取攻勢的前後也是三次。第一次曰香檳Chumpague及亞得亞Artais之役，其時德方大舉攻俄，聯軍欲乘隙突破敵之中堅，這是千九百十五年的事。第二次曰弗蘭得Flander之役，時德人當凡爾登攻勢失敗後正有事於巴爾幹，聯軍又欲乘其疲乏，迫其右翼，這是千九百十七年的事。第三次爲千九百十八年秋季最後之大攻擊，那時正是德軍再衰三竭的時候，聯軍擁戴福煦做總帥，更有美國很大的生力軍做後援，於是一舉勝敵，戰局告終，這回反攻的起點，也在馬侖河畔，故亦可稱爲後馬侖之役。要之研究歐戰，最主要的是西戰場，西戰場戰局的脈絡，在這六回兩造的攻守，六回之中，又以前後兩馬侖及凡爾登三役爲

勝敗的樞機。所以我這回遊歷，也在這一帶地方特爲詳細，今分敍五年來戰局，而以所目覩的形勝隨時插敍取便讀者。

二　開戰及馬侖之役

第一年（一九一四年）

法國軍事計畫，本來是拿德國當做理想的敵國，但其目的在守而不在攻，所以他的設備，全在東邊兩國交界境上。這境上北邊有盧森堡大公國，南邊有瑞士，都是永久中立國，中間兩國交界線，不過一百四十多里，（華里）法國便沿線築造要塞，最南的是貝爾福要塞，扼兩山間的咽喉，杜德國南侵險路。迤北有多羅曼要塞，當亞爾薩士省之衝，更北則埃比拿要塞，跨謨士河。更北則般遜温桑要塞。更北則鐵爾要塞，跨運河。最北便是天字第一號難攻不落的凡爾登要塞。這便是德法境上一排的守衞形勢。當戰事初起，法人夢裏也想不到德國敢於破壞盧森堡和比利時的中立，所以

動員令下，只管在東南境上進兵，初時亦曾侵入洛林省，—即一八七一年法國割讓與德兩省之一，—兵勢頗振。那裏知道德國卑劣戰略，是多少年前早已預定下來。他知道俄國動員遲慢，所以將主力軍集中在西方，要想抄普法戰役的舊文章，直擣巴黎，一鼓而下，等到法國屈服，便不愁俄國不傳檄而定。但德法境上，要塞重重，已非復五十年前可比，德人細細想來，要從境上進攻，實在沒有把握，寧可犯天下大不韙，破盧比兩國中立，從北方擣法國的空虛，以爲這是十全勝算。卻萬不料那富於犧牲精神的比利時，竟會螳臂當車，把他大軍的程期擔擱二十多日，法人得了德兵攻比的惡耗，倉皇狼狽的將東境各軍調到北境，八月二十四日，纔能夠和英軍聯絡，德軍卻已衝出比境，乘勝而前，五道並進。廿四廿五廿六等日，已破聯軍第一陣線，廿八三十等日，復破第二陣線，當是時德人氣吞巴黎。而法人軍事上的天才，趁這千鈞一髮的機會，卻盡情發現了。德人之謀

，是要將法軍主力的精銳，在法比境上殲滅過半，然後包圍巴黎。等於摧枯拉朽。那法國總司令岳䨓將軍，覷破這著，軍法上所謂『全軍爲上』，所謂『散地無戰』，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所謂『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這幾句大原則，他都體認得極真，堅持得極定，運用得極妙。他當第一次交綏後，便力排羣議，實行他的退却計畫，把百餘萬大軍，一連退了九日，任憑軍士怎麽樣的磨拳擦掌求戰，總是不許。他又極力主張遷都波爾多，好把巴黎完全變成要塞，——巴黎本是個要塞，他的設備堅密，和凡爾登不相上下，政府既采他的建議，便起用老將軍嘉里尼當巴黎防守總司令，於是巴黎非復政治的中心，全變爲軍事的中心了。直到九月四日，前敵的軍隊，都退到巴黎要塞線外，和凡爾登方面成一直形陣線，岳將軍方纔下令不許再退。

那邊德軍自出比境後，十日來乘勝追擊，如入無人之境，益輕視法軍

謂無能爲役，緊躡其後，全軍直渡馬侖河而南。又以巴黎爲要塞，不欲攻堅，於是繞出東邊，打算包抄法軍的左翼。恰恰其時有俄軍侵入東普魯士之耗，德人既誤認英法爲怯退，又恐東方失利，搖動根本，急忙忙調回一軍團以自救，以致右翼空虛，爲法之第六軍所乘。——第六軍本防守巴黎，未赴前敵，——九月五日至九日，法全軍轉守爲攻，德軍大挫卻退，這一戰，史家稱爲前馬侖之役。馬侖這地方，位置恰在巴黎與凡爾登中間，爲香檳州屬領，——著名的香檳酒，就出在此地，——查西歐山脈，從德境蜿蜒南走西班牙，地勢漸低，成廣谷以達巴黎，其間有橫流屈曲如弓如帶的，便是馬侖河。這一帶地方，原是歷史上有名的戰場，當一百年前，拿破侖從莫斯科敗歸，俄普奧三國合兵三十萬將逼巴黎，拿破侖所將法軍，僅及其半，大小數十戰，卒把敵人驅出境外。所以直到今日，法國人提起馬侖這個名字，還是勇氣勃勃，當岳福將軍一連把大軍退了九日，軍士都莫名

其妙，以為我們四十多年臥薪嘗膽，要復國仇，好容易今日釁自敵開，全國人人都要效死，接戰以來，雖有小挫，並無大損，何故不戰而退。據說九月初二三間，退軍望見巴黎燈火的時候，許多軍士嚎啕大哭，都說祖國從此要完了。正在悽惶慘沮到十二萬分，忽然奉到反攻的軍令，那個不感極而泣。法國的將帥，能善用國民這一點精神，便是轉敗為勝的一大關目了。至於兩軍戰蹟，真是龍拏虎躍，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情形，諸君可以尋一部戰史來看，我也無庸細述，——梁敬錞林凱合著的歐戰全史很好。——總之自這場會戰以後，德軍精銳，雖然沒甚傷損，但是他速戰下巴黎的計畫，可算完全失敗，從此就變成陣地對峙戰，到了陣地對峙戰，那麼德國最後的勝算，可算什去八九了。

我想前馬侖之役，和我歷史上赤壁之役，有點相類。諸葛亮和孫權論曹軍形勢，說道：『曹操追劉豫州，一晝一夜行三百里，所謂强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德軍這回着實太驕了，十日間沒命的乘勝追擊，進得太銳了，所以結果得個失敗。雖敗而不至失其所依據，也和赤壁一樣，敗了卻不復再能進取。也是和赤壁一樣。至於法國方面，毅然決然將北境地方委給敵人，真算是千古神勇。須知北境諸州，實是法國工業中心，全國精華所聚，給敵人占領，你想想多大的苦痛，但他們全盤打算，非如此不足以制勝，竟自出這種『毒蛇在手壯士斷腕』的手段，不是器量洪大的國民，做得到嗎？何止北境，連那花團錦簇的巴黎，他們也毫無顧戀，只要能殼破敵，雖地方變成虀粉，亦所甘心，倘使沒有這點犧牲精神，國家能殼存在嗎？

我因這回戰役，又得一個大教訓，知道今後的戰爭，必須自衛的方能制勝，攻人的決定要失敗，大兵戰於境外，殊非國家之福。假使這回形勢掉轉過來，英法聯軍侵入德境，那麼，德人自然是誓死力拒，斷不至有甚

麼內訌革命，那侵入軍自然到頭也是失敗，就此看來，那法人委北境於敵，越發算得卓見了。德國人沒有這種見地，便不肯暫時委東普於俄，正在西方吃緊的時候，抽軍還救，卒至爲敵所乘，全國失著，這不是舉棋不定，進退無據嗎？我們看這馬命一役，真可以生出無限覺悟哩。

馬命役後，彼此都要索敵軍的翼來包抄攻擊，於是各各用最捷的方法，把國內預備兵移到北方，迭爲攻守，競張其翼，到海方止，這是十四年冬季的事，戰史家叫他做『競翼運動』。自此以後，陣地戰的形勢成立，德國最初的作戰計畫，完全無效了。

第二年（一九一五年）

這是西戰場最閑的一年，那時兩軍戰線，北自北海之濱，南至瑞士國境，綿亙幾一千里，像條長蛇，彼此掘壕築塹，作持久之計。蓋聯軍方面，法國正在瘡痍待補，英國更是初着手切實募練，軍備未充，所以不敢圖

謀進取。德奧方面，因那西攻的俄軍，雖兩敗於普，然甚得志於奧。是年四月，意大利參戰，奧益危急，於是德國將他的預備隊移到東方，和奧軍合力戰俄，拔用興登堡做統帥，經過極有名侖堡之役，卒至入波蘭，取瓦薩，俄兵敗退至維耳納線，這是那年六七月間的事，德軍在東戰場的得意，算極點了。聯軍要解救東戰場的危急，只得在西戰場設法牽掣，到八月中旬以後，英國的生力軍到了，法國的兵力和軍需，也逐漸充實，因爲海邊壕溝戰，既無決勝之望，改變方針，要想突破敵陣的中堅，乃用五倍的兵力，極優的炮火，極廣的正面，從香檳及亞得亞兩地方同時進攻，費了很大氣力，不過將德軍擊退數十杆，於戰局毫無影響。德軍亦從東戰場調回幾個師團來反攻，到十一月以後，兩軍都疲了，依舊在那裏相持觀變。

三　凡爾登之役及其後

第三年（一九一六年）

這年恰是大戰正中間的一年，就像是日到天心，潮乘滿漲，戰局主腦的西戰場，總算絢爛到極際了。提綱挈領的講兩句，德軍是先攻而後守，聯軍是先守而後攻，前的卽最有名的凡爾登之役。後的叫做沙姆之役，但兩役原是首尾一貫，迭相策應，卽統名爲凡爾登之役亦可，兩役合起來，從二月起，到十月止，幾於無一日無戰事，這處那處，無數的交戰地點，眞個是性命相搏的關頭。現在戰史家有句流行俊語，說道：「世界大戰者，凡爾登大戰也，」這句話或未免稍爲過當，要之凡爾登一役的關係，好像嬴項的鉅鹿，曹袁的官渡，兩造命運，懸於一戰，這是全世界人一齊公認的哩。既然如此重要，我們該應把他形勢脈絡細細清理出來。

萊因河有一條支河，叫做謨士河，河流自南而北，穿過法比兩國境，沿河兩岸，有兩條山脈，岡巒起伏，成爲高原，東脈稍高，叫做謨士原，西岸稍低，叫做凡爾登原。那凡爾登市，就跨謨士河建設，戰前人口有二

萬餘，砲壘就藏在市內一個丘陵裏頭，挖地洞進去，可以屯兵幾萬，庋軍械無算。環市兩岸的山脈，一重一重的有好幾條，像波紋一樣，四圍築壘大小共二十九所，分爲三重堡壘線，拱衞中央總壘，合起來就叫做凡爾登要塞。這凡爾登地方，在歐洲歷史上著名最早，關係最多，當西紀八百四十三年查里曼大帝將他的帝國版圖，剖開三分，分封他的兒子，—近世德法兩國，就從那時分起，—那分產證書，就叫做凡爾登條約。這凡爾登卻留在他老人家手上，兩個兒子誰都不給，這地方的價值，可以想見了。到十六世紀，凡爾登歸法國占領，自此以後，變了法國東境上第一個嚴關，德法每有戰爭，此地總成爲攻守的焦點。一七九二年大革命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兩次失陷，普軍皆因此長驅巴黎，—該地距巴黎僅六十英里，—論他的軍事價值，就好比秦晉之爭崤函，燕齊之爭大峴，眞是勝負託命之地，絲毫不能饒讓哩。第一年馬侖之役，法軍右翼，就從此地起點

，他的第三軍曾和德國皇太子軍在凡爾登附近血戰了一來復。但那時德軍正力避攻堅，不願頓兵於這世界第一著名要塞之下，而且他已經從比國飛渡，掉臂行無人之境，何必更做這難題，自討苦吃呢？凡爾登所以最初未被攻，就是爲此。及到馬侖失利，陣地對峙，德國若要戰局發展，不能不別出極大的決心。好在俄軍經上年鏖擊以後，一蹶不振，目前暫無東顧之憂，可以集中兵力。而且他們攻擊要塞，已經得有新經驗，比國的盎威斯要塞，其堅牢僅下凡爾登一等，他們靠新發明重砲的力量，儘力蠻攻，不到二十日，居然陷了，因此計算攻凡爾登，也非絕對不可能的事。更就戰場形勢論之，那時聯軍全線都在凡爾登西北，凡爾登西接香檳州，南接瑞士方面，恰成個鈍角形，拿戰術上的眼光觀察，這種陣線內鈍角，實在易攻難守，好像戲台上的下等武脚，挺出個大肚皮來做人箭的，前面側面皆可受敵，防不勝防。而且這個鈍角點，中間有條謨士河，攻擊者可以利用

來輸送，防禦者要左右岸聯絡極爲困難，右岸的法軍，逼着要背水爲陣，形勢非常不利。又這鈍角尖點，距德國洛林省之城極近，有十幾條鐵路交通，通巴黎的鐵路，卻僅有兩條，取攻勢的德軍，輸送力極其優勝，因爲這種種理由，所以把德人的冒險雄心，興奮起來了。他們從去年下半年，就日日在那裏做祕密預備工夫，增築鐵路，添鑄重砲，考察地形，集中士馬，準擬本年早春乘北地冰雪未解俄兵不能窺邊的時候，便大舉進擊。他的作戰計畫，是要先用野砲，掃盪要塞附近一帶森林，令外兵赴援無路。然後用四十二珊以上的大砲，向各壘猛擊，令壘內守兵不能露面動作，一輪大砲過後，跟着便是步兵肉薄奪壘，這是攻盎威斯的舊法，他們以爲一定成功。依他們的計算，快則廿日，遲則一月，這一座凜凜的天險雄關，定要到手，所以他的皇太子在軍中演說，說是二月底他父皇要在凡爾登大教堂中舉行凱旋宴。他們費了幾個月慘淡經營，到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一

日早上七點鐘，一聲大砲，劈空飛下，驚天動地的凡爾登大戰，就此開始了。

在法國方面，德人攻凡爾登的計畫，當兩個月以前早已窺見，對付之法，有主死守的，也有主拋棄的。主拋棄的理由，第一，便是前文列舉各種形勢，易攻難守。第二，因爲要塞裏頭的人馬軍械，大半已經移到戰線上，敵人得之，猶獲石田，不過一部分壕溝戰的勝利，於戰局無甚影響。第三，從前凡爾登的重要，因爲得了他可以瞰脅巴黎，如今巴黎已成要塞，並非首都，怕什麼他瞰脅，不如犧牲了這個鈍角尖，戰線反爲完整鞏固。以上所說，誠然很有見地，卻是從別方面觀察，確有萬萬不能拋棄的理由。頭一件，凡爾登附近，爲著名產鐵之區，若以之資敵，一面增加敵人的戰鬬力，反面便是減縮了自己的戰鬬力。這還不打緊，所謂「凡爾登在戰略上的價值今非昔比」，這句話須是當局極內行的人纔能了解。至於世

界上一般的人，都是震於他歷史上的盛名，以爲失了凡爾登，法國便籓籬盡撤，倘若被敵人占領了，他那邊一定是大吹大擂，借此鼓舞國民的勇氣，增加百倍，自己這邊，一定是全國民非常失望落膽，連與國都一齊沮喪，軍事靠的是元氣，氣一餒，便無從再振了。以此之故，法國政府及軍事當局，經幾番徹底研究，決定要嬰城固守，於是凡爾登活劇，遂由雙方同意唱演起來。

這回大戰的詳情，只好讓專門戰史家細爲敍述，一次篇記遊歷戰地時，當將要點隨時補敍一二，一今但記其要概，則攻戰時日，自二月二十二日德軍開始攻擊起至八月十八日德軍退出戰線止，差不多滿六個月。德國兵是由皇太子當統帥，最初進攻時，人數是四十四萬，其後屢次增援補充，合計上一百萬以外，結果死亡五十三萬人。當時法軍中派得有人專記算他發砲的總數，說是自始至終，每日平均約四百發，砲彈大小平均扯算

每一顆須費百四十磅金，單是這一項，可以想見他犧牲金錢多少了。開戰後第五日，便把東邊棱們砲臺奪去，這砲臺是要塞內最高點，—三百八十米突，—形勢可以俯瞰總壘。法軍當這危急的時候，撤換總司令，超擢比丹將軍代其職，兩日後克復棱們砲台，再兩日又復失去，單是棱們村—砲台附近一小村落，—這點子地方，前後爭奪凡十九次。此外最劇烈的，有亞爾林之戰，有烏鴉林之戰，有死人丘之戰，有倭壘之戰，其餘到處接戰，前後大小八十餘次，最危險的是三月這一個月，每日總有幾百顆砲彈落在凡爾登市上，把全市打為粉碎。兩軍的飛機，布滿空中，好像將落雨時候的蜻蜓，成羣結隊亂擾，凡爾登通巴黎的鐵路，是被敵砲破壞了，法國就用三千四百輛摩托車晝夜輪流輸送，晚上看過去，就像兩條火蛇，一來一往，蜿蜒不斷。敵軍都是從機關槍林中踏着死屍一隊一隊的猛撲，守兵都是在開花彈雨底下從容談笑的來殺逃。有好幾回在砲壘壕溝底下徒手巷

戰，弄到兩邊都死精光。總而言之，人類的獸性，這一次可算發揮到淋漓盡致了。到了五月下旬，開戰已過一百日，彼此都覷不出破綻，只有各守塹壕，每日到處小小的交換些砲火，這場要塞戰又變成持久戰了。

東戰場方面，俄軍乘法軍主力困守凡爾登，於六月四日率大兵入加里西亞，奧軍幾乎不支。羅馬尼亞又新參戰，巴爾幹形勢一轉。那時圍攻凡爾登的德軍，正陷倭壘，離凡爾登市僅有四粁，勢復危急，英法聯軍出圍魏救趙的手段，轉採攻勢，英軍海格將之，法軍福煦將之，因沙姆方面敵軍，較爲單薄，於六月廿七日施行正面攻擊，想要突破敵線，初時似甚有利，然一方攻擊的經驗進步，一方防禦的經驗也進步，所以愈逼近而攻勢愈緩，到十月雨季，遂行中止，然而凡爾登之圍，卻因此解了。

這一役德國死了五十多萬人，費了無量無數的資財，畢竟毫無結果，這便是後來一敗塗地的徵兆。爲甚麼呢？第一件：因爲這回傷損的都是國

內最精的兵，自此以後，都是拿新入伍或未成年的來補充，兵的量雖增加，兵的質卻遠不如從前了。第二件：自這回失敗以後，攻下法國的希望全絕，只能打英國的主意，不得已用著潛艇下策，卻無端把大西洋隔岸的美國惱了，替協約國添出個極大的生力軍來。比丹將軍就任誓師文，說道，『德人把兵法所忌，悉力攻堅，就是他覆敗的先聲。』由今看來，這話很有至理哩。卻是經這一仗，法國兵忠勇活潑靭强的價值，天下人都曉得了。從前我們中國人，每每說共和國體養不出好兵，這不是夢話麼。

第四年（一九一七年）

本年又算西戰場比較沉寂的時期，聯軍取攻勢，而德軍取守勢。去年沙姆之役，雖因雨季中止，然而聯軍進攻的計畫，並未拋棄，一面俄國又改革軍制，增修軍實，預備本年春間，東西策應，大舉殲敵。時德軍已調興登堡當西部統帥，因戰線太長，防守不易，乃從原陣地退後五十里建設

新陣，自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退訖，這便是最有名的興登堡線了。聯軍同時開始攻擊，英軍從亞拉地方東進，法軍從蘭司地方北進。然德軍防禦極周備，當退軍時，新舊兩陣線中間地域，完全破壞，令聯軍無追躡餘地。所以這回攻勢，又是得不償失，到五月末又中止了。

本年西戰場雖無甚異彩，別方面却變化甚劇。其一，因潛艇政策，二月間惹出美國參戰，這是德國大大的不利。其二，俄國革命機緣久熟，加以德人陰爲挑撥，四月間革命實現，軍無鬬志，自此以後，東戰場完全鬆動，這算是德國之利。其三，去年羅馬尼亞參戰，巴爾幹頓形活動，冬間德軍乘沙姆停攻之後分軍南征，到本年春，這也算德國之利。其四，本年六月，希臘參戰，巴爾幹形勢又變，這是德國之不利。其五，本年三月，小亞細亞方面，英軍占領巴克達，這也是德國之不利。其六，十月間伊桑楚方面意軍戰線被奧匈軍突破，意人幾不復能軍，這又是德國的大利。總

而言之，這一年內，西戰場上，沒有甚麽異動，那大事都是出在西戰場以外，戰事活動範圍倒以南戰場爲中堅了。

四　最後之決勝

第五年（一九一八年）

本年是戰爭完結了一年，西戰場又大大的熱鬧起來了。那時俄國已經單獨議和，巴爾幹也差不多都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卻是西方美兵日增，其勢將不可制，德國不得不趁美訓練未就之前，傾其國力，孤注一擲，決個雌雄，於是有春夏五次總攻擊之舉。三月廿一日用新編兩個軍團向英法兩軍交界線進擊，最初數日間，兇猛得很，英軍右翼幾乎突破，僅退保亞明地方，—（法軍的最後複廓），靠法援軍自南來救，僅得支持，這是第一次。四月六日，德軍把攻勢轉向北方，擊英軍的左翼，目的是要奪取哥龍，（英法海峽口岸）至十三日，攻到伊白爾南方高地而止，這是第二次。五

月廿七日，再轉攻勢於蘭司及棱亞桑一帶，六月一日，進到馬侖河，這是第三次。六月九日，又展他的西翼向孟的埃一帶進擊，十五日占領梯來高地，這是第四次。七月十五日，從馬侖從梯來從蘭司從亞貢林各線同時進擊，再越馬侖河而南，十八日遭法軍反攻，不支而退，這是第五次。前四次雖然略地很多，但是力量已經一回比一回薄弱，到第五次退卻的結果，前四次所略地都退出了，白白賠了六十多萬人，到聯軍全線轉守爲攻，他便一敗塗地了。

聯軍攻勢，從七月十八日起，那時德力已竭，美軍新成，各國合舉福煦做了總帥，全軍呵成一氣，第一步，專突破德軍的空角，所占領的凡有四點：一是梯來，二是毛勒，三是梅威，四是聖密奇。第二步，從聖剛侵入興登堡綫，德軍陣脚動搖。第三步，行全線總攻擊，自九月廿六日到十月十四日，興登堡線竟被衝破了。第四步，向弗蘭得方面攻擊，德軍右翼

潰敗。自此聯軍進行，好像風掃落葉，三個月內，俘獲二十多萬，十一月初，德軍求和，十一日休戰，這回全世界的全武行大戲算是閉幕了。

卻是我們看這最後一幕戲，不能不起一個疑問，這幾年來戰場上你攻我守，變了家常茶飯，真是古語說的『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雙方取攻勢的都沒有大成功，也是四年來的慣例，這回德國攻勢失敗，表面上看來，還不是和第二第四兩年聯軍攻勢失敗差不多嗎？爲什麼結果就要到乞降休戰呢？我想除別的政治上原因不計外，就是軍事上也有很大的原因。第一件，你想德國人民，這幾年來捱餓拚命聽政府的命令去打仗，毫不退悔，無非是平日受軍國主義陶鎔久了，迷信他軍事當局的人確有把握，能得最後勝利，就是他的同盟國，都是同一樣的輕信，所以肯跟着他幹。這回春季總攻擊，大衆都知道是破釜沈舟的最後一舉，看見第一次一擊不中，二三四次以後，一蟹不如一蟹，安得不灰心絕望。到第五次的時候，德國國民

和他的同盟國對於軍事首腦的那班人，信用已經完全失掉了。明白知道斷無結果，還拿性命去博甚麼呢？所以與布土都紛紛單獨乞和，德國自己也革起命來，都爲這個緣故。第二件，德國軍閥實在看他的民命太賤了，凡爾登就送了五十多萬，本年幾次攻擊，又是六十多萬，到第五次時，已經是補充到無可補充了，兵數上比起聯軍來，已是相形見絀，這還不打緊，最可怕者，兵的「質」江河日下，幾十萬幾十萬一躺一躺死去的都是精兵，精的死完，只好拿劣的充數，第五次攻擊時所用的兵，大半都是從東戰場調回來，本來就是次等的軍隊，東戰場停戰後，閑了一年，軍紀都廢弛盡了，如何能捱得苦戰呢？第三件，這種東戰場調回來的軍隊，打仗是打不得，革命卻是革得來。原來俄國初次革命，已經有一半是由德人教唆出來，第二次過激派成功，也很得德人的助力，德軍閥用這種手段攪亂俄國，總算成功了。誰想天道好還，結果鬧個「請君入甕」，東戰場德軍，不知不

覺已經飽吃了過激派的迷藥，軍閥還睡在夢裏呢？還要和海軍軍人開頑笑，硬要白送他那十幾萬條不值錢的生命，所以基羅一聲革命，全個戰線響應，五十年的帝國，就嗚呼哀哉了！

五　德國失敗之原因

自德國敗後，各國人著書論他致敗原因的狠多。我覺得我們老朋友蔣百里所著的一篇，最爲精到。我就把他錄出來，做這一篇的結論。

附德國敗戰之諸因

蔣百里

一總說

可勝則戰，不可勝則不戰，三尺童子識其義，而實行也，則雖大智有未能焉。戰與不戰，政略之事也，勝與不勝，兵略之事也。有可勝而不可戰者，（如日本對中國山東問題下哀的美敦之時）有可戰而不可勝者，（如開戰時之比利時）故政略與兵略之間，有徵妙之聯絡，此之所謂可戰

可勝者，卽彼之所謂不可勝不可戰者也。而彼之可勝可戰，卽此之不可勝不可戰。故敵與我之間，有對抗之作用，勝敗不可以預測，和戰不可以强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戰之國家，而處於萬不可戰之地位，乃不得已徼倖於一戰以求成功者。則一九一四年秋德國之形勢是也。

所謂不能不戰者何也？兵之爲物也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其兵可強者，亦未有兵旣强而不求戰者，且以軍事之優勢而立國，一旦迄於彼我之間，强弱之勢得其均衡，則後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時，爲德計亦一機也，爲奧戰則同盟固，一也。英疲於內政，而俄法之軍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後，將或並此徼倖之一勝而不可得矣。雖然，此可勝之機，而非可戰之機，此不能不勝之消極原因，而非可戰之積極原因也。而不能不戰之根本，則實由於其國家之狀態不自然。

所謂萬不可戰之地位者何也？則政略上包圍之形勢已成也。包圍之形勢

孰致之，德人實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於德之存在與發展也。存在故見忌於法，發展故見忌於英，今有病食傷者，執不食則死之例以自解，而歸咎於食物之消化不良，豈通論乎。存在與發展，自然之勢也，所貴乎政略者，則人爲調劑也，故自致於萬不可戰之地位，其原因當歸於政略之失敗。

不能不戰而萬不可戰，此兩極端之間，必有一進路，而德人則過信其度。求解決於徼倖之一勝，以兵略上一勝之效，而轉移政略之形勢者，史牖有之。雖然，可幸得不可強求也，所謂不能使敵必可勝也，過信其可勝之度，欲以一時優勢之兵略，轉移數十年來失敗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數也。姑勿論馬侖之戰敗焉，縱得巴黎，苟法軍之主力得退以自保者，則最後之形勢終不可易，而此退以自保之權，則操諸法不操諸德，此則戰略之失敗也。要之，以政略之失敗，而致自陷於進退兩難之地位，不

思變其政而思以兵略濟政略之窮，則敗戰之主因在焉，今得取上之說而推論之。

二國家之狀態不自然。（時時在不能不戰之地位）

擴充戰備，即所以維持平和，此片面之真理，凡以證一國之狀態日處於不安之地位是已。十九世紀日耳曼民族之統一運動，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國民之發動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國之武力而成。自「弗蘭格福村」國民大會之失敗，而俾斯麥相普，遂戰奧敗法，而德帝國以成。成則成矣，而內外形勢，皆處於不自然之趨勢，法人建國根本，不利東鄰之有強國，而亞洛二洲之割，幾等於文身之恥，每飯不忘，而歐洲戰雲，時隱時現，一也。個人自由之伏流，其來源極遠，以軍事建國，勢必趨於武斷，不發於此，則伸於彼，而社會黨承產業發達之結果，其勃興較他國為尤甚，二也。逆其勢而鎮之，厥維軍備，然國民皆兵之祕鑰，已公開

於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競極其度，必有一日能發不能收者，故毛奇有和平無永久之言，而俾斯麥有二重保險之策，凡自知其國步之艱難，不能不苦心以求自濟也。

此種不自然之形勢，乃隨國家强盛之狀而益增其度。其在外，則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衝突，而三國協商日進於成。其在內，則政治之自由，加以貧富之階級，而社會主義日趨於盛，擴充軍備，一之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戰也。夫一國而至於求戰以自保，此可暫不可久之勢。必有一日至於敗者也。維廉二世之失敗，特速其時耳，以包圍啓敗戰之端，以革命結敗戰之局，莫或致之，若或使之，嗚呼！謂維廉一世即位之日，即伏五十年後敗戰之基，固屬過言。而原始要終，於政略之由來，固不能不就其建國之本源，一下深沈之觀察也。質而言之，不能不戰者，德國國家之歷史性使然也。

三政略之失敗(自陷於不可戰)

凡俾斯麥之所謂同盟條約者，中間無不有戰之一義。蓋以求於國際間自立於可戰之地位也，惟我可戰則人不可戰，和戰之主動在我，而和平可得。此則政略兵略間之微妙作用也。自威廉二世，而此間之作用失，當曾之初盛，奧忌之，法詎欲之，同一不欲也，而使之發不同時，此外交之成功也。自威廉二世，而是中之要領亦失，於是法之復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匯於一流，包圍之勢成，而和戰根本之主動，不復在德手矣。請言英，德軍閥視英德之衝突，一若既定之運命不可逃者然，以爲縱無南阿之電，縱無摩洛哥之干涉，海軍卽不擴張，比之中立卽不侵犯。苟德之商工業一日存在，則英必有一日參戰，果也必有一日也。拿破侖之世，必有一日與普戰也，而究何當於奧之敗普之興也。請言俄，俄德之交破於奧，然戰事之證明，則知聯奧之得，不足以補拒俄

之失。夫奧之爲國，不適於民族國家之大勢，援奧則逆勢而從井救人也，俄之南下，非英之利，拒俄則何爲者也。是則三十年來左周右旋，以自陷於萬不可戰之地位者，德人自取之也。

四兵略上之失敗

兵略上失敗之原因，則過信其度之失，到處發見。馬侖役之前，法軍之退也，其目的在自全而待機；自由退，非敗退也，而貿然減西力以東援，且大膽繞巴黎要塞之前，遂遭敗戰，其過信一也。凡爾登之役，竭其所有人員材料以攻堅，自以爲可勝，則狃於盎威斯要塞之易下也，犧牲數十萬，而卒爲法人所齕，於兵略上且無絲毫影響，遑論政略，其過信二也。最後之攻擊，及五次之多；傾其東力以西，亦自以爲必勝，勝誠勝矣，略地多而卒無補於大勢，又粘守其線，不肯速退，遂爲人所攻，至一退而不可復支，其過信三也。且惟其過信也，故動作反變爲不徹底

，開戰之初，壯丁之未受教育者百萬之多，國民皆兵之義云何，一也。東普要塞之不堅，急則救之，而忘菲烈德犧牲柏林之堅忍，以致西方之失敗，二也。瓦薩之役，俄軍幾不能退，而苟安於正面攻擊，三也。羅馬尼亞既亡，不乘時以定希臘，逗留國境，以致布加利亞之脫盟，四也。乃至過信飛船長砲可以脅巴黎倫敦，過信潛艇作戰，而引入美人之參戰，則尤衆目所共見者矣。

五結論（軍閥之禍）

吾今綜其敗戰之諸因而爲抽象之結論。則有一義焉。曰：軍閥之爲政，以剛强自喜，而結果也必陷於優柔而自亡，外强而中乾。上剛而下柔，是其徵也。「將來之在海上也」。「力卽眞理也」，德帝所以驚世之言也。夫其聲洪者，其中空也，世界之日醒，而自己被動之運命定。故凡今日軍閥所自辯其不得已者，皆足以自證其强之失也。俾斯麥性格剛毅之人

也，不能容而去之太早，興登堡亦性格剛毅之人也，不能容而用之太遲。奉令承教之人多，所謂才者則局部之人物，能見其小不能見其大，能見其一部不能見其全體。夫英之初戰，八萬人耳，自德軍人視之，誠不足道，而不知卒以自疲也。故軍閥派以軍事上種種不徹底之處置爲敗戰之源，而不知此不徹底之根本，實原於自身之闕點。夫必衆皆强而已始能强，然衆之强有時適足爲己之弱者，此古之英雄，所以終於失敗者多也。

讀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德國這回的失敗，實在是德國自身五十年來歷史所構成。至於戰爭臨了的時候，甚麼壯丁喪失咧，糧食乏絕咧，列國環攻咧，同盟離叛咧，國民革命咧，這些只算是自然之運，必至之符，只能說是結果，不能說是原因了。老實說一句。軍閥執政的國家。非弄到這種下合，不能了帳，恰像那些專講究丹藥採補的妖人，一定是因爲亢陽淘

虛了身子，斷送他一條殘命。百里講的『兵之爲物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能强，亦未有既強而不求戰』這段話最是至理名言。我們就近拿日本來做個引證，日本兵從前爲什麼會強呢？就是靠有個理想的攻擊目的，誰是他目的呢？甲午以前是我們中國，日俄戰役以前是俄國，所以那時候他的兵最強，過此以後，就漸漸不如從前，爲什麼呢？因爲目的完結了。他若不維持他的軍國主義，那麼立國基礎就要動搖，他若要維持他的軍國主義，除非重新找出一個攻擊目的來。所以再想拿中華民國做第二回目的，又想拿西伯利亞做目的，甚至想拿美國做目的，就像那服慣了春藥的人，斷了藥就要不能人道，打破後壁說來，真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了。

我們看從前有個什麼「汎日耳曼主義」到處闖禍，如今還有什麼「大亞細亞主義」到處闖禍，爲什麼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呢？說也可憐！人家是騎上虎背下不來呀。唉！真材實料的軍閥，尚且逃不了這等結局，可憐還有

那假冒招牌的軍閥哩，人家什麼政略兵略好的歹的一概都未夢見，卻是「上剛下柔外强中乾」八字做到盡致，自己一定要跳火坑，可是佛菩薩也沒有法子超拔他哩。

我也沒有許多閑工夫替他們感歎，如今戰場形勢大略明白了，明日就去遊歷罷。

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

一　首途

這一篇是我們的戰地遊記了，我下筆之先，對於法國政府，不能不表一番鄭重謝意，因爲他們陸軍部和外交部各派一員陪伴，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旅費，都承他政府供給，我們本是私人漫遊，這種禮貌，實太過優渥了。我們同行的是蔣百里，劉子楷，楊鼎甫，徐巽言，王受卿，加上法政府所派兩員，共九人，張君勱因爲各國私立國際聯盟研究會正在倫敦開聯合會，他代表中國人列席，丁在君因爲要去洛林州調查礦業，所以都未同行。我們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來。遊的地方，是從馬倫河一帶起，經凡爾登，入洛林州，再入亞爾薩士州，折到萊因河右岸聯軍占領地，假道比利時，循謨士河：穿過興登堡線一帶，到梭阿桑，南返巴黎

。實在遊戰地的時候不過一半，其餘只算遊停戰前的德國領土罷了。

三月六日早上七點鐘從巴黎北車站起行，那時正是舊曆正月底，北方氣候，日子很短，我們開車好一會，那太陽才從濃霧中掙扎些影子出來，卻還是無精打彩，好像當不起家的樣子。沿路上都是半消半凝的殘雪，和霧中黃日相掩映，別是一種陰森景象。我們向東北行，一路沿著馬侖河北岸，十點半鐘，到蘭士車站下車，過了這地方，我們便沒有火車可坐了。原來這蘭士是法國歷史上很有名一個都會，是古代羅馬人建設的，有一座羅馬記功坊，遺址尚存，算是法國著名古蹟之一。有個古寺，係十世紀所建，這寺便同英國的「威士敏士達寺」一樣，法國人認爲神聖之府。我們讀西洋歷史，都知道當百年戰爭時（一四二一九年）法國有一位救國女傑貞德，那貞德借神設道教將圍攻巴黎的英軍擊退後，便扶了法王沙里曼第七在這蘭士寺行即位禮。自此以後，歷代君主所有大典，都在這寺裏舉行。近二

三百年，蘭士又成了極繁盛的工商市府，因爲附近一帶所產葡萄質味最好，市內有幾個大香檳酒廠，這酒別處是仿造不來的，所以當戰爭前，市中有好幾萬居民，大半是靠這酒來養活。這回戰爭，兩次被敵軍占領，前後馬命兩役，這地方都是個要點。我們火車上已經過多少馬命戰役遺跡，但苦無從細看，將到蘭士車站時，見到處一堆一堆的瓦礫，各處房屋，什有九都是賸下半截廢牆。想起杜工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詩句，便自十分傷感，其實比起後來所游殘破各地，這蘭士實在不算得什麼哩。但是我們後來的感動，却比不上初到蘭士時利害，可見人類感情這樣東西，實適用效力遞減的原則，頭一次刺激，入人最深，多經一次，神經便麻木一度了。閑話休提，我們在市上瓦礫堆中徘徊片刻，便往參觀古寺。這寺當一九一八年德軍最後攻擊時，專拿寺來當砲彈射的，破壞得不成樣子。寺前廣場，原有貞德的銅像，一位十九歲絕代佳人，俊眼微微向上，作

一種懇誠信仰的表情，手持軍旗，立在馬上，說不盡英姿颯爽，元氣淋漓，可惜全像已經破壞，我們僅得在照片上想像刼餘塵影了。這寺是法國境內第一個峨特式建築，寺前門樓彫刻之美，法人常以自豪，如今是傾圮了一半。寺內五彩玻璃名畫，都是十三四世紀遺物，也十分燬了六七，正面的祭壇，祭壇旁邊法王即位時所御的寶座，都已不留痕跡了。從前人說戰爭和文明進化很有關係，戰爭究竟能否產出將來的文明，姑且勿論，却是從前的人類文明遺產，已經糟蹋不少哩。

我們也犯不著多作無聊的傷感，肚子餓了，商量吃飯去。唉！戰前熱烘烘一個大市鎮，如今只剩下一間完好的房子，就拿來做軍人公共食堂，我們在那裏胡亂用了一頓中飯。順便去參觀香檳酒廠，廠的上層，也破壞了，單有地窖子裏藏酒的地方依然無恙，總算地底下一個魯靈光殿了。據說德軍占領時，大酺三日，將那酒盡情的牛飲，却是現在所藏，還值四千

多萬，那規模的宏大，就可想見了。

我們在蘭士，恰好碰着他們軍中行授勳禮，受勳的是本地出身兩個負傷兵。行禮時約有一連的軍隊齊集廣場，市民重重圍繞，先奏軍樂，次由一小軍官朗誦該兵戰績，然後一高級軍官代表總統將所授勳章親掛在該兵襟上，再代表總統抱著那兵和他十分親熱的接一個吻，（卽代表全國民致敬愛之意）市長又代表市民和他接一個吻，跟着四面鼓掌聲音，就像萬雷齊發。我們看着，實有無限感歎，想起勳章這樣東西，原是君主專制時獎勵虛榮的作用，在民治主義底下，論理本不該有，但虛榮心既是人類公共的弱點，一時未能剷盡，那麼姑且利用他，也要令他含有相當的價值。你看人家行這個禮，何等莊嚴，何等誠懇，真可以叫人死心蹋地爲國家犧牲這條性命，這纔是國家主義底下一種精神教育呢？像我們政府公報上一批一批的勳章雨，恐怕還彀不上獎勵虛榮，只算發表恥辱罷。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便離開蘭士向東進發，沿路鐵道，早已破壞，只得由法國政府預備三輛軍用汽車護送前行。所經各地，都是開戰第一年和第五年血戰之區，再溯上去，那拿破侖和俄普奧三國聯軍大會戰，也在此處。那回大戰是一八一三年十月上旬，這回馬侖之役，是一九一四年九月上旬，僅僅差十一個月就滿一百年了，那回拿破侖是先勝後敗，這回威廉也是先勝後敗，雖然主客殊形，却是野心家到了收場一定失敗，算得了兩回切實教訓了。沿途經過各戰場遺蹟，那陪伴的參謀官隨時指點，我們也常常下車觀覽形勢，恐讀者厭煩，不復詳敘了。是晚八點鐘，在一個小市鎮名叫聖梅諾的投宿，明日上凡爾登去。

二　凡爾登

我們昨天下半天和今日上半天，走的都是筆直的一條大路，這是巴黎通凡爾登的官道，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們拿英國路政來比較，

確是有點不同。英國的道路，不用說也十分修潔，但他總是因山林川澤的形勢，而且繞避田園廬墓，所以不免彎回曲折，法國的道路，是仿古代羅馬人樣子，都畫出縱橫直線。此事雖小，却很可以表出兩國國民的特性，英國人百事都是歷史上自然發達，有一種環境起，便做出一種事實來和他順應，好像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法國人不然，百事都懸出一個理想，拿理想做標準來規立計畫，依着計畫演成事實。我們試從政治上藝術上種種方面觀察，到處可以看出兩國根本精神不同之點。路政亦其一端了。這兩種精神，各有好處，別國人學步，怕還是學法國穩當些哩。這是我路上一時的感想，離本題太遠了，請讀者見諒。

七日午前，我們穿過阿岡林，這是極大的一座森林，德軍圍攻凡爾登時，失敗過後，還想縱斷巴黎和凡爾登的後路，所以用全力來爭此地。他的皇太子軍卽屯林中，兩軍在此經過多少回苦戰，現在地下的鐵條網和樹

上底障穗（用來防飛機偵視的）依然到處滿布，樹木雖然還未燬盡。却把絕好風景的所在，弄成狼籍不堪了。出了大林，遠遠早望見凡爾登高原，十點半鐘就到那裏了。

凡爾登市是怎麽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苦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渒拿來聯想比較，或可彷彿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我們初到，就先在舊市街憑弔一回，但見到處都是半堵廢牆，底下堆着一大堆斷磚零瓦，還虧是地氣冱寒，野草毒蟲，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無插足之地了。隨後參觀一個大教堂遺址，正殿早已殘破無餘，旁邊一間牧師靜室，還算完好。這教堂是凡爾登最高處，我們從四面破窗中大略憑眺形勢，雄峻肅括之概，一覽在目。當德軍開始攻擊時，他的皇太子向軍士演說。說半個

月後德皇就要在這教堂行凱旋禮，如今却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歸於盡，細想真是何苦來呢？

這日天氣異常凜冽，我遊市街時，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齒不住的在那裏打架，想弄杯火酒一吃攩攩寒氣．却是全市沒有一家店鋪；從那裏找起，後來到砲台裏頭去，算是得着了，方纔稍稍回過煖來。這總砲臺穴在地中，最深處離地平好幾十丈，進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裏頭，覺得和地面上成了兩個世界，據說當時大砲每日幾百發的在外邊亂打，砲臺裏頭的人聽著，不過像幾串爆竹哩。我於軍士是十二分外行，裏頭各種設備的標新領異，實在無從理會。就中令我很感動的有幾件事：第一，裏頭有個大教堂，聽說當軍務最吃緊的時候，祈禱禮拜，未曾停過，兵士的信仰，比平時還加增了好些。我想陸秀夫在厓山舟中抱着帝昺講論語，是講給一個人聽的，所以看來覺得有點迂腐，有點作僞，這個却是當多數人

生死呼吸的關頭，替他打一根道德的藥針，真算國民教育一種好法門哩。第二，裏頭有個很大的音樂場，兵士打仗回來，就在那裏奏樂唱歌跳舞看影戲，還有許多軍中文藝會軍中美術會，常常在那裏開會呢？「歌舞從戎」，「投戈講藝」，在我們歷史上是一種文飾的美談，在他們却是日常茶飯哩。第三，裏頭有一個極完整消費協會，是由兵士組織的，軍官也加入幫忙，是將兵士需要物品，廉價販售，聽說每日有好幾萬佛郎的進出哩。單就這幾件事看來，你想人家的兵是什麼樣的兵，人家的國民是什麼樣的國民，像我們還配在世界上站住嗎？

我們大略遊覽一徧，就在砲臺內食堂午飯，承他們司令官極優渥的招待。停戰以來，意大利王比利時王都也曾到過凡爾登一次，都是在這裏吃中飯，而且吃的就是營裏的家常便飯，不過開一瓶香檳酒，就算敬禮外賓了，就這一點也很看出他們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掛着政府頒給的光

榮勳章，——這勳章不是給個人的是給砲臺的，——下面掛一個海棠式銅牌，刻着 Cannot has he pas 一句話，意思是「不准他過去」這句話，是比丹將軍接防凡爾登時誓師所說的，如今變成凡爾登歷史的成語了。此外則各協約國所贈的勳章，掛滿四壁，還有許多德國砲彈銅帽等類和各砲臺被敵砲打下的鐵片，擺滿一屋，竟把食堂成了小小一個博物院了。

下午我們去遊分砲臺，本來要遊兩個，因爲迷失了路，險些連一個都遊不成哩。我們坐的是軍用汽車。還有總砲臺的軍官做嚮導，怎麼會迷失了路呢？因爲他們砲臺，都是暗壘，外面本來就沒有標幟，各壘聯絡路線，每每要拿地圖現找，經這回猛攻之後，路線多改了樣子，所以連本地人都鬧糊塗了。我們出了市街，便循一帶岡巒而行，但見滿地焦枯，連一根草毛也沒有，這裏一個坑，那邊一個洞，好像癩頭和尚的樣子，那大的坑竟有三兩丈深十來丈闊，現在冰雪塞滿，雪溶過後，想來裏頭可以淹得死

人，唉！這都是一顆砲彈打成的哩。若問這些地方幾時可以恢復原狀，只怕三二十年還瞉不上說這話，因為地面幾丈深以內，都是硝精鐵屑，把地質地味完全變了，除非將這層地皮老實剗去；另墊新土，纔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其理很有至理哩。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冢，上頭插着千百成羣的十字架。和那破殘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咧，破靴咧，彈殼咧，馬蹄鐵咧，空罐頭咧，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砲臺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絲雨來，我們的車既已迷了路，三翻五覆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麼熱中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縵的文明，究竟將

來作何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好容易才找着一座分砲臺，這砲臺名字叫做「伏」，我就叫他伏壘，這伏壘經過敵軍兩次猛撲，幾乎失陷，一次有敵軍五十七人肉薄到壘門一個小丘上，距大砲機蓄所在不過數丈，被守兵殲滅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壘中軍官和我們談那回短兵相接的壯烈搏戰，還是肉飛神動，我覺得總不過是人類獸性的寫真罷了，懶得記他。但兩造死亡的八十九人，却是同葬一丘，真算得『白首同所歸』了，我想魂而有知，風晨雨夕，彼此聚談，真不解白白交換這條性命所爲何來哩。

我們由那壘中軍官引導，裏裏外外很詳細的參觀一回，今也不必細述，不過大規模的壕溝生活，總算看過大概罷了。天色不早了，我們若趲不上梅孜，就要露宿一宵。趕緊走罷。

三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

亞洛二州問題，總算這回大戰主要動機之一，自德國全敗，這問題迎刃而解，不等到維爾賽議和，早已在休戰條約上割還法國了。我們已經到了凡爾登，和洛林州的首都梅孜相距咫尺，所以就將這歷史上葛藤最多的兩州順便一遊。

凡讀過西洋史的人，誰也知道一八七一年普法和約普國割去法國這兩州。法人引爲大恥，臥薪嘗膽以求復仇，但從歷史上放眼看來，要認這兩州正當的主權，這盤帳其實算不清楚。查爾曼大帝裂土分封時，這兩州還算是分給德國，至一五五二年，梅孜，甘爾，凡爾登三小侯，要脫離德意志皇帝而獨立，乃求法王亨利第二保護，是爲這問題發軔之始，其後經過三十年戰爭及一六四八年一七六九年戰爭，這兩州纔完全合併給法國，自此公認爲法國領土者將一百年而普法戰爭起，普國割這兩州時，那裏肯認是攘奪，還不是說的光復舊物嗎？所以割讓後五十年間，一部分故老遺民

，暗中拿愛祖國這句話相激厲，一面政府當道，也是拿愛祖國這句話相詰誠，同是一句話，却是歸結到正反對的兩極端，也算得亙古未聞的奇語了。雖如此說，兩州人民，比較的還是認法國當祖國者居多數，所以那回割讓條約，雖經兩政府交換，而亞爾莎士人嬰城固守尙四十餘日，到糧盡械竭，才勉强納降：兩州人民跟著還力爭住民投票自決所屬，德人不許。忍氣吞聲算了，一面在法國議會當時兩州所選出的議員，向國會作訣別演說，拿「長毋相忘」「復歸有日」的話來相矢誓，一字一淚，給法國人和兩州住民一種極深刻的激刺，這都是那回割讓時所演沈痛悲壯的史劇了。到這回割還法國，雖不敢說全體住民個個都滿足，但總算歡迎的多，反對的少，前回所演種種悲劇，一齣也沒有演過，德人雖亦有「住民投票自決所屬」的煽動，住民却是置之不理，這可見兩州歸還法國，總算得名正言順了。論起兩州隸德的年代，實在比隸法的年代還久長些，爲甚麼定要傾向法國呢

？據我看來，第一件，當十六七世紀時，德國文化程度，實在有些不及法國，故兩州改隸以後，自然易於漸染法風。第二件，萊因左岸的住民，本來都帶一種活潑跳脫的性質，和法國國民性相近，和德國國民性相遠。第三件，自從德國占領以後，求治太急，努力用同化政策，事事加以干涉，不知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平等理想，深入人心，兩州民既已習之若素，專制之威，如何能受，所以愈干涉愈生反感，愈防範愈招攜貳，德人所以不能終有兩州，一半也算咎由自取哩。記得當時老毛奇將軍有句話，說道：『亞爾莎士洛林，過得五十年，纔算真真我們德國的領土呢』？他的意思，也是認定了這塊肥肉不是很容易吞得下去，不料恰恰到了第四十九年，就要吐却出來，毛奇的話，竟成讖語了。

法德兩國所以拼命的爭這兩州，並不是面子上爭領土伸縮的名譽，其實軍事上生計上，兩州之對於兩國，真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的切膚利害

梅孜和司脫拉堡兩要塞。軍事上呢？老毛奇叫他做「最短的國境防備線」。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都是世界著名難攻不落的堅壘。生計上呢？米尼特的鐵礦區，廣袤四百六十三方里，綿跨兩州，每年產鐵二千一百萬噸，計德國全境每年產鐵總額二千八百五十萬噸，這個礦區所產，占了四分之三了。五年以來，所以能軍械日新持久不屈，都是靠這礦的供給。兩州關係，既已如此重要，所以法國開戰之初，即以恢復兩州爲最主要之目的，中間和英俄兩國締結密約，頭一條就是要求講和時以此爲主要條件，一九一六年時威爾遜想做調人，要求兩造宣布戰爭目的，法國首舉的便是恢復兩州，後來威爾遜提議講和條件十四條，便將這條加入，明白承認。反觀德國方面，雖屢次提議講和，然而對於這一條，始終絕無絲毫讓步的表示，和議所以中梗，未始不由於此。倘使戰局成爲兩敗俱傷的局面，那麼到議和時，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還有多大的爭執？後來德國一敗塗地，這問題竟在休戰條約上輕輕

鬆鬆一刀兩段的解決，也算五年來人人意想不到的事哩。兩州的歷史和他的價值，既已大略說明，再敍我們行蹤罷。

我們離開伏壘，天氣已將近晚，匆匆乘車往東進發，雨卻漸漸大起來了，當黃昏慘淡的時候，冒著風，衝著雨，行這千里蕭條的原野，雖然我們異鄉異客，沒有什麼風景山河之感，但對著這種氣象，也不免「人言愁我始欲愁」了。將近日落時，已經由法國洛林州入到舊德國洛林州——洛林割讓時，僅割其半，所以從前德法二國，各皆有此州名，——當初開戰時，法國軍隊，曾由此地侵入，其後德軍越比來攻，始倉皇調返，那時用兵痕跡，還隱約可辨，將到梅孜附郭，經過一座森林，隨行參謀官指點說是一七九八年法國革命軍大敗聯合軍之處，還有個紀念碑呢？我想那回戰勝，真算得人類進化史上一場義戰，可惜天黑，不能下車憑弔了。我們一路飢寒交逼，直至晚上快十點鐘，纔到洛林省城的梅孜，幸虧客棧是早已經知

會過的，替我們留下很豐盛的晚飯，諸君試想，這頓飯是怎麼個滋味呢？

客棧裏掛一幅畫，很有意思，畫的是中間坐着一位極慈祥的老太婆，旁邊兩位女孩兒，大的穿亞爾莎士服裝；小的穿洛州服裝，都撲在他懷裏，那題目是『認娘還要投票嗎』？因爲那時德國和中立國報紙，每每援引威爾遜十四條的民族自決主義，說亞洛兩州改屬，也該由住民投票一次，法國人反對他，這畫就是表示這個意思。我說法國人也未免過於意氣用事，其實投票一次，還不一定是大多數通過改屬嗎？這樣子取得這兩州的主權，不是更公正更鞏固嗎？兩州問題，糾纏不休的已經好幾百年，因爲德法兩國你來我往的拿他當戰利品，那住民就像從前俄國農奴一樣跟着土地移轉管轄，沒有一回尊重他們自決的權利，所以終久成一個問題。這回還是照鈔舊文的解決，能否算做永遠解決，我還不敢斷言哩。

我們新近從倫敦泰晤士報上看見美國人賽蒙一篇通信，—此人是著名

新聞記者，曾和我談論，說西洋文明定要根本改造，一說『梅孜這地方，是法德兩文明直接交衝點，大禮拜堂及某附近代表法國文明車站及其附近代表德國文明。』我看見這話，覺得很有趣，所以一到梅孜，就想按圖索驥的研究一番，雖是對於兩國國民性沒有深邃的研究，不能下精闢的觀察，但就表面看來，也像有幾分領會。車站一帶，土人叫做新城，禮拜堂一帶，叫做老城，兩城氣象，一望便覺截然不同。新城建築，都是方的粗的堅實的樸素的嚴整的，老城建築，都是圓的多角的緻巧的流麗的。那街道，新城表示一種意匠的秩序的感想，老城表示一種自然的自由的感想。再看那民情，新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方嚴峻整的美德，老城自然覺得有一種活潑樂羣的美德。仔細看來，真是兩種文明好個對照。別處都市，劃出一區自爲風氣的，未嘗沒有，例如美國各市的唐人街，歐洲各市的猶太人街，雖住民氣象，與別不同，但總是寄人籬下，不能把自己的文明特情表示出

來，像梅孜這樣的實是少見。因爲兩邊都是很高等的文明，程度相當，同生息於自治政制之下，各人能彀把他固有的特長，用平等的方式盡量發揮，所以特質都顯豁呈露了。現時雖未能淳化爲一。但接觸既頻繁既切密，則化合作用，自然發生，將來或有一種新性質的文明，從此地胎孕，也未可知。就這點看來、德法兩國屢爭二州，迭爲勝負，安知不是全人類進化事業之一種手段呢？我因此又想起歐洲文明，爲什麽內容如此其豐富，分化如此其靈敏，就是因爲接觸的機會多，消受的機能慣，我國從前除了印度以外，沒有機會和別方面的高等文明接觸，無怪停頓到今了，現在機會到來，且看我們能不能利用罷。

我們在梅孜住了一天半，照例應看的地方都看到了，內中最令我感動的，却是一個新銅像。該市公園正中，本來有一座德皇維廉第一的銅像，光復之後，市民把他毁了，別造一座來替代，我們來遊的時候，正在拿石

灰捏成像範，還未動工呢。你猜這替代維廉第一的人是誰？玻安加利嗎？不然，克里曼梭嗎？不然，岳福嗎？福煦嗎？不然不然，法國前代的英雄某人某人嗎？更不然，他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人，也並不像那一位有名人的相貌，他身穿法國兵卒的軍衣，頭戴法國兵卒的軍帽，背著一個軍用皮包，右肩擎一枝槍，左脚踏著一件德國軍帽，像碑底下刻著 Cn las aj 三個字，——直譯爲「拿住他們了」，——若定要問這人姓甚名誰，我只得拿中國話答應，說是姓法名叫蘭西的一位兵大爺便了。我看了這銅像，覺得他用意真是深長美善，他表示出一國中歷史上大事業，並不是一兩位有名人做出來的，乃是大多數無名人做出來的，所以這個銅像，我叫他做「平民化」的銅像。其實歐美今後大勢所趨，那件事不是「平民化」，這銅像不過一種顯著的表徵罷了。

我們昨日纔看新戰場，今日又來看古戰場，看的什麼？就是梅孜郊外

聖帕里華一帶古原，一八七〇年拿破侖第三的大軍在此地打個大敗仗，鬧到國內革命，身爲俘囚，和這回維廉第二的末路，恰好一個對照。我們來遊時，正碰着一大羣市民圍着一座德國紀功碑，演那「長繩百尺拽碑倒」的把戲，那碑是一個銅獅子擎着德國國徽，張牙舞爪，我們到得跟前，獅子正倒滾下來呢，——相隔十來丈，還有一碑，是德意志女神，手拿一箭，射向法境，那碑是前兩天拽倒了，一羣孩子在神身上正爬着頑，我們便向這些孩子討點破銅片帶回做紀念，一面周覽平原。只見水田漠漠中輕風吹動麥秧，好像波紋皺漾，除遠遠望見一座土堆說是當時戰士叢冢外，戰爭遺蹟，一點都看不出來了。五十年事，如夢如夢，真可發人深省，但不知那夢中人前夢後夢却相續到幾時纔了哩。

十一日夜間四點鐘由梅孜搭火車，天亮就到司脫拉斯堡，——以下省稱司堡，司堡是亞爾莎士的省城，從前德國經營這兩州新領土，就拿這裏

做中心點，所以規模比梅孜更爲宏大，全市也可分作老城新城兩大部分，老城以大教堂爲中心，教堂全部用紅色石築成，所以我起他一個名叫做赭石寺。赭石寺爲十三四世紀遺物，最精麗之峨特式，內部全用攢疊式的圓柱，一大柱以無數小柱圍繞之，攢而爲一，各小柱皆透鑿離立，雕鐫之精，生平少見，舊城內屋舍的建築。許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式，樓房多凸出，好像飛檐，上層比下層寬，屋頂多作尖三角形，家家外牆，多有壁畫，滿目都是古香古色，赭石寺旁邊，有一間十五世紀的古屋，如今拿來做飯館，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並不是貪他菜好，只算頑古董罷了。新城是德國割領後所建，以德皇行宮爲中心，行宮前面一個大廣場，右邊一帶爲各行政官署，左邊一帶爲大學和圖書館，正對面爲州議會和法庭，廣場中間便是大公園，那種莊嚴整肅的氣象，簡直成了縮影的柏林了，這就是司堡大概的形勢。

司堡當第一世紀，已見紀載，原是歐洲中部一座有名的古城，十三世紀前爲天主教聖僧采地，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爲德意志自由市，一六六一年，始隸法籍，那時正路易十四全盛時代，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文化感受極深，貢獻亦不少，發明印字機的顧丹伯創造法國國歌的黎士禮，都是本市籍貫，所以他的市民，對於法國對於世界，都很有點自負，法國人向來也拿他當國中聲明文物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巴黎羅浮宮前面有八座女神像，代表全國，內中一座，就是司脫拉斯堡女神，自從德國割去亞洛二州，巴黎市民便在這神像左臂上纏一塊黑紗，表示持喪服的意思，每年到割讓紀念日，總有無數人集在這女神像下，徘徊瞻戀，繼以痛哭，五十年來如一日。直到這回休戰條約實行，兩州完全光復，那神臂黑紗方纔除掉，如今滿身都掛著極美麗的花球花圈了。我曾做過一首詩寫這件事，詩雖不好，也把他記下來。

司脫拉斯堡女神歌

「憶共衆靈戲玉京，餐霞浴曦能駐齡。罡風一夜吹夢墮，隻影淪謫隨客星。銀漢半枯碧槎斷，雌鳳雄龍不相管。高鬟撤珥任雲慵，繡襦委篋隨塵涴。（亞爾莎士婦女服飾喜戴角巾高盈尺其裙皆刺繡）塵涴雲慵秋復春，舊時鴛侶愁知聞。玉璫減淚迴環寄，青鳥無憑空斷魂。叩閽問天天不語，詔我靈風與夢雨。烏紗籠臂篆沈憂，綠玉垂胸結延佇。（普法戰役曾從軍者立有一會其會徽之綬章黑綠相間黑示持喪綠表希望巴黎人亦常將此章懸神像胸際）多情今夕是何年，雲捲長空月自圓。相將駕鶴好歸去，瑤池廣樂正喧闐。却看王母頭如雪，相思待與從頭說。點檢零脂未忍施，中有啼鵑萬絲血。」

我們在公園散步，迎面來一位老頭兒，襟上帶著黑綠綬相間的銅質小徽章，一望就知道是普法戰爭時候的軍人了，我就迎上去和他攀談。據他

說當一八七〇年普軍圍城五十天，打進城的砲彈共十九萬三千七百二十二顆，城中舊建築毀去了什之七八。當時他們的守將有句名話，說是「你拿去是可以，要我送給你却是不能。」—至今他們市民還常常念著這兩句話呢？這位老頭兒他說他自己住在這城裏四十九年從來不肯說過一句德國話，他和我們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話。雖是語無倫次，我總覺得十分可敬。現在新任都督，名叫游霞衞，也是本城人，普法戰後，大去其鄉，五十年不履故土，這回戰爭，在凡爾登立過大功，光復後帶了八師團在這裏防守，可惜他正往巴黎，我們沒有會見。

「我們游亞洛二州，刺激最深的，就是法國人這點愛國熱誠，他們全國人無論男女老幼識字不識字，對於這件事都當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飯不忘，法國能轟轟烈烈站在世界上頭，就是靠這點子精神貫注。將來若有世界大同那一天，把國界破掉，那是別一個問題，若是國家這樣

東西一日尙存，國民缺了這點精神，那國可就算完了。這點精神和所謂軍國主義却是根本不同，軍國主義是要凌奪別人，這點精神只是防衞自己。就個人而論，必要人人對於自己努力正當防衞，不畏强暴。然後強橫的人纔知斂跡，所以個人勇於自衞，便是裁制惡人的最好法門。推論到國家，則國民勇於自衞，便是裁制暴國的最好法門了。這回大戰，在人類進化史上很有價值，就是爲此。我們對於法國人很表敬意，也是爲此。回頭看我們中國人，說他沒有這點精神嗎？不能，你看這回對於山東問題，那一個不激昂慷慨，說他確有這點精神嗎？這却還待商量，你看現在全國中有人提起台灣一個字嗎？我們失台灣，還是在法國失亞洛二州後二十年哩，都是戰敗割地，情形全然一樣，人家是深痛徹骨，五十年間沒有一刻忘記。我們在當時，何嘗不也是人人驚心動魄，不過三五年，早已撇在腦後，像是公認搶刧的人有正當權利了。然則今日雖然磨拳擦掌的爭山東，等到山

東當真被人拿去後，只怕也把他當作第二個台灣一字不提了。我不敢說從前爭台灣現在爭山東這些舉動都是出於虛僞，但可惜只像小孩子一般，一時惱起來，鬧得潑天撒地，過了點把鐘，便全然忘記了，這叫做只有衝動，沒有情操。我想我們中國人，智力不發達，是很容易補救的一件事，情操不發達，那却是不治之症。什麼好主義拿到中國都變成『惡化』，爲的就是這個毛病。我們說要愛國嗎？像法國人這種愛法，真可以令我們反省哩。

至於講到亞洛二州本身問題，德國同化政策，雖然沒有成功，却是影響也很不小，毛奇說是過了五十年可以安心，我想若是沒有這回戰爭，德國再下幾十年水磨工夫，未始無成功之日。因爲前次割讓以後，許多法國有血性的人都搬走了，德國人便移植了許多進來，現在情形，洛林州雖是法人占優勢，亞爾莎士州却是德人占優勢，因爲他本來是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市，加以五十年來刻意經營，自然是勢力日增了，不過因爲德國是專制

政體，他們愛自由慣了，有點不願意，這是和德國軍閥的惡感，並不是對於德國文化根本反對，倒反因爲兩種文化，接觸得近，現在隱然造成非法非德亦法亦德一個小小的新文化區域來。德國人從前想拿他做戰利品；固然失敗，法國人以爲他從此回了娘家，恐怕也要斟酌哩。記得我們在梅孜的時候，拉着一位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問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說『我是洛林人』，後來到司堡拉着一位十七八歲的，還是拿那句話問他，他說『我也不管是德是法，只要沒有兵的國，我就願做他的國民。』這雖是孩子話，却可以看出個中消息哩。

四　萊因河右岸聯軍駐防地

休戰條約第五款規定萊因河左岸一帶應由聯軍暫時占領，派兵駐防，該約簽字後，卽時實行，現在這駐防地分三個區域。第一，法比軍共同駐防地以邁陽士爲中心。第二，美軍駐防地，以哥布列支爲中心。第三，英

軍駐防地，以哥龍爲中心。這一帶都是德國工商業極繁盛的所在，如今變成軍事要衝，我們合當一遊。

十二日正午，由司脫拉士堡起行赴邁陽，我們到這些駐防地，立刻起幾種奇異的感想：第一件，並不見有什麼軍用票。第二件，並不見有什麼鐵路警察。第三件，並不見有什麼民政署。這些事在歐洲人眼裏，自是認爲固然。但我們將日俄戰爭時奉天一帶情形和現在青島濟南一帶情形比較起來，覺得我們那時還是中立國，好意借條路給人家走一走，那大軍所過，便有這種種把戲。此地乃戰勝國在戰敗國境內駐防，倒反這樣客氣，好像强權的適用，西方人和東方人還分些程度哩。

邁陽爲海色大公國首都，當德國革命時，各聯邦君長都亡命境外，惟這海色大公雖已退位，仍住市中作一良善市民，算是一個例外了，法軍總司令芒場將軍正回巴黎，他那副司令勒特將軍住在邁陽附近之威士巴頓。

十三日約我們到那裏午飯，威士巴頓是萊因河岸著名風景地，歇夏時各國人都往遊耍，號稱中歐的銷金窟。有威廉第二一所極壯麗的行宮，那守將便在宮內設宴入席前先領著我們徧遊該宮，他自己住的便是皇后臥房，衾褥妝鏡，不移而具。勒特向我們一一指點，面上很現出幾分得意之色，像是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哩。我一路參觀，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覺得天道好還，實在可怕，這不是活畫出一位義和拳時候北京大內裏頭的瓦德西嗎？威廉追懷往事，不知何以爲情？

同席的有一位英國女軍官，終席議論滔滔不絕，大約說的都是女子當兵不讓男子這一派話，還說『軍隊快要解散，悶得慌，可惜再不能得這種壯快生活了』。我們正爲他是個女子，不好將他的話駁回，但覺得英雌氣味，有點不可嚮邇。男人吃了軍國主義的迷藥，已經把世界鬧到這種田地，還禁得起女人助興嗎？好在這種人也不過少數。不然，真算得人心世道

之憂了。

我們飯後在威士巴頓山上公園遊覽一回，便回到邁陽。晚間，法軍的參謀長在海色大公故宮請宴，極力說萊因左岸一帶應該從德國分離另設一個緩衝國，還說是本地方人民多半都願意。我想這自然是法國人一相情願的話，斷不會成爲事實。若說這一帶果然有設緩衝國的必要，恐怕是將亞洛兩州合併於現在之『聯軍萊因占領地』纔算公平哩。但緩衝國之議，現在已不成問題，且不說他罷。

十四日由邁陽赴哥龍，沿途所經，正是萊因河風景最勝處，這一帶當晚春初夏的時候，葡萄偏山偏谷，桃杏雜花相間，岸上的地，天上的雲，河裏的水，都是五色的。每天傍晚，有許多極壯麗雅潔的遊船，溯洄上下，眞算得畫裏光陰，詩中國土。可惜我們來得不是時候，正當陰冬沈寂，周圍境界都像睡著，况是戰後瘡痍滿目，那裏還有人敢想到行樂？河上一

條遊船也沒有了，只有些黨魚式的煤船，倒還絡繹不絕，替這冷靜的河流做些點綴，兩岸上無數古堡，隔十里八里便看見一座，堡的式樣，種種不同，好像專做來替畫家布景，這些堡都是中古時代騎士貴族留下來的紀念。還有許多綠林豪傑，都曾拿來做他的窟穴，倘使能彀叫這些堡神各各背他自己的履歷，只怕每一座堡都可以供給一部浪漫忒派小說的材料，我們如今都說他是黑暗時代的遺物了，但就這些堡神冷眼看來，現在比他們能够光明幾多呢？只怕要『待考』罷。還有一座日耳曼女神像，是德國統一後新近做來記功的，這十九世紀新新體美術的女神像參在許多古香古色的舊堡中間，擺出個莊嚴神聖樣子，就像新出來的德意志皇帝統率著幾十位固有的聯邦君長，從容坐鎮，日耳曼女神，也算是兼領萊因河河神了。但現在的萊因河，變成『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正不知這位女神獨立蒼茫，背地裏淌了多少眼淚哩。

哥龍是普魯士的大工業市，德國全國的大都會，除了柏林漢堡就數到他了。論起這地方。在軍事上本來不算重要地點，因爲他和那永久中立的比利時接壤，能有什麼軍事作用呢？然而自開戰以來，哥龍實已成了軍事中心，德皇的大本營，有好幾次就駐紮此處。事後看來，乃知這裏的鐵路倉庫等項，無一不是祕密中作軍事預備，可見德人破比利時的中立，處心積慮，已非一日了。

哥龍車站之宏壯，號稱歐洲第一。五年以來，西戰場幾百萬兵，大半由此調動，如今也是德國和協約國交通孔道，站內設有英國軍官稽查護照處，非盤詰淸楚，不能放行。市內大小各旅館，都由英司令部全數徵發，非經許可，不能投宿。我們這回來游，因爲英法兩國政府都用半公式的招待，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便，後來我游德國，往返都經過此處。纔知道種種麻煩，竟是出人意外哩。這是後事，慢提，卻說我們早上九點多鐘便到

哥龍。英軍司令部特地從遠處調得一位懂中國話的參謀官專司接待，替我們預定下游覽三日的日程，除各項參觀外，還專備一游船泛萊因河，可惜我們還要游法境北部戰場，那些地方，又是沒有火車可坐的，沿路按準日期一站一站的預備軍用汽車伺候，原定只在哥龍一日，程期不能變更了。當時因為和局未定，我們不知到底能否一游德國，很想在這裏稍多盤桓領略德國風味，既已辦不到，只得窮一日之力，到處一游。他那有名的大橋，跨着萊因河，上開七條大路，中間行人，左右兩條馬車路，又左右兩條電車路，又左右兩條火車路，橋的兩端。樹着普魯士歷代帝王四尊銅像，其餘橋欄上彫刻無數，真算極天下之大觀了。他那有名的教堂，算是歐洲五大伽藍之一，是峨特式和文藝復興式調和的一種建築，真足耐人瞻仰讚歎。其他畫苑博物館之類，只得匆匆掛一個號，實在不能細觀了。我們還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是要買德國書，可惜關於戰事的書，坊間完全絕跡，

其他新出書也不多，只得將哲學文學類的名著，隨便購些，託英司令部代爲轉運，因爲這點小事，晚間在司令部宴會席上，還起一番小小辯論。那英國司令官對於德國文學哲學很下些苛刻的批評呢？唉！因一時政治上的利害衝突，連學問上也生出偏好偏惡來，眞是人類的普通弱點，好在這種現象總不能久罷了。司令部歡宴之後，跟着還有一個茶會，大小軍官咸集，款待極其殷勤，這是我對於英國政府應該極表謝忱的。

第二天早上，往游哥龍附近一個地方，名叫亞痕。這亞痕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沙里曼大帝的首都，還有那時候一座古寺，巋然尙存，便是大帝陵寢所在，所以我們特地一游。據說大帝遺骸，係用埃及木乃伊法泡製過，至今不朽，棺內藏寶物無算，其後經兩次發掘。（第一次，九九七年日耳曼皇帝阿特三世，第二次，一六一五年腓力特列紅鬚帝）搬掠一空了，只賸遺骸在內，這回休戰退兵的時候，德人怕協約國要拿這有名的木乃伊去

做博物館陳設品，所以事前就搬往柏林。我們看見的，只有一個連蓋揭開的空銅棺了，還有大帝加冕時所坐的石頭寶座，陳設在樓上，此外紀念物，多不可見了。

我們當這回大戰後來到這個地方，真有無限感慨，想起沙里曼大帝當時，戰勝回教國民，再建西羅馬帝國，他的版圖，北極北海，南臨地中海，將現在德意志法蘭西比利時瑞士的全部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北部，打成一片，儼然開出歐洲一統之局。他卻把國家當作私產一般處置，拿來分封三個兒子，以後德法意三國的分立，就從此起。雖說是各民族各有特性，合攏來誠非容易，但是倘使那時在一個政府統治之下，各民族接觸調和的機會甚多，各特性自然會化合成個通性。那麼，歐洲一千多年來的戰爭慘禍，總應該減省許多，或者人類全體的進步，遠在今日之上，也未可知哩。自從沙里曼種下這禍根，一直鬧到如今，種種國際問題，不能解決，別的

不用說，就是凡爾登亞爾莎士洛林和哥龍這些地方，德國人說是歷史上應歸德國，法國人說歷史上應歸法國。哥龍自十三世紀以來皆爲自由市，當一七九一年至一八一四年屬法國，就像春秋時代齊魯兩國，爭汶陽，爭濟西，爭了一百多年。若在今日拿中國人眼光看來，爭的算什麼一回事呢？卻是歐洲多少國境問題，差不多都是這類性質，這樣說來，沙里曼不是一個『始作俑者』嗎？我們游亞痕古寺時，和一位看守寺門的老婆子攀談，他說：『都是這位大帝不好，左討一個老婆，右討一個老婆，沙里曼有后妃九人，－養出恁麼多兒子，分出恁麼多國，叫我們今日還是雞犬不寧。』我聽了這話，不覺「點頭道是者再」。

我們又重要入法境，視察比法戰地了。從此又沒有火車可坐，只得仍用三輛軍用汽車前行，所走的就是開戰時德軍侵入比法的那條大路，橫穿謨士河，經過比利時的納點市進入法境。想起當時百萬輪蹄，氣吞一世的

從此路前進，今日衰草斜陽，川原無極，只是『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了。我們半日之內，由法入比，由比入法，走過三國境界，那國境上別無何等天然限域，只有一個記里木牌權當標幟，我在車上默想，甚麼叫做國家，不過人類腦中無端幻出一條界線便了。楞嚴說得好『同是菩提瞪發勞相』，爲這一條幻線，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將來世界大同後，回顧這種史蹟，只怕對於這時代的人類心理，有點難於索解哩。

我們沿着謨士河，漸漸入到法境，那道路實在破壞得不成樣子了；下午四點鐘前後，我們三輛汽車，壞了一輛，只得歸併著坐，再行一點多鐘，曖呀！不好了，又壞了一輛了！修理半天，毫無辦法，天漸漸黑起來了，離前站還有好幾點鐘的路程，大家已經硬着心腸，預備在這路上露宿一宵了。好容易纔打聽得附近有個小地方，名叫池佛，那裏髣髴還有幾片破房子，只得拿那一輛未壞的車，分幾次運送投奔，到那裏居然有一家三等

客棧名叫白馬店的，很承他的情，替我們騰出兩三間屋子來，還蒸得一條鮮美的白魚，供應我們晚飯，我覺是生平未經嘗過的異味，到今日還牢牢記得哩。

白馬店住了一夜，明天汽車還是修理不出來，只得跑路到附近一個小車站，搭火車折往比利時京城，再由比京搭車逕返巴黎，剩下幾處戰地，只好待下次再行游歷了。

國際聯盟評論

一　導言

我們在巴黎住了好幾個月，每日聽的和會消息，因爲問題太過複雜，鬧得人頭昏眼亂。到五月底，對德和約算是議定了，條文已經公開，我們該把他的要點和他的經過綜合分析研究一番。

和會第一件成績，自然要推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規約，雖有許多不饜人望之處，但這件人類全體的大事業，總算立了個基礎了。我們要記述這件事，須先將他的來歷一加說明。

原來組織團體，是人類獨具的良能，由小團集爲大團，又是進化不易之軌。所以古來無論何國，都是從許多部落做起點，小部落集而成大部落，部落集而成國，小國集而成大國，直到第十九世紀，算是國家主義全盛

時代。主張這主義的人，便說『國家是人類最高團體，沒有別的團體能加乎其上』。但是這些話到底對不對呢？我們敢毅然決然說是不對。別的例不消多引，就拿德國統一前的二十五邦和美國制定憲法前的十三州說來，當時各邦各州何嘗不自命為有最高主權？驟然間和他們說，各邦之上要加上一個德意志帝國的機關，各州之上要加上一個亞美利加合衆國的機關，多數人自然覺得是頭上安頭，不勝駭怪。後來因環境的逼迫，時勢的要求，這頭上的頭不是安上囉嗎？不是都還覺得很舒服嗎？可見人類組織團體的本能，是個有彈力性常常擴充的，不是個一成不變甘於保守的。沒有小團的時候，努力經營他的小團，小團既已鞏固，有進一步經營大團，一步兩步三步的前進，非將人類全體合成一個大團，究竟不能滿足。這種人類天性，就是國際聯盟可以成立的根本要素。

『全人類大團體』的理想，我們中國是發達很早的。我們向來並不認

國家爲人類最高團體，所以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個人）是單位的基本，天下（世界）是團體的極量，家（家族）國（國家）不過是團體組織裏頭一種過程。所以我們中國人所宗尙的，一面是個人主義，一面是世界主義，中間卻不認得有什麼國家主義。這種思想，是否健全，是否有益，姑且勿論。但我中國面積，和全歐洲差不多一樣大，他們至今分爲許多國，我們早已合成一國，其中原因雖甚複雜。但這『天下一家』的高尙思想，確爲主要動機之一種，蓋無可疑了。當春秋戰國時代，列國並立，和現代歐洲形勢有點相像。當時謀統一的過渡，也有一種類似國際聯盟的制度出來，史家叫他做『霸政時代』，也可以叫做『方伯集團的政治』。那制度是將當時所謂『諸夏』的各國，集爲一團，願加入與否，聽各國自由，加入後各國主權依然無損。但對於盟約所規定的義務，必須遵守。在加盟各國中，推戴一國或兩國做『盟主』，盟中事務，由他執行。盟內各國相互的

爭議，由盟主公斷。各國中有背盟的，盟主糾合其他各國公共討伐他。有受盟外別國侵略的，盟主糾合同盟救援他。所需兵力，由盟主向各國徵發。他那立法精神，和這次的國際聯盟規約，有幾點很相類。這種制度，也行了一百多年。後來因爲形勢變遷，聯盟的拘束力日趨薄弱，竟漸漸消滅。後來中國統一，卻並不循著這條路前進，還是由一國併吞盡各國。最後全體人民起來連這一國也推翻他，建設個單一政府，這是中國由小團進爲大團所經的過程。『方伯集團』的聯盟，是中間一段波折，這種聯盟組織的粗糙，自然不能和今日相比。但比起歐洲古代希臘市府的聯盟，中世教權底下各國的聯盟，最近大戰前各國縱橫捭闔的聯盟，他那精神性質，確有點不同。所以論到歷史上國際聯盟的理想，還是我們『方伯集團』時代，有些參考的價值哩。

從前歐洲人對於『天下』的觀念，不如中國人之明瞭。羅馬人的理想，

確是要把全歐打成一丸，他的事業也做到八九分，忽然被北方蠻族侵入，打得個稀爛，便永遠成了列國分立的局面。中間雖也曾經過好幾次的統一運動，或是想拿教皇當個中心，建設神權的統一政府。或是拿什麼日耳曼皇帝的名號充當共主，究竟那時候的歐洲，正在分化時代，未到匯合時代，所以種種運動，總歸失敗。十四五世紀以後，現代列國的基礎，完全成立。國家主義，日漸發達，到十八九世紀間，正是這主義旭日中天的時候。忽然有位混世魔王拿破侖，要學我們秦始皇，唱『六王畢四海一』那齣大戲，分明是與時勢逆行，還有個不失敗的嗎？失敗過後，這回維廉第二還要來再做這個夢，那更可憐了。就此看來，我們中國古代統一的方法，在歐洲斷斷不能學步，既無可疑。然而人類集團的擴張向上心，又出於天性之自然，不能天遏，把國家當作人類最高團體。這種理論，在今日蒸蒸日進的社會，究竟不能叫人滿意。卽如個人相互間的利害衝突，當國家法

律效力未確定的時候，動輒用復仇決鬬的手段來解決。這種習慣，今日誰不說是野蠻，卻是國家相互間的利害衝突，就沒有一點法兒制裁救濟，認決鬬爲絕對正當權利，這不是文明人類一種恥辱嗎？因此之故，國家以上的機關之建設，當然成爲很迫切的一種時代要求。但這機關是怎麼樣的性質呢？用何種形式走那條路徑纔能令他成立呢？哦！有了有了！近百年來政治史上有一種新趨向，就是聯邦制度。你看！小的國像瑞士，大的國像德意志美利堅，乃至澳洲加拿大南非洲等處殖民地，不是都由許多小的政治單位構成大的政治單位嗎？那原有小單位（卽各邦各州）並不消滅，卻拿來做個主體，用合意的形式來組成新造的大單位（卽聯邦政府）聯邦政府的權限，儘管廣狹不齊。但各州各邦總承認將本身原有主權，一部分加上制限，成就兩重政府的形式。這種制度。這些國行起來不是都很有成效嗎？局部的可以這樣辦，怎見得全世界就不可以這樣辦呢？所以有人倡一

全歐聯邦』，有人倡『全美聯邦』，萬流奔赴，愈擴愈大，結果歸到全世界國際聯盟。原語之 League of Nations，直譯當訓『國聯』，論他所取的路徑，不過是把瑞德美等聯邦制度放大便了，這卻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時代精神，和從前統一運動的方法根本不同。這點精神，我們認為人類進化向上一種徵表，而且確信他一定要成功的哩。

從前國際聯盟的理想，不過由少數學者倡導，最古的有維廉賓。當十七世紀中葉，昌言國際公斷機關之必要。次則康德著永世和平論。提出幾條原則，第一，要全世界變成民主政體。第二，國際法當由各自由國聯盟組織樹其基礎。第三，全人類都變成世界公民，其進行次第，則有限制軍備廢止公債等條件。同時盧騷更進一步，商榷到稍近於具體的計畫，力說國際立法府國際法庭國際保安軍隊之必要。但當時多數實際政治家，都說這等是書生空論，不過目笑存之罷了。維也納會議時，俄皇亞歷山大所倡

的神聖同盟，其始原含有將歐洲國際關係根本改造之意，後來變爲擁護帝權的機關，在人類進化史上更無一毫價値。自此以往，國家主義，達於全盛。十九世紀下半期，各國像發狂似的相競擴張軍備，人人都覺得全世界好像堆滿火藥，爆發起來，不堪設想。所以世界主義的平和運動，又漸漸的抬起頭來。一八九九年一九〇七年兩次海牙平和會議，都是向這個目的進行，同時美洲方面，更切實猛進。一八八九年的全美會議，已建一常設機關。一八九一，一九一〇年更兩次擴充權限，美洲之局部的國際聯盟，差不多算成立了。至於私人方面，鼓吹尤盛，無論何國，總有所謂平和協會一類的團體。又如美國的卡匿奇，英國的嘉頓等輩，慨捐巨款，設置平和基金，專研究世界永久平和的方法。研究的結果，對於建設國際機關，大概都認爲必要，國際聯盟之議，漸漸要成爲現實的問題了。

前人說的左傳是一部『相斫書』，其實放眼一觀各國的歷史，何嘗不

是日日相斫。泰西某史家說，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沒有戰事的年份纔得二百七十一年。據此看來，豈非戰爭是人類社會的常態，平和反是他的變態嗎？物窮則通。當大戰方酣之時，正是人類創鉅痛深之日，各國有識者都在那裏想，這回出了空前苦痛的代價，若還換不出將來比較上的太平日子來，那麼這些戰死的人真算白死了。所以多數人眼光，都注重在戰後的世界改造，改造方法，指望的就在國際聯盟。各國名士鼓吹最力的，在英國則自由黨有前外相格雷，統一黨有沙侯之子羅拔雪絲爾。在美國則民主黨有現總統威爾遜，共和黨有前總統塔虎脫。在法國則有前首相蒲遊阿，都是屢次著出論文，或在公開演說席上大聲疾呼，不遺餘力。其餘各國朝野政治家，都表示熱誠贊仰的態度，各國社會黨，向來持非攻寢兵之論，極端贊成，自不消說。一般商民農民，厭兵已甚，誰不望有個根本解決的法子呢？至於學者社會一方面，覺得多年懷抱的空想，漸到實行機會，自然

更是歡喜踴躍。於是各人把他歷來研究所得，做成具體方案。就中最有名的著作，如英國的阿賓哈謨博士，美國的巴特拉博士，意國的凌納娜教授，瑞士的尼坡兒教授，德國的菲里特博士。還有剛纔說過的法國前首相蒲遊阿，和英國南非殖民地將軍史墨士，這些人都擬有很詳細的國際聯盟法規草案，加以說明。所以威爾遜提出這個問題，全世界到處響應，我們初到巴黎時，這齣大吉大利『滿床笏』的名劇，正在後臺扮演，滿場人都眼巴巴望着，等他一開幕就拍掌喝采，這就是當時實在的形勢了。

二　聯盟規約成立之經過

國際聯盟爲這回和會主要問題，當開會時已經大衆公認。但聯盟規約，應該獨立呀，抑或該作爲講和條約的一部分？聯盟規約的討論與講和條件的討論，孰先孰後？這是開宗明義先該商榷的問題。論理，講和是一時的事，聯盟是永久的事，講和是局部的事，聯盟是全體的事，兩件事性質

本不相同，不應該放在一個公文裏面。盟約何等莊嚴偉大，把他裝在和約內算做一章，豈不是褻瀆了他嗎？況且歷來提倡國際聯盟的人，都抱著一視同仁的精神，由全世界各國共同發起共同討論共同組織，絕無主從分別，纔合自由契約的本意。如今講和預備會上二十七國，不過暫時共同對敵的一個團體，此外還有許多中立國，還有敵國，還有因事未能列會的舊友國，(俄國)還有新造未經承認之國，（如芬蘭如南俄）將來若還希望他們當盟員。那麼，這盟約的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他們也應有參加的權利。然則爲尊重聯盟起見，當然應待和約簽字和平完全恢復之後，重行集一新會，無所謂友，無所謂敵，無所謂主，無所謂賓。大衆開心見誠，來商量全人類前途一件大事，纔是正辦哩。就辦事先後程序論，和約一日未定，戰爭狀態一日未了，依各國民渴望恢復和平的心理，正宜將對敵條件迅行議決，把破壞局面收束了，再從容講求建設。然則討論次序，先和約而後盟

約，似屬不易之理。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盟約變成和約的一部分，而且和會破題兒第一章先議盟約，爲什麼呢？唉！其中有許多曲折，國際聯盟能毅勉强產生，原因在此，國際聯盟失了本來面目，原因也在此。

據我剛纔說的和會開幕前情形，好像建設國際聯盟的機會，已經十分成熟。其實不然。英美兩國有力政治家，贊成態度，固極鮮明，其他各國，尚屬曖昧。意大利當局有責任的人，始終還沒有什麼表示，與其說是愼重，毋寧說是冷淡。日本軍閥，本來很不願意有這聯盟，他的輿論，純是一派懷疑調子。這些都還不打緊，最可注意的，就是法國首相毋大蟲克里曼梭，他的頭腦本來很舊，除了法國目前利害外，一概不管，性情又頑强難說話。他向來主張國際聯盟應從緩議，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還有贊成舊式同盟的演說。這樣看來，此老對於聯盟，雖未必反對，但並不熱心贊成，殆無庸諱。况且美國共和黨中一部分人反對聯盟，此時已露端倪，所

以表面上看著熱烘烘的聯盟論，其實骨子裏頭早已有點鬆了勁。威爾遜把這件大吹大擂了好一兩年，這回親自出馬跑歐洲一躺，全是爲此。看見這種形勢。如何能不着急？你看！美國上議院後來不是因爲反對盟約，連和約都不肯批准嗎？我們事後論事，倘使當時將和約盟約分爲兩橛，等和約完成纔議盟約，恐怕和約一成，大家便把盟約丢在腦後。一年來鬧得如荼如火的國際聯盟，終久是見打雷不見下雨便了。威爾遜覷透此著，一口咬定要把盟約當作和約的一部，而且要先議盟約再議和約。其實是利用當時歐洲人渴望恢復和平的心理，辣手劫持，言外表示一個意思，說是『你們若要脫離戰爭狀態，就請趕緊把聯盟做成，若不批准盟約，便連和約也無從批准』。當時雖有許多人不願意，（法國尤甚）到底礙著威爾遜的老臉，只得從他。二十六條聯盟規約，居然能彀用公文的形式頒布出來，全是靠這點分合先後的作用，這確是威爾遜的成功，也算是人類全體的一回幸運

了。但天下事的成敗幸不幸，往往互相倚伏，威爾遜固然有所挾來劫持別人，別人也有所挾來劫持他。人人都知道威爾遜拿國際聯盟當做性命，無論什麼代價都是肯出的。你想！像英國勞意佐治一流人，何等巧滑，像法國克里曼梭一流人，何等老辣，他們便也趁這機會，把威氏平日轟轟烈烈的主張，什麼海洋自由咧，什麼不要割地不要賠欵咧，什麼民族自決咧，什麼打破舊式同盟的外交系統咧，一齊犧牲，來做贊成國際聯盟的交換品。乃至連我們的山東問題，也間接受了影響，一面聯盟本身的根本精神，也扯得七零八落。雖然僥倖沒有小產了去，卻成了先天很虛弱的一個孩子，連他的產婆（威爾遜）也弄得焦頭爛額，把許多人對於他前途的熱望，倒灰冷了一半。就此看來，國際聯盟這件東西，還未到真正瓜熟蒂落的時候。這回還是用些唐花的方法烘出來，只算是打了一個底子『慰情聊勝無』的罷了。

聯盟規約的內容，下一節再摘要批評。今且先將他的提案討論審查成立種種經過與及中間一兩點重要的波折畧爲一敘，庶使讀者對於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更加了然。

自威爾遜到歐洲，各處演說，都拿聯盟做個主題。到正月中旬，幾位重要人物，已有一種默契。十八日，和會初次開幕，向來漠視聯盟之克里曼梭，在就任議長演說詞中，忽極言聯盟之必要。二十五日開第二次大會，卽宣告以聯盟案爲本會第一件議案，威爾遜將草案提出，並有很長的演說。其要點如下：

> 我們在這裏會集，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因戰事發生的現狀，要想法結束。其二，是要商量永奠世界和平的方法。因此之故，國際聯盟的成立，甚屬必要……
>
> 我們這回會議，是代表人民，不是代表政府。所以會議的結果，總要求滿足人類的希望。……大戰以來，人民無不痛心疾首，今日我們所受人民的委託，就是要免掉這種苦痛之再

現。……從前以維持和平之目的，作局部的一時的協定者，所在多有，惟今者全世界人類旣爲和平正義而努力，則所協定非有恆久性不可。……今科學上種種發明，何一非文明所賜。然用之不當，反成了破壞文化之具。此後欲使科學與軍隊常受文化之羈勒，除了我們人民永遠協力監視他，別無辦法。

美國對於國際聯盟問題，並沒有什麼切身利害，因爲美國領土領海都很廣闊，並不甚怕受別國攻擊，所以我們美國人主張國際聯盟，並非由於恐怖不安的觀念，實是爲人類向上之理想驅發出來耳。……若這次和會結果，僅僅解決目前歐洲各種問題，則戰爭中偌大的犧牲，殊爲不値。倘不能趁這機會，聯合各國，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保障，則這種歐洲問題，美國或並無參加解決之必要。惟其我們認定國際爲唯一解決的方法，所以對於這人類生死關頭的制度，不能不集中全副精力以求其成。我自到歐洲後，歷訪各國國民，越發添了一種愉快的經驗。因爲每到一國，他們國民一定有代表向我聲明對於國際聯盟之希望，我想特殊階級這件東西，已成爲過去歷史上的遺物。從今以後，不能更占霸著「統治者」的地位。人類之禍福，全操諸多數平民之手，我們若不能滿平民之願望，得平民之信任，無論何種解決方法

，終不能使世界和平，垂諸永久。……我們認聯盟爲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實在是站在我們背後的各國國民，督責我們要實踐這種天職，我們若不能竭其全力令這計畫實現，將來歸國之後，都是無顏以對市民了。……

威氏演說後，隨將草案交委員股審查，兩月來陰晴不定的國際聯盟案，總算告一段落了。至於這草案的底子，本來是合幾位私人的擬案參酌而成。內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威爾遜私案，英國的史墨士私案，法國的蒲遊阿私案。美案稍偏於理想，法案對於國際軍隊一點特爲注重，結果所採用，據說還是英案最多哩。當委員股正在審查中，有五個中立國聯名提出一個草案，大會便交給委員併案審查，曾否有所採擇，外人無從詳悉。後來和約全文交給德國代表時，德國方面對於國際聯盟，也別提出一個草案。聽說裏頭很有些精要之點，但協約方面，已經將這事包辦成功，還他『知道了』三個字便算完結了。

幾次會議，日本人對於國際聯盟案，都不置可否，各國人頗起猜疑。當時還有日本不肯加入聯盟的謠傳，其後他忽然提出人種平等案，要求將草案修正加入。過了些日子，又忽然自行撤回，舉動極其閃爍。就事論事，這種提案，本極光明正大，所以我們的代表在會場上也是贊成。但當日本初提這案時，我們就私相揣度，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明知道這修正案決無通過之望，但美國人方掛起正義人道的金字招牌，要替弱小國家打抱不平。對於日本的野心，自然是一種障礙，所以他想出一個大題目來，堵他的嘴，然後挾持着來商量交換。你看初提案時，日本代表很是『義形於色』的在那裏論辯，中間還放些脫退和會的風聲來相恫喝。後來三頭會議將山東問題辦法決定，同時他便『反舌無聲』的把人種平等案無條件撤回了。這兩案相互關係的作用，不是蛛絲馬跡歷歷可尋嗎？人家爲私利起見搗這種鬼，我們也怪不了許多。只可惜拿大好題目來做交換卑劣利

益的一種手[九七]，我不禁爲人種平等四個字呼寃了。

威爾遜自第二次開大會以後，不久便歸國。這邊國際聯盟委員股，正在積極進行，那邊共和黨的反對聯盟論，卻一日一日的增加勢力。威爾遜狼狽可想，原來美國人有一種歷史上傳統的觀念，生怕歐洲人來干涉美洲的事，所以有什麼『門羅主義』成了無形的金科玉條。參戰以後，威爾遜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本來就有些人很不願意。共和黨人又帶上些黨爭報復的動機，就借反對聯盟做個題目，蹴起軒然大波來。威爾遜正在口口聲聲說是代表背後站著的全體國民，到這時真是有點自己打嘴，幾經調停的結果，纔將草案修正，加入不觸背門羅主義的一條，（現在規約正文第廿一條）把規約條文有點鬧成『四不像』了。

三　聯盟規約要點略評

國際聯盟規約，雖然未能達到完全理想，大體總算完善。今擬僭下批

評，當先將約文分出段落，標發範圍，以淸眉目。計原約共二十六條，可分爲九組。(甲)第一條及附件，規定加盟國資格。(乙)第二條至第七條，規定聯盟立法行政兩機關之組織。(丙)第八第九條，規定限制軍備方法。(丁)第十條，規定保全領土。(戊)第十一至十七條，規定預防戰爭及膺懲侵略的手段。(己)第十八至第二十一條，規定各種條約效力。(庚)第二十二條，規定處分德國殖民地原則。(辛)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條，規定各種國際協約國際機關之維持建設。(壬)第二十六條，規定本規約修正程序，今當摘要批評。

(第一)組織聯盟之主體

組織聯盟的國家，分爲兩種：其一：署名本約之三十二國，作爲發起的。其二：阿根廷等十三個中立國，作爲邀請加盟的。就這一點，很像分出個主從的界限。因爲最初制定憲典，(卽規約)被邀請國不能與聞，未免

不公。但事實上還不成問題。美國憲法，最初由十三州制成，後來加到四十五州，並不因加入先後生出權利大小之分，這聯盟也是一樣的。所以瑞士是被邀請國，聯盟的首都卻設在他的國內。西班牙也是被邀請國，理事會中有他一員，可見得主從之間沒有什麼歧視了。

這四十五國，算是已經確定的聯盟組合員。還有德奧匈布土五個敵國，准他加入與否，約中雖無明文，到他們履行和約義務之後，當然可以加入，這是會議時曾經口頭聲明的。此外協約友邦內，一個俄羅斯，一個門的內哥，都未加入。門的內哥，因爲要和塞爾維亞合併變成南斯拉夫國，自然不必拿舊國名來加入。俄羅斯，因爲協約國正在敵視勞農政府，當然是不理他。但勞農政府對於現在國家的組織，——拿中產階級做中堅的國家組織，——也是根本否認，不見得一定肯和他們攜手當一個國際聯盟的組合員哩，所以俄國的地位和態度，將來怕要成問題。此外還有很奇怪的

一件事，就是被邀請各國裏頭沒有了墨西哥，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報紙上有人說因爲美墨交惡，美國人排斥他。果然如此，美國也太示人以不廣了。墨西哥既已向隅，後來他的總統在國會演說（去年九月）宣言『對國際聯盟機關之組織及運用，非到各人種完全平等時，墨國不願加入。』又說『盟約中明認門羅主義，侵害墨國主權，墨國不能承認』等語。有人說這些話都是日本人在背後牽線，我不敢說一定是對的。但古語說得好『千金之隄，潰以蟻穴，』將來國際聯盟，或者就因美墨問題出破綻，也未可知哩。

再有一件，英國的五個殖民地，都作爲聯盟組合的一員，因此大英帝國在這聯盟內得了六個投票權。美國對於這一點，大含醋意。所以後來（去年八月廿九日）他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美國和英帝國有同數之投票權。據我們看來，英帝國獨占六票，誠然不公道。美國照樣的要六票，又算公道嗎？像這樣彼此效尤，法意日又肯放手嗎？論理

，國際聯盟的主體，自然該以國際法上的獨立國爲限。現在約文附件所規定，確是一種不徹底不合論理的辦法，我們不能爲諱哩。

（第二）聯盟之機關

本聯盟設兩個機關，其一：議會，Parliament 算是聯盟的立法部。其二：理事會，Council 算是聯盟的行政部。此外還有個常設祕書處，算是聯盟的事務官。聯盟議會，由組織聯盟之各主體國每國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一國一個投票權，不論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就這點看來，很是個大公無私的精神，其實萬事都是由理事會主持，議會恐怕不過一種裝飾品。不信，你看這回和會，就是一個榜樣，內中有很應注意的一點，議會和理事會的集議，不用多數取決制，是用全體同意取決制。（除約文中特別規定外）理事會人數少，且不管他，議會恁麼多人，若每件案都要全體同意，事實上談何容易。那麼，豈非結果弄到連一件事都辦不動嗎？這種滑稽

的規定，我敢說就是把議會變成盲從機關的伏線哩。

聯盟的中堅機關，自然是理事會。理事會是由九位代表組織而成，內中五位，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强國永遠占據，剩下四位，得由議會選舉。（任期及選舉方法，皆無明文規定。）頭一屆的四位，事實上由五強指派，現在指定的爲比利時巴西西班牙希臘四國。這樣看來，國際聯盟裏頭，顯然分出『盟主』『盟屬』兩個階級，和我們春秋時代的『方伯集團』形式精神同出一轍。照這樣幹下去，一定弄成『世界的寡頭政治』，說如此可以保持永久和平，我其實有點不敢相信。我們也很知道現在能爲福能爲禍的都在這幾個强國，倘若不把些特權給他們，他們不獨不高興，而且辦事也委實不便。但是特權不過相對的罷了，若擴充到絕對的地位，那麽，這國際聯盟，倒不如逕由幾個強國互換公文堅明約束，豈不直截了當，何必要拖這些小國來伴食呢？照規約看來，理事會五強之外加入四國，而且聲明

將來尙可加增。（此項規定據說隱爲將來德國地步）原不能說他十分不公道，可惜這回和會席上，五强的專制氣味，實在不可嚮邇。如今將這種組織原封不動的移植到國際聯盟裏頭，所以聯想起來，便令人生出惡感。我們對於這點，以爲將來救濟方法，還有兩途可以指望。其一；事實方面，五强本身國內政局，不久也該有一番變化，到那時政權移轉到新人物手中，像現在這種交換私權祕密獨斷的態度，當然不能存在。就令聯盟事仍由五强專主，盟內空氣，自然比現在較爲清明。其二：法律方面，將來德俄兩國加入後，對於機關組織，恐怕不能不提議修改，我們正應該趁這個空兒喚起世界輿論，做改正規約的準備，務令强國弱國，都比例着他的力量，得有公平的機會向盟中盡力。質而言之，現在國際聯盟，很有點像從前德意志聯邦，拿普魯士索遜巴威倫幾個大邦來做主體。別的小邦，太不放在眼內了，所以基礎終久不能鞏固。我們認爲這等不過一時過渡的現象，

將來必要變更的，變更到怎麼樣還算公平，我現在也未能提出具體的方案，還望全世界憂時之士悉心研究哩。

若專就我們中國人地位說話，目前就要求加入理事會，最是天公地道。現在理事會九國中歐洲占了六國，美洲占了兩國，亞洲只有日本一國。以亞洲人口之多，幅員之廣，問題之複雜，在國際聯盟中，如何能漠視？若說靠日本代表亞洲，此何異承認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就這一點，已足爲世界戰亂之媒。我國現時政治雖未修明，但比起西班牙來，彼此也相差不遠，西班牙入得理事會，爲甚我們就入不得呢？據規約條文，這理事會員，原可以隨時加增，我們很應該立時要求加入。這並非絕對辦不到的事，只要我們外交當局努力罷了。

聯盟首都所在地，本來是無關輕重的問題，當討論時，原有兩個候補地。一是比利時的比魯賽。一是瑞士的舍彌華，後來到底被舍彌華贏得了

。比國人雖曾力爭，也無奈何。但當時我們私自談論，卻有個很奇怪的主張，說這聯盟首都，莫如設在君士坦丁堡。因爲這地方在地理上，是全世界第一個阨塞形勝，在歷史上，從前是東羅馬首都很可紀念。近來是種種亂源發生之地，應該整個收作國際聯盟領土，省得將來無限葛藤。我這主張，在歐美從沒聽見有人提起，我以爲爲永久和平起見，這主張很有研究的價值哩。

（第三）限制軍備問題

我們講和平嗎？這是『一言而決』的勾當，天下沒有不吃人的虎豹，天下沒有不擾亂和平的軍隊，把軍隊一掃而空，還有什麼亂子鬧得出來？但怎麼容易解決的問題，爲什麼終久不能解決？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與虎謀皮』，任憑你舌敝唇焦，可是商量不通哩。從前兩次海牙保和會，對於限制軍備問題，何嘗不是有許多人大聲疾呼？畢竟毫無結果，各國不惟不

肯限制，倒反擴充不已，卒至鬧出這回大戰。當時最作梗的自然是德國，如今德國已經徹底懲創了，他的軍隊數目，可以由戰勝國任意指定限制，然則戰勝國該怎麼樣呢？論理，無論何國，總應該懲前毖後，有一番覺悟，及早回頭。然而這一着卻是難中之難，國際聯盟不能得有徹底的精神，就是爲此。今請將當時各强國對於這問題的態度，簡單批評。

其一：國際軍隊問題。據我個人的理想，若要貫徹國際聯盟的根本精神，總要以創設强有力的國際軍隊爲第一義。無論採絕對的禁止戰爭主義，抑或採相對的强制和平主義，總要國際聯盟自身的兵力，比起盟內無論何國的兵力都占優勝，然後或禁止或强制，各國都不能抵抗。如其不然，盟內的大武力國，一旦桀驁起來背盟滋擾，這手無寸鐵的聯盟總會聯盟理事會，還不是瞪着眼看他兩下便了嗎？好像春秋戰國時候的周天子，對於齊晉秦楚，還奈他何？所以各强國，若真個以世界和平爲職志，就應該將

自己所有的兵力，全數——或一大部份——交出來，由國際聯盟管理。其駐紮地域，由聯盟議會共同指定，凡全世界最容易惹起紛爭之處，便駐兵防守。例如歐洲之萊因河兩岸咧，波蘭舊壤咧，巴爾幹中心要點咧，亞洲之南滿咧，西伯利亞咧，土耳其斯坦咧，美洲之墨西哥一帶咧，都由聯盟機關派重大的陸軍駐防。海軍方面，就把世界重要的港口，如蘇彝士運河咧，巴拿馬運河咧，基爾運河咧，波斯灣咧，達達尼爾海峽咧，對馬海峽咧，旅順口膠州灣咧，都作爲國際聯盟所領的軍港，由聯盟海軍巡弋。這一着若能辦到，看還有那一國敢來輕啓戰端。那麼，國際上小小爭論，自然可以用公斷的程序隨時解決，世界永久和平，這纔可以實現。這些軍隊從那裏得來呢？除海軍由全世界公民志願投充外，那陸軍可以就駐紮地點附近的人民募集訓練，省得徵調的勞費。然則這種軍隊，不怕有一兩個野心的國家攘奪了去當他私有嗎，這決無妨，我們自然要設一個國際軍政部

或國際參謀部直隸於聯盟理事會之下，一切由他管理指揮調遣，那一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攘竊這大權。就是想攘竊，也是不能彀的。各國官立私立的兵工廠，自然也要收歸國際軍政部管理監督。那麽，殺人的器具，就不會予取予攜不禁不竭的了。至於這項養兵之費，雖屬不貲，國際聯盟很可以創設一種租稅，務令負擔公平普及，交給各國代爲徵收充用，這也沒有什麽難於解決。這樣說來，各强國若誠心誠意希望和平，只要將國際軍隊着手建設，自然得了强有力的公共保障，以後人類全體，便可以別無顧慮，各各盡他的能力求文化之向上發展，豈不是這回大戰反轉禍爲福嗎？這種計畫，歐美人並不是見不到，但他們對於所謂『國家最高權』的一種傳統觀念，陷溺深了，束縛久了，總是從本國利害打算，徘徊瞻顧，不敢昌言。這回法國蒲遊阿的草案，不過輕輕的提到設立國際參謀部，不過提議將各國所有的軍隊，拿一部分歸聯盟調遣，和我說獨立的國際軍隊，

程度還相去很遠哩。然而這案一經提出，各國都說這樣是國上有國，頭上安頭，三言兩語，便將他否決了。可見所謂國家主義，在今日還是個死而未僵的東西。各强國對於國際聯盟，並沒有十分信任。既已如此，所以規約內第八第九等條關於限制軍備的規定，不過是一種補苴罅漏的方案，對於永久和平，能穀有多少效力，實在不敢斷言了。根本問題既沒法解決，只得研究到枝葉問題。

其二：海軍問題。現在海軍國之巨擘惟英，將來可以與抗衡者惟美。美國前此已通過六億美金之海軍擴張案，至此時毅然宣告中止，其態度之鮮明，實可敬佩。至於英國則不然。英國國論，極力主張他那海上優越權利，說限制軍備問題，海軍應在除外之列。他的海軍大臣嘉悌爾外交大臣巴爾福，曾一致宣言，當和會初開時，四巨頭私自接洽，（二月二十三日）英首相勞特佐治便將此意切實聲明，因此法首相克里曼棱。也跟着聲明法

國陸軍理應擴充，把減軍的根本精神，差不多消滅淨盡了。據英國人的主張，說他的領土徧於全球，爲正當防衛起見，不能不靠大海軍做個保障。這些話在今日，有誰人能駁回他呢？只是英國有正當防衛，別國也有正當防衛，恐怕英國所謂『兩國標準主義』的海軍，往後還要很費點力來對付哩。總之是不信任國際聯盟，纔各自講各自的正當防衛，更有何話可說？

其三：廢止徵兵問題。這問題是英國史墨士草案提出的，英國向來不用徵兵制度，戰爭中偶然一用，戰後全國人民都要求廢止，政府早已宣言，順從民意了。英國提出這案，自然是順水推船，美國不消說更是贊成了。然而日本輿論，卻已經差不多全國一致的反對。他說徵兵制度存廢，和限制軍備問題是沒甚關係的。英美兩國素不徵兵，到用起兵來，數月之間，便也得幾百萬勁旅，這便是他們回護徵兵制的一種口實。到開議時，意首相阿蘭達首倡反對。說是徵兵制廢止後，萬一有再興的必要，那時便生

困難。法國的蒲遊阿也說法國地理上為正當防衛起見，常備軍斷不可少。日本自然是暗中附和，這一案又被否決了。據我個人的意見，各強國若沒有『非攻寢兵』的誠意。那麼，無論是徵兵是募兵，一樣的都可以擾亂和平，斷斷然爭這問題，誠可不必。但徵兵制度，把全國剛成年的小影子，硬提到軍營裏去學殺人，他那求學做工的最好時光，竟被切斷成兩橛了，這不能不算是人類進化上一種大損失。從這點着想，徵兵制是根本不應存在的，這回通不過這案，也算是和會一污點哩。

其四：軍額問題，聯盟規約第八條所規定如下：

> 聯盟國確認和平之維持，須減少國家軍備至最低限度，以無礙國家安寧及國際義務共同行為之實施為限。故理事會應視察各聯盟國之地勢與狀況，規定減小軍備之計劃，以供各政府之考慮與施行。此項計畫，至少每十年須重行考察與修正。且此項計畫，既經各政府採行後，所規定之軍備限度，苟不經理事會同意，不得超過之。

這條文驟看很像有點制裁力，細按下去，其實是浮的。第一件，這裁兵計畫，由理事會製成，理事會就是軍備最强的國家在那裏把持。他們若各自拿正當防衛做個口實，那『最低限度』還會低了去麽？第二件，理事會所規定的計畫，並沒有權力命令各該國實行，不過是供他們參考罷了。採用與否，還聽各該國自主，理事會無奈他何。就這兩點看來，所以我覺得這第八條所規定，雖不敢說他全無效力，但那效力是要靠各强國的良心發生的，不是本條文的制裁力能彀發生出來。總之既沒有國際軍隊，這聯盟機關，便成了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的周天子，他的制裁力是算得出的了。裁兵問題將來進行得怎麽樣，我們且看能。

其五：軍器問題。史墨士草案，說永久和平的三種必要條件，第一是廢徵兵。第二是限制製造軍器。第三是兵工廠國有。頭一件是否決了，第二第三件採入規約的第八條，其文如下：

聯盟國公認商辦工廠承造軍器，當嚴重反對，理事會須籌擬如何可阻免隨此種製造而發生各種惡果之方法。惟須兼顧聯盟國中之未能製造其國家安寧上所必需之軍械者之要求。

這條文也不過一種極空漠的規定，對於製造軍器應如何制限，兵工廠是否完全收歸國有，竟不敢公然下一個斷案。其實據我看來，兵工廠國有民有，本來就不成什麼問題。這回德國挑戰，難道可以說克虜伯廠股東想賺錢是主要動機嗎？況且現在歐美各國，無論何項工廠，搖身一變，都可以變成兵工廠，要禁那裏禁得絕呢？我說要實行限制兵器，兵工廠國有是不中用的，除非是『聯盟有』。但這一着，那些强國爺們既已聽不進去，別的方案，總不過支離滅裂，也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了。

總而論之，這回對於限制軍備問題，竟沒有個徹底的解決，實在令我們失望。這問題卻是國際聯盟的生死關鍵，這問題若無結果，聯盟怕便成虛設。我想今後只有向世界輿論方面，將國際軍隊之必要，實行鼓吹，這

件事卻是我們中國人很該負些責任。因為我們從古以來，就富於『天下的』理想，我們向來不認國家做人類最高團體。所以對於『超國家』的建設，我們比別國人較為親切有味。所以完成這理想的國際聯盟，我們確是有一大部分責任哩。

（第四）防止戰爭的方法及對於背盟國的制裁

這兩件事，在聯盟規約中占了最大部分。（自第十一條至第十七條）所規定的較為詳密，而且有些權威，算是約中差強人意的了。原文太繁不便全行抄引，請概括大意，列出幾條原則，且與兩次海牙保和會不同之處，略為比較批評。

一，聯盟團體，有自動的干涉開戰之權利及義務。

保和會規約規定兩國紛爭時，第三國得出而調停。意思說的是『雖然事不干己，不妨為善意的忠告』，本規約第十一條所規定，認凡屬戰爭，都是影響於聯盟國共同利害，所以聯

盟團體，根本上有干涉他的權利，且有不容不干涉的義務。這一點可以表示國際關係的密度，比前增加，算是一種很進化的觀念。

二，各國法律上的紛爭，須受法庭裁判，法律以外的紛爭，須經由聯盟理事會或聯盟議會調停。

保和會雖設有公斷法庭，然願付公斷與否，仍聽兩造自由。所以各國為自行減少衝突起見，只得局部的互訂公斷條約。（例如一九〇三年之英法公斷條約）據本規約第十三條所規定，凡條約上之紛爭，兩造皆有必須先訴法庭之義務，又保和會對於政治問題之紛爭，未有救濟辦法。據本規約第十四條所規定，須經由理事會或總會公決勸告，這都是比較從前很有進步的。

三，開戰須經過一定期限。

本規約立法精神，並非絕對的禁絕戰爭，但求戰爭感情比較的得由緩和而趨於消滅。所以第十二條所規定，每有爭端，必俟法庭或理事會宣告公決後三個月，乃得開戰。而理事會之公決。例須於爭端交議後六個月內發表。法庭判決時期，雖未明白規定，但所需時日，亦

決不少。所以平均算起來，每一爭端發生，總須經過九個月以後方能有戰事。在這九個月內，外界很有餘裕，設法調停。內部忿激的感情，也總可以冷卻一部分。這便是減少戰爭的一種手段。

四，兩造中有一造服從判決者，對造不得向他宣戰。

本規約第十三條（對於法庭之公判）第十五條（對於理事會之公決）有此規定。這樣看來，除非兩造都不服判決，戰事纔能實現，所以開戰的機會，越發少了，結果和絕對禁止戰爭也差不多。

以上四個原則，比起兩次海牙保和會所規定，確有進步。不但此也，對於違約國的制裁，頗極嚴厲。（規約第十六條）其一，經濟力的制裁，即所謂共同封鎖。其二，兵力的制裁，即所謂共同討伐。要而言之，凡背盟者，即認為聯盟全體之公敵。假定全世界各國都加入聯盟，那麼，到有一國背盟被封之時，便全世界沒有中立國了。但這種制裁法能彀實行到甚麼程度，還是問題。因為若碰着太不干己的事，硬要拉入漩渦和別人作敵

，誰也有點不願意。譬如南美洲或巴爾幹有一個背盟國發生，硬要我們跟着人去抵制他討伐他，我們願意嗎？就令政府主張，也難叫人民樂從。這回英法美聯軍共同對付過激派，他們的兵士，不是個個都怨望思歸嗎？雖說是討伐背盟公敵，含有義戰性質，和這種私鬭不同。然而不喜歡多管閑事，總是人類通性，美國反對聯盟論日占勢力，就是為此。所以這些條文，雖然規定得很周備，對於將來實行的效力，卻還未敢樂觀哩。

（第五）聯盟與局部的國際協定及宣言

規約中最支離滅裂的，莫若第二十一條。其文曰：

本約所規定各節，凡從前因維持和平而訂之公斷條約等之國際的協定或們羅主義等之局部的宣言，承認不受其影響。

這一條本來是威爾遜敷衍本國的反對黨勉强要求加入的，目的專在維持們羅主義，其他不過陪筆。但陪筆中如公斷條約等，本來與聯盟規約同

一精神，其不受影響，乃自明之理，何待申言。然因此而用概括的筆法，牽連到其他的國際協定及宣言，卻和那聯盟的根本精神，越去越遠了。這回全世界人起大勁成立這個聯盟，原來因爲從前縱橫捭闔的局部同盟，（一如三國同盟三國協商之類）實算得擾亂和平的原動力，因爲要矯正他消滅他，所以網羅一切國家做個大聯盟。全體的大聯盟裏頭，不許更有局部的小聯盟存在，這是根本精神最重要的一點。威爾遜屢次演說，都曾極力發揮。後來忽加上這一條，復認盟中有盟，豈非正相矛盾？因此之故，所以甚麼英法美特別聯盟咧，發生起來了。甚麼英日同盟咧，又要繼續了。甚麼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咧，也要援們羅主義之例承認有效了。結果鬧來鬧去，還是戰前那套把戲，多數人對於國際聯盟或是失望，或是不信任，也都爲此。

（第六）聯盟與條約

聯盟規約與各國相互間條約之關係，本規約所定原則如下：
一，條約須在聯盟祕書處立案公布，否則無效。（第十八條）
二，舊條約之不適用者及有危及世界和平之虞者，聯盟總會得勸告各該訂約國重行斟酌。（第十九條）
三，各國之義務的祕密的契約，與本聯盟規約抵觸者，均撤銷之。若該項義務在加入聯盟前已經擔負者，該締約國責任所在，應即設法將該項義務解除。（第二十條）
四，此後不得再締結與本規約抵觸之條約。（同上）

右第二第三兩原則，我們應該援引以求廢去中日間『二十一款之國恥條約』，爲甚麽呢？（一）因爲他是祕密强迫的。（二）因爲他的性質有危及世界和平之虞。（三）因爲我們所負義務與本規約根本精神相抵觸，所以將此項義務解除。我們和日本都應完此責任。所以我們將來對於國際聯盟所

請求，應分爲兩項。其一：青島交還問題，應根據本規約第十五條，求理事會公斷。其二：二十一款廢止問題，應根據本規約第十九二十兩條，提出議會公議。這兩件都是目前就要切實預備的，我國民須要督促政府注意啊。

就規約中這幾條條文汎論，大致固屬不差。但要緊的是『與本規約相抵觸』一句，當作何解釋，那解釋權當歸何機關？例如中日二十一款，是否算抵觸？又如聯盟成立後英國强迫波斯所結六條，是否算抵觸？諸如此類，很有兩面解釋的餘地。若說不抵觸，然則國際聯盟變成强者的護符罷了。若說抵觸，英日肯服嗎？若比較的求些公道，那麼這解釋權一定要歸到那各國平等一國一票的聯盟議會，不能歸到五强專制的聯盟理事會，或者還得幾分救濟，這又是我們該注意的啊。

（第七）聯盟與委任統治

國際聯盟還沒有開幕，先在後臺串了一齣滑稽喜劇，規約第二十二條所規定委任統治各項便是。原來當大戰正酣的時候，各國社會黨公決議和條件，扯起不賠款不割地兩面大旗，威爾遜也自告奮勇，在這兩面旗下當個急先鋒，到了歐洲，看看形勢，完全不是恁麼回事。不賠款那面旗，已經悄悄的捲了，連不割地這面旗一併卸下，覺得有點臉紅。但英法意日等國已經到嘴的肥肉，如何肯吐出來。何止不肯吐出呢？彼此還要多搶一塊是一塊，眼看着處分德國殖民地這個問題，協約國間就要打架，這不是給敵人冷笑的資料嗎？啊啊！好了好了！五强國裏頭的一個國，從前有一位湛深法理的甚麼博士，做了一部書，叫做甚麼『朝鮮委任統治論』，後來朝鮮問題，不是就此解決了嗎？『委任統治』這個名字，體面得很，又正義，又人道，我們何不將委任大權恭恭敬敬的獻上國際聯盟？那統治大權，我們就可以交易而去各得其所了。七穿八插，卒至湊上這不倫不類的『

第二十二條』。他的詳細內容，我也懶得去批評他。簡單說一句，這神聖的聯盟規約，被他點污了淸白了。

(第八)聯盟與海洋自由

哈哈！我忘記了一件事了，威爾遜大喊大叫的十四條裏頭，彷彿像有一條叫做什麼海洋自由，聽說是很重大的一個問題，到底海洋自由這句話怎麼解呢？是否算一個國際公共問題。爲什麼聯盟規約中一字不提呢？諸君啊！你問海洋自由怎麼解嗎？我在巴黎看見一段滑稽新聞說『美國威爾遜太太到倫敦會着佐治第五的太太，威太太高談闊論，說到海洋必須自由，五太太說，對呀！海水浴場就應該開放讓我們女人自由。』這段話雖然打趣得太過刻薄，然而英美兩國對於這問題的態度，倒是活寫出來了。笑話休提，原來美國爲什麼參戰呢？人人都知道因爲對於德國潛艇戰略，抗議無效。海洋自由這句話，就因爲戰爭時候，交戰兩造，將公海任意封鎖

，以致中立國失了航行自由，所以美國要確定國際法上這個原則，做後來的保障。簡單說句話，美國這次就算是爲海洋自由而戰了。然則後來爲什麼鬧到虎頭蛇尾，竟自一字不提了呢？這並沒甚稀奇。全世界的海，就是英國的內河，開放到什麼程度，理應由這『海王』作主，別人如何能插嘴？威爾遜初到歐洲，英國報紙對於這一條，給他個迎頭痛擊。過了不多幾時，這位老教授嘴裏也漸漸沒有了這四個字了。後來有人問他『你的海洋自由主義怎麼就拉倒了呢』？他說：『國際聯盟成立以後，將來縱有戰事，也沒有中立國，自由不自由的問題，便不發生了。』這句話對不對，任憑諸君判斷罷。

聯盟規約要點，大略論過了。末後幾條，對於各種國際公益事業講求維持增進方法，用意都是狠好呢？不必細論。還有國際勞工一項，尤關緊要，別立一篇論他。如今且將我個人私見對於國際聯盟的價值，再說幾句

，便算這一節的結論。

我們中國人一年以前，期望國際聯盟，未免太奢了。到了如今對於他的失望，又未免太甚了。一年以前，本來威爾遜一班人，調子唱得太高，我們聽着了，以爲理想的正義人道，霎時可以湧現。以爲國際聯盟這個東西，就有鋤強扶弱的萬能力，不獨將來的和平，靠他保障，便是從前的寃抑，也靠他伸理。其實天下那裏有怎麽速成的事？國際聯盟是人類的團體，自然不能做『超人』的事業，人類進化，自有他的一定步驟。一方面雖有個向上的目的，循着進行；一方面對於現狀，終不免情實纏綿，委曲遷就。試看古來歷史上種種文明事業，那種不是一波三折，纔能告成。這國際聯盟論，雖然醞釀多年，其實中華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纔算他呱呱墮地的第一日，而且生來多災多難，第一個可靠的乳母，（美國）先就和他分疏起來。你想恁麽荏弱的嬰孩，我們就要把補天托地的事業責望他，不

是太過嗎？雖然如此，我們對於他却不能失望。因爲他總是應運挺生的一個俊物，他純然是這新時代產出來，他還能產生往後的新新時代，他的生日，總算是人類全體最有榮譽的紀念日。他既已生了，再不會中途夭折，因爲人類既已向上進了一步，決不甘心向下再退。他現在的組織，雖然不完全，現在的力量，雖然很薄弱，都是不要緊的事，慢慢的自然會發榮滋長起來。我們對於他的希望，並不在解決目前局部問題。譬如我們的山東問題，他能彀給我們一個圓滿的解決，固然最好。就令不能，我們也斷不厭棄他，因爲他是全世界人類共同締造的東西，我們既已是世界上一個人，總要盡我們的能力參加着締造他，扶持他，發育他。我們做中國國民，同時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愛國，一面還有超國家的高尙理想。凡屬人類有價值的共同事業，我們總要參預，而且確信我們參與之後，一定能彀增長他的價值。至於目前報酬如何，我們都可以不管，因爲人類永久事業，

並不是一個時期內一部分人計算利益的問題。我們對於國際聯盟。既已認爲人類進化史上一件大事，我們只盡我們的義務便了。至於有些人看見國際聯盟進行得不甚順手，就疑心這些都是空論，就說今後還是弱肉强食的世界，那可全是夢話了。

國際勞工規約評論

一　國際勞工規約之來歷

這回維爾賽條約，總算得世界上空前絕後之『非科學的』『不論理的』一件公文。他的內容，實由三大部分湊成。（非組成）一部分是國際聯盟規約，一部分是國際勞工規約，一部分是對德講和條約。講和條約，卻插在那兩種中間，又添些在後頭，——原文共分十五章。第一章是聯盟規約，第二至第十二章是講和條約，第十三章是勞工規約，第十四十五章又是講和條約，——聚起全世界一千幾百位大政治家大學問家嘔心絞腦的做了幾個月，卻做出恁麼一篇理路不清的文章來，眞是咄咄怪事！但我們且不管許多，聯盟規約勞工規約兩篇文章沒有交白卷，總算這些專使老爺們委員老爺們的功勞了。我們中國人對於國際聯盟問題，注意研究的漸漸多了，對

於國際勞工問題，總覺得有些不關痛癢。其實這兩個問題，一樣的關係重大，這兩種規約，一樣的算是這回和會產生出來的大事業。所以我不怕諸君厭聽，要把這國際勞工規約的前因後果，詳細敍述一番。

我當批評這勞工規約之前，要先總挈幾句話，令讀者的觀念稍爲分明。我們須知這回勞工規約，只能算是社會政策的擴充畫一，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採擇推行。什麽叫做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要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改造方法，雖然種種不同，或主共產，或主集產，或主生產事業全部由能生產的人管理，或主參加一部分，或用極端急進手段，或用平和漸進手段。要之對於現在的經濟組織，認爲不合人道，要重新組織一番，這就是社會主義。什麽叫社會政策呢？社會政策，是在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將那不公平之處，力圖救濟。救濟方法，或是從租稅上求負擔平均，或是保護勞工，不叫資家本虐待。雖然許多良法美意，卻

與根本改造問題無涉，這就是社會政策。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是屬於後一類的，不是屬於前一類的，我們認淸界限，纔能够下確切的批評。

稍有常識的人，總該知道勞工問題是往後全世界第一大問題，這問題其實已經發生了將近百年了。其初鬧得最迫切的就只是英國，因爲他是工業革命發祥地，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由他先成立，資本勞工兩階級，先由他那裏發生，他的工人受苦最深，自覺亦最早，所以八九十年前，已經發生這問題，其後這種經濟組織，漸漸輸入歐洲大陸，輸入美國，輸入日本，這問題自然也跟著輸入來了。起初還是各國各自的問題，其後交通日頻繁，一方面資本互相挹注，出品互相競爭，於是資產變成『國際化』，一方面勞工到處遷徙，彼此聯絡，互通聲氣，更有許多頭腦極冷的學者和心腸極熱的慈善家，都抱著抑強扶弱的精神，替他們奔走指導，於是勞工運動也變成『國際化』。一八四八年，德國的馬克思發表一篇共產

主義宣言，內中有一句驚心動魄的話。說是『貧民無祖國』。他的意思，以爲現在人類不應拿國籍來『縱斷』，只須拿階級來『橫切』。以爲國籍國境的觀念，足以攪亂勞工團結，反將階級奮鬥的精神減殺了。以爲『愛國』兩個字，不過資本家利用人類幼稚的感情，借來維持他們固有的勢力。這種話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勿論。要之是世界大同觀念一部分的發現，無論何人，總該承認哩。其後到一八六四年，便有叫做『國際勞工協會』的一個團體發生了，因爲時機未熟，到一八七三年，這團體中道夭折。到一八八九年，有所謂『新國際協會』，重建旗鼓，入到本世紀，（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這新協會開過三四回大會，對於國際政治問題，有許多堂堂正正的主張，內中有個『國際勞工法草案』經第二回大會滿場一致通過，就是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最初的藍本了。當戰爭中，兩造交戰國的勞工，雖然在戰場上各自『執干戈以衛社稷』，卻也曾好幾次在中立國

會議，交換意見，對於和議問題，屢有表示。威爾遜的十四條，大半就是迎合他們的心理，力唱高調。到休戰以後，各國中產階級的當局者，正在這邊着手開巴黎會議，一面各國社會黨，也在那邊着手開熊城（瑞士京城）會議，兩個會議調合的結果，便產出這『國際勞工規約』來。

我們要徹底明白這國際勞工規約的來歷和他的價値，須要放寬眼界，把議和前後的形勢觀察一回。原來大戰到第三年的時候，各國社會黨和勞工階級的平和運動，進行得一天比一天猛烈。除英國已經有勞工階級的代表列在閣員參與政局外，其餘法美意等國，都大爲勞工所惱，很露出捉襟見肘的模樣。那德奧兩國不消說了，是借軍事失敗做個導火線，內部完全破裂，其實法意等國形勢，也和德奧差不很遠，就使那邊不鬧亂子，恐怕這邊的亂子也是逃不了。質而言之，這回大戰，總是勞工們拿出性命替資本家擋災。他們一日覺悟過來，說我們不要自相殘殺了，資本家還有什麼

辦法？這樣說來，平和動機，什有九是從勞工階級發出。這平和會議，能彀把勞工的意見撇在腦後嗎？和會開幕以後，形勢更日日變化，德國的斯巴達克團到處活動，全國差不多要變成『過激化』。匈牙利的貝拉庚過激政府，居然宣告成立，要聯合俄德與作成個過激派國家的大同盟，和協約國再拼個你死我活，雖然沒有成功，已經把和會中大人先生們嚇得在那裏發抖。他們起初對於俄國列寧政府，很是耀武揚威，差不多要滅此朝食，後來卻一步一步的軟下來。爲什麽呢？因爲過激派這個怪物，現在不是俄國的問題，漸漸變成協約國本身的問題了。不信嗎？你看！美國的I.w.w.派！全名爲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他的歷史，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有篇文字說得很詳明，——好像生龍活虎一般在那裏活動，公然要歡迎勞農政府的代表。威爾遜政府要調兵彈壓，纔算勉强過去了。英國的礦丁，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以和政府

決戰，鬧得勞特佐治一班政治家，駕着飛機，今日跑倫敦，明日回巴黎，真個是一夕數驚，疲於奔命。意大利從戰線撤回的兵士，結成大大的團體，佩帶特別徽章，橫行都市，政府從不敢正眼覷他。法相克列曼梭遇刺，兇手分明是過激派人，政府卻不敢聲張，只說他是有神經病。爲卓萊士一案。巴黎市民起一回大大的示威運動，沿路高叫『布爾維克萬歲』，滿城的警察，只好裝耳聾。（詳見第八篇）其餘各國各處大大小小的罷工，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兩起，連我們遠東的新客，看慣了也認作家常茶飯了。咳！在這種形勢底下，那些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怎麼狼狽情形，也就不難想像。諸君若要問這回國際勞工規約成立的動機麼？我想前淸當革命論沸騰的時候，急忙忙頒發那『立憲九年籌備案』，和這回事正有點子相類。我請先行簡單總評幾句。『這規約，在資產階級方面，本來是不願意的，但已無可奈何，只得借來緩和形勢。在勞工階級方面看來，辦法是不

徹底的，但時機未熟，只好得一步再進一步，樂得拿來做將來大革命的武器。兩造交讓，恰恰走到一共通點，這勞工規約便產生出來了』。

當批評這規約以前，還有熊城會議，不可不記。當正月底二月初，這些代表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在大法國的大京城（巴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的開一個平和大會，正在鬧得頭紅臉脹的時候，那些代表無產階級的一羣小夥子，也在小瑞士國的小京城（熊城）隨隨便便的開一個社會黨大會。那邊有三十幾個國，一百多名的代表，卻是歐洲許多重要國家沒有在裏頭。這邊也有二十七個國，九十多名的代表，卻是連俄德奧匈布和別的中立國都有人參與，——我們大中華民國卻沒有參與，不知是不屑咧還是不配？——那邊大京城的大會議，像是戰勝國的私人，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倒是這邊小京城的小會議，卻網羅全世界各國，堂堂正正披肝瀝膽，替全世界討論平和問題。兩兩比較起來，煞是好笑！這個熊城會議討論的範圍，可

也不小，如戰爭責任問題咧，賠償問題咧，國際聯盟草案咧，處分德國殖民地問題咧，新建國領土問題咧，俘虜問題咧，過激派承認問題咧，他們件件都議到。老實說一句，他們的議題，簡直和巴黎和會的議題同一個範圍了。卻是巴黎足足鬧了五個月，他們只輕輕的會談了五天。自二月三日開會，至二月八日閉會，什麼問題都議決了。內中最重要的，就是國際勞工規約草案十五條，後來雖沒有全數採行，總算是最有力的一個私案，我這書限於篇幅，恕不詳述他的內容了，請專門研究勞工問題的人自己去參考罷。

二　勞工規約要點略評

今將評勞工規約，先將約文摘譯備考，國際勞工規約，本從國際聯盟孶生出來，聯盟規約第二十三條云，

聯盟國願勉力爲男女及幼童在其自己國內及其在商工業關係所及之各國內，確取公正人

道之勞動狀況而保持之，並爲此項目的起見，將設一必要之國際機關而共同維持之。

勞工規約全文，卽根據這一條而起，所以勞工規約，雖認爲聯盟規約之一部亦無不可，不過因事體太複雜，竟自『附庸蔚爲大國』了。

勞工規約，列在和約全文第十三章，從第三百八十七條起至四百二十七條止，共四十一條，內分兩段。第一段標題爲勞工機關，占了四十條，第二段標題爲一般原則，僅得一條，其中最緊要的，爲第一段之總冒及第二段之全文，譯錄如下：

第一段總冒云：

茲因國際聯盟，原以建設世界和平爲目的，而欲求世界和平，必須以社會的公平爲基礎。又因現行勞工制度，能使多數人民常在不公平且困苦及貧乏狀態之下，致社會不安，危及世界之平和諧協，此種情形，亟應改良。例如工作時間之規定，如每日每星期勞作時刻之最高限，如勞工供給之調節，如失業之防止，如制定工資最低限務求足以維持相當之生活，

如對於工人之有疾病者及因工作受傷者加以保護，如對於幼工女工之特別保護，如對於老年及廢疾者之扶養，如國外僑工利益之保障，如結社自由原則之承認，如職業教育專門教育之組織等。

又因各國中，如有對於上文所舉合於人道的勞工制度不加採用，則足爲他國從事改良之障礙。

故締約各國爲正義人道且確保世界永久和平起見，協定如左：

第二段規定勞工制度一般原則，其文如下：

締約各國，因承認勞工身體上道德上知識上之幸福，實爲國際間之至要事項。……雖各國氣候風俗及經濟上機會產業上慣例各有異同，勞工制度之嚴格統一，亦認爲難遽實現，但深信不能將勞工視同商品，故應有共通原則以爲規定勞工制度之根據，各宜斟酌其特別情形，所能行者勉力行之，茲將緊要不可缺之原則九條列舉如下：

(一)前文業已聲明，不能認勞工爲一貨物或一商品。

(二)雇主與工人，同有法律上之結社自由權。

(三)工資之最低額，須按照各地情形，以得維持其適當之生活程度爲標準。

(四)工作以一日八小時或一星期四十八小時爲限，有尚未實行此制者務懸此爲鵠而促成之。

(五)工人每星期至少須有二十四小時休息。

(六)禁止幼童工作，其青年勞工須特別制限，使不致妨害教育之賡續與身體之發達。

(七)男女爲同一價值之工作，當給以同一之工資。

(八)各國對於住在其國內之全般勞工者，應給予經濟上公平之待遇。

(九)保護勞工條例，宜特設監督制度以促其實施，並當允婦女參加監督。

以上兩段，爲本規約概括的精神所寄，實約中之最要點。簡單論之，則第一段總冒，說明爲什麼要有這國際勞工同盟。第二段規定加盟國應遵守之公共原則，至於同盟機關之組織，則有第一段底下四十條條文詳細規定，今不便全錄。僅撮其要點如左：

(一)凡加入國際聯盟之國，同時加入國際勞工同盟。

(二)國際勞工同盟設兩機關。(甲)勞工代表議會，(乙)勞工理事會及國際勞工事務局。

(三)勞工代表議會，每國派代表四名，內兩名由政府派出，餘兩名，由資產階級勞工階級各選派其一。

(四)勞工理事會，由二十四名理事組織之，內代表各政府者十二人，代表資產階級者代表勞工階級者各六人。

(五)勞工事務局，受理事會之指揮，處理諸務。

(六)代表議會議決事項，加盟國有履行之義務，但有爭議，得訴諸國際聯盟之公斷法庭。

(七)對於違犯規約之國，施以經濟上之制裁，略如國際聯盟規約所定。

讀者諸君據上文所敍述，諒來對於國際勞工同盟，已經得有明晰的概念了，如今請分段略爲批評。

據第一段總冒所說，設立國際勞工同盟的動機，全在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聯盟之說，同一旨趣，這是怎麽講呢？因爲世界和平破裂，不外兩途：一是縱裂，甲國和乙國的戰爭便是。一是橫裂，各國國內的爭亂便是。國際聯盟是防止縱裂的，國際勞工同盟便是防止橫裂的。但依我看來，

勞工規約防止橫裂的効力，恐怕比聯盟規約防止縱裂的効力還要薄弱些哩。爲甚麼呢？那約文不是說『世界和平要以社會的公平爲基礎』嗎？這句話誠然是一針見血，但社會怎麼樣纔算公平？卻是很難解答的一個問題。照約文所舉例，如工作時間之規定等類十幾件事，就資本階級的眼光看過去，總以爲是公平的了。我們旁觀的人，看慣了從前大不公平的狀況，也認這個爲比較的公平了。就勞工階級的眼光看過去卻怎麼樣呢？所謂『賸餘價值』的一大部分，依然是被資本家掠奪呀，生產機關，依然是被少數人壟斷呀，這樣說公平，算得是徹底的公平嗎？質而言之，本規約的根本精神，不外所謂『勞資調協主義』。這種主義，若是在二三十年前實行，或者可以把風潮平息得下去，今日卻不是那回事了。他們勞工界的人，都抱着一種不受人憐的氣概，都說『你們把便宜占盡過後拿出殘湯剩水來救濟我們，我們可不屑哩』。所以大勢滔滔，總是往根本改造那條大路奔去，

改造後就能公平嗎？誰也不敢說，但是不改造而說公平，他們是絕對的不承認了。這回的勞工規約，全是在現行經濟組織之下，圖一個補偏救弊。簡單說一句，不過將各國原有之工場法咧，養老制度咧，保險制度咧，要他改訂得較爲完善，而且希望各國都畫一施行，你說這樣子就可以把社會革命的形勢緩和下去嗎？過去現在厲行社會政策的國家也很不少，何嘗能穀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說這回各國爲防止過激派侵入起見，產出這國際勞工規約，也不過和前淸籌備立憲抵制革命同一手段，怕沒有什麽良果，但釜底抽薪，總比揚湯止沸高一籌罷了。

改良勞工條件，原屬各國自己切身利害，那一國不改良，那一國便要吃虧。然則儘可以聽憑各國自動，何必定要聯合起來，立這互相狠狽的公共規約呢？我想這個有兩種動機。其一：是各國勞工者彼此互表同情，先進國的勞工者，雖然自己有點能力，能穀和資本家對抗，獲得較良的待遇

，看着那後進國的同輩，呻吟憔悴，沒有一毫抵抗力，委實可憐。因此借這同盟的力量帶挈他們，叫他們有强大的後援，可以壯氣，這是好的動機。其二：還有一個不甚高明的動機，因為勞工制度較好的國家，工作時刻一定是短的，工資一定是高的。那麽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成本一定花得大，拿出來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和那工資低廉的國家所產品相競爭，一定要失敗。所以他們要拖別人下水，叫大家在同等境遇之下，彼此占不了便宜，這是各國政府當局對外保護國產的苦心作用。諸君莫說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規約裏頭，就有很確實的贓證。他說道：『各國中如有對於上文所舉合於人道的勞工制度不加採用，則足為他國從事改良之障礙。』試想！他不採用隨他不採用，你改良隨你改良，誰又障礙得誰？障礙兩字的意思，因為他不改良卻占了便宜，所以纔礙着我哩。諸君切勿說我過於深文，試看一年以來各國政治家說到財政經濟方針，那個不是以奬厲

輸出爲第一義。打開窗子說亮話，就是對外競爭，擴充市場，想貨物銷得出去：就要價錢不比別人貴。想價錢不比別人貴，就要成本不比別人重，成本既沒法兒比別人減輕，只好想法兒叫別人也和我一樣。歐美的政治家，的確是苦心焦慮，從這裏着想，誰也瞞不了誰。平心而論，既已有國家這件東西，當國的人自然是各替本國打算盤，對於別國廉價貨物的競爭設法防維，也屬題中應有之義。但這分明是一種國家主義，若夾在社會問題的旗下借來應用，未免有點挂羊頭賣狗肉了。

勞工同盟的本意，原是要把全世界勞工制度改良畫一，但結果又弄出個『除外例』來。約文云：『雖各國氣候風俗與夫經濟上機會工業上慣例，各有異同，勞工制度之嚴格統一，亦難急遽辦到。』這段話分明是有些國家想要臨陣脫逃，不好意思說不加盟，但加盟後卻要不受盟中拘束，結果卒至定出七個除外的國家來。一日本，二中國，三印度，四暹羅，五波

斯，六南非洲，七古巴，哈哈！好笑好笑！日本到處呈露頭角，無論大事小事，總要和英美法意占同等的地位，獨有這一件，卻降身辱志來和中國波斯等等一班倒霉的國家打夥，又不是有人排擠他，還是他自己力爭得來。他的代表在巴黎熊城兩次會議，都說日本有特別情形，要求那九個原則，十年內在日本暫不適用。哈哈！這總算日本保護國產政策上一種成功，卻是國際勞工同盟的本意越發不徹底了。

這樣說來，國際勞工規約，豈不是沒有什麼價值嗎？咳！不然不然。他那第四百二十七條所標的一般原則，雖不過寥寥數百字，實算得極神聖的一篇『新人權宣言』。他那九原則裏頭，實在有兩個根本原則：第一，是不能把勞工視同商品。第二，是承認勞工身體上道德上智能上之幸福增進爲國際間最重要事項。這兩個根本原則確立之後，各種制度的更革，自然有一個公共標鵠。現在未做到的，表示將來必要做到，各種學說各種政

策雖然很紛歧，在這根本原則底下，總可以求出個共通建設的方法。這根本原則，從前雖然由經濟學者和社會黨人大聲疾呼了許多年，至於把他裝入正式公文，由各國當局用國家意思來切實承認，實自本規約始。就這點看來，本規約將來歷史上價值，或者還在國際聯盟規約之上，也未可知哩。至於那各條分原則，都是歐美勞工界多年的宿題，本規約彙集起來，做一個小結束，恕不一一解釋了。

至於國際勞工同盟的機關組織，研究起來，也很有興味。他是國際聯盟事業中之一部分，他的機關，是國際聯盟轄屬的機關，何以見得呢？因爲組織勞工同盟的國家，就是組織國際聯盟的國家，國際勞工事務局，就設在國際聯盟所在地，國際勞工爭議，就由國際聯盟法廷裁斷，可見勞工同盟，實在是由國際聯盟孳生出來的了。依我們的理想，國際聯盟政府，很應該設立幾部，這國際勞工事務局，就算是國際聯盟最初設立的行政部

了。但這行政部的組織，有幾點很是特別的，應該注意。第一，勞工事務局長，表面上看，像是一部的總長，其實不過一位事務官，要受理事會的指揮。第二，理事會是本部行政的主宰，正與通常各部的總長權限相當，但他卻是合議不是獨裁，二十四位理事中，各方面皆有代表，那理事或由任命或由選舉，性質極爲複雜。第三，和這行政部對待的，還有一個立法部，就是勞工代表總會。勞工代表總會，是關於勞工政務的一個意思機關，和國際聯盟總議會立於對等地位，不過權限有廣狹普專之分，這種組織，和俄國某部分的蘇維埃制度有點相像。俄國內各地方之蘇維埃政府，有些於總蘇維埃之外，別設一部一部的蘇維埃。例如教育部有一個教育蘇維埃在其上，農商部有一個農商蘇維埃在其上。我想這種組織是很好的，將來國際聯盟政務擴充增設新部，大概都要用這組織，就是各國內部立法行政機關，也可仿這個意思重行改組，國會不過議決總方針，其餘各種實際

問題，須別立各主管議會以決定之。我看各國政治，很有點傾向到這條路上，我們也要仿行的，這件事理論很複雜，將來當別著一篇專論他。現在因爲研究這勞工同盟機關的組織，偶有觸發，縱筆論及，去題益遠，恕罪恕罪。

我敍述這勞工同盟，也費了一萬多字了。我想中國人對於這問題有興味的很不多，可憐我們雖然算是加盟的一個國，全國人卻都是糊裏糊塗，始終並沒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去年十月在美國開第一次大會，我們也派代表參列了。人家是照着規約政府方面資產團體方面勞工團體方面各有代表，我們是在使館內派一兩位館員，三方面都算他代表了，咳！我們本來就沒有政府，沒有資產團體，沒有勞工團體，這也難怪。但是我國民須要知道啊！我國國內，雖然不配說有資本家，卻是外國資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們的死命。別國資勞兩階級是把國內的人民橫切成兩部分，一部分

是壓制者，一部分是被壓制者。我國現在和將來的形勢卻不是這樣，全國人都屬於被壓制的階級，那壓制的階級是誰？卻是外國資本家，我們全國人所處的境遇，正是外國勞工階級所處的境遇。質而言之，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勞工階級裏頭的可憐蟲罷了。照這樣看來，這勞工問題，在歐美各國，不過國內一部分人的苦樂問題，在我們中國，卻是全個民族的存亡問題了。我們當這火燒上身的時候，還看着像事不關己，難道白白讓他燒死不成。咳！看人家受壓制的人，是怎麼樣的設法免除壓制救護自己，我們也趕緊學學，早打個主意纔對哩。

元又(1325)